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專刊之十

臺灣與東亞及西南太平洋的 石棚文化

凌 純 聲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

臺 灣 南 港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學季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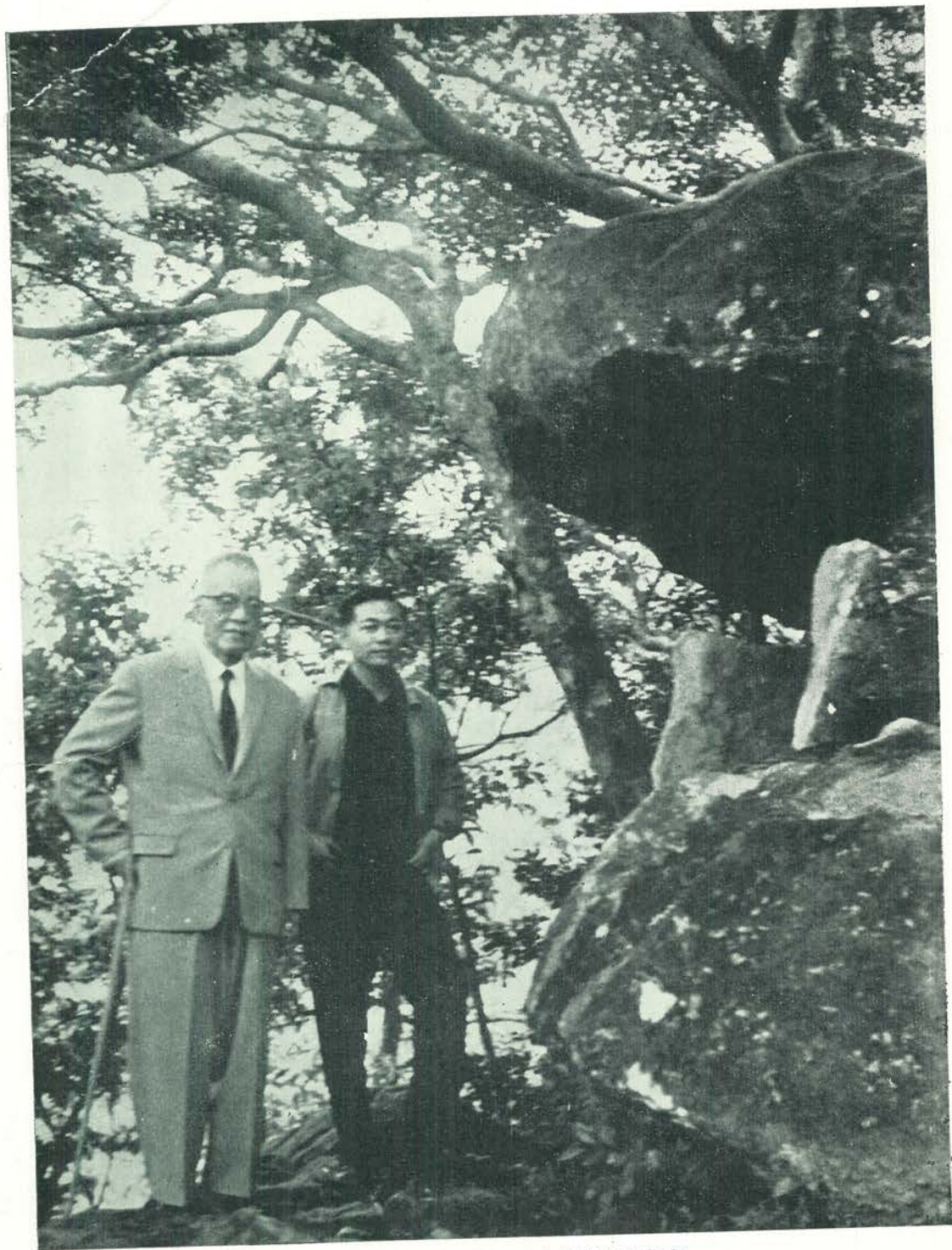
第十卷

臺灣與東亞西太平洋
外交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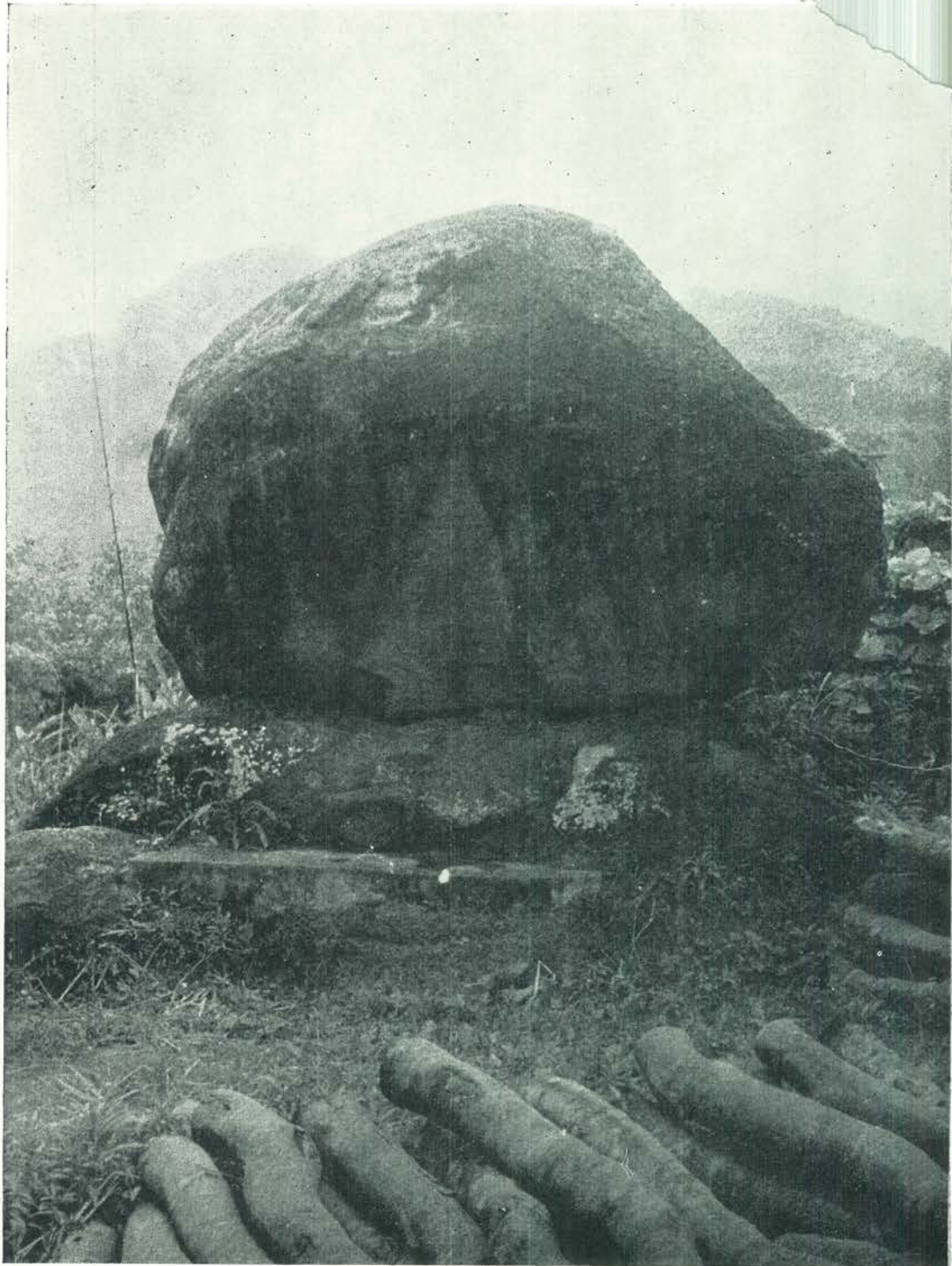
蔡 錦 雲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

臺灣 南 藝 臺



著者與助理宋龍飛君攝於深坑鄉萬順村大石棚旁



木柵鄉富德村灰窰坑之“風動石”爲一古老之石社。

臺灣與東亞及西南太平洋的 石棚 (Dolmen) 文化

目 錄

壹 臺灣的石棚	2
一、古代石社的石棚與石主	2
二、發現的經過	6
三、調查的報告	8
四、石棚的年代問題	87
貳 東亞的石棚	90
一、華東的石棚：(一)東北區，(二)華北區， (三)華南區。	90—102
二、東北亞的石棚：(一)韓國，(二)日本， (三)琉球。	103—116
三、東南亞的石棚：(一)中南半島，(二)南洋羣島。	117
參 太平洋區的石棚	119
肆 結語——比較的研究	124
參考書目	129
英文摘要	133

臺灣與東亞及西南太平洋的 石棚(Dolmen)文化

於公元1895年，英人 Gowland 在朝鮮京城附近發現石棚，遂即介紹於學術界⁽¹⁾，此為東亞石棚報告之嚆矢。氏又於 1897 年在倫敦考古學會宣讀日本的多爾門與葬丘一文，在後文中涉及中國說：“中國沒有多爾門，或是未經系統的發掘，至今尙未發現”⁽²⁾。但鳥居龍藏在光緒二十二年（1895）十月十日已在柞木城發現石棚兩座，該報告即發表於次年之太陽雜誌中⁽³⁾。自此石棚發現後，直至民國十五年（1925）於普蘭店附近又發現石棚兩座，中國遼東半島之有石棚始為世人所注意。不過在1925年同一年 Macalister 在宗教與倫理百科全書中發表天然石紀念物一文中還說：“在中國似乎沒有多爾門，但在韓國和日本時常可以找到”。近年以來在中國東北遼東半島陸續發現石棚遺跡已有十八處之多，在大陸方面山東半島又有新發現的石棚。而在浙江和湖南亦多發現石棚的遺蹟。又文獻上找到在河北、河南、山東、江蘇、福建等省有石棚的記載，大陸上的石棚多數為史前的遺存。兩年前始發現臺灣有很多的石棚，尙在使用，作為土地公和有應公的祭壇（sacrificial altar）及紀念祠（memorial dolmen），這是一種活的文化，對於史前遺存的石棚的形制和功用，可以得到一個正確的解釋。

本書的內容，分作四部份：壹、臺灣的石棚；貳、東亞的石棚；參、太平洋區的石棚；肆、結語——比較的研究，茲分別述之。

(1) Gowland, 1895.

(2) Gowland, 1897, o.

(3) 清光緒二十二年（1895）日本博文館發行之太陽雜誌十五期。

壹、臺灣的石棚

在民國五十二年起，我們知道臺灣尚有石棚存在，立即多方打聽，始知西部各縣市，可說到處皆有，而在窮鄉僻壤則更多。乃開始調查，在每一縣中擇其交通便利一二鄉鎮，調查其中二三村里，兩年多來，已實地調測過的石棚已有八十餘座。現將所得資料，先作一初步報告，希望能拋磚引玉，對此一問題有興趣的人，與各地方的人士能繼續調查。照約略估計，在臺灣的三萬六千平方公里土地面積上，可有數千的石棚。在報告臺灣石棚之前，我們應先略述中國古代的石社，所謂石社，即以石棚為祭壇，或立石作為石神主，臺灣至今仍保存古代石社之制。所以本章分：一、古代石社的石棚與石主，二、石棚的發現經過，三、調查石棚報告，四、石棚的年代問題四節來敘述。

一、古代石社的石棚與石主

作者於民國五十三年，在民族學研究集刊第十七期，發表中國古代社之源流一文的第四節論社之形制引淮南子齊俗訓云：

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夏后氏其社用松；殷人之禮，其社用石；周人之社，其社用栗。

可見虞夏商周四代之社各別，或封土，或立石，或植樹，或擇木，有一即可代表祭祀神鬼的社之所在。故社之初形，可分土社，石社，樹社和叢社四類。但石社和土社亦多植樹或擇木，如論語八佾篇：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上引殷社用石，又植柏以為社樹。土社如何休注公羊傳莊公十三年‘莊公升壇’所云：

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

這種土社，亦多植樹，周禮地官大司徒：

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鄭注：

若以松為社者，則名松社之野。

又墨子卷八明鬼篇下：

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為宗廟，必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為叢社。所以最原始的社為樹社或叢社，以後再築土或壘石為祭壇，又立石以為神主。

‘殷人之禮，其社用石’，殷之石社可有二義：一為社壇用石，其二社主用石。呂氏春秋卷二三貴直篇：

文公即位二年……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圍衛，取曹，拔石社。曹國在今山東定陶縣西北四里，石社近於曹。又前漢書郊祀志下：

祀蓬山石社石鼓於臨胸。臨胸為今山東臨胸縣，又水經注卷二六淄水條：

北逕臨淄城西北門，而西流逕梧宮南，是地猶名梧臺里，臺甚層秀，東西百餘步，南北如減，即古梧宮之臺。臺東，即闕子所謂宋愚人得石燕處，臺西，有石社碑。

臨淄亦在山東今仍為縣名。以上三處石社都在今山東省內，至於石社的形制，根據上述的簡略材料，很難推測。臨胸的石社為一鼓形。幸宋書亦載有石鼓云：

吳興長城縣夏架山，有石鼓，長丈餘而徑三尺，下有盤石為足，鳴則聲如金鼓，三吳有兵。

徐亮希氏以此為門希爾 (menhir)⁽¹⁾，作者以為此一石鼓，有鼓為頂石而下有足，可能是多爾門 (dolmen)。在臨淄城北梧宮臺西有石社碑，這一石碑可解釋即代表石社。碑是直立的獨石，或即是門希爾。由此可見殷之石社可有二種形制，較多的為多爾門式，其次為門希爾式。

多爾門在中國稱石棚，徐亮之說：

原來多爾門有兩種樣式：第一式是頂覆大石，下用三四根短細石柱支撐，望之如石棚或石桌一般。這種樣式的多爾門，山東半島比較遼東半島多，凡村名地名帶有石棚字樣的都是⁽²⁾。

(1) 徐亮之，1954，p. 278。

(2) 徐亮之，1954，p. 280。

陽的延里社尙以石棚爲社，山陽猶俗祠石主。因此我們可以假設在東北和華北的石棚與石主多數是千年以上之物。但在華南近年發現的浙江⁽¹⁾，湖南⁽²⁾的石棚，因未做發掘調查，其年代雖未能確定，但推想較之華北爲晚。

中國大陸上的石棚和石主，可視爲史前時代遺物，在華北的至少亦是在千年以上的古蹟。但在臺灣我們發現石棚和石主，仍是活的文化，至今尙在使用，在不久之前猶有新的建立，且數量之多，在臺灣西部可說到處皆有。保存了社之原始形態，有石棚，石主，石室和樹社；其功用有的用作祭祀神靈的廟壇 (temple dolmen)，有的爲祭鬼的祠堂，或收藏骨罈之所 (grave dolmen)，真使人驚異，語云：‘禮失而求諸野’，信然！

二、發現的經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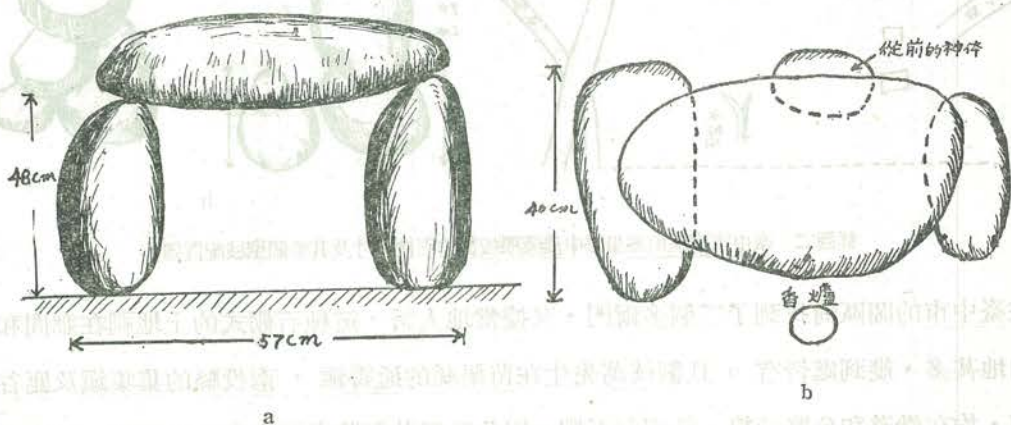
民國五十二年十一月中接到小女曼立自美國俄立岡來信，內附彩色照片的多爾門大小各一張(圖版壹：A, B)，當時我看了非常驚喜，立即回信去問這兩張的來源，她回信說：“這兩張多爾門照片，是位教士名叫 Robert P. McKinnen 送的，他可能今年尾回臺灣，他說多爾門照片，是臺中一家照相館代他一位教友照的當地土物風景，在什麼地方，他自己也不知道”。我就請劉枝萬先生拿了照片到臺北能印彩色相片照相館去問，但都說記不清楚了，乃到臺中市去訪問，後得親友之助在臺中市發現兩個多爾門，他回來告訴我說：“照片上的石棚可說是找到了，但已不是原來的形制，在石棚外已蓋了小廟”。我就偕同劉先生到臺中親自調查，在臨行之前李亦園先生對我們說：“縱貫鐵路火車離豐原鎮向北行約五分鐘時，在鐵路左側沿線就有一個多爾門。”我們經過豐原時，先就看到它。到了臺中市我們就去調查該市的兩個多爾門，現分別紀錄如下：

中市 D₁ (圖版貳 A, B, C.)
位置在臺中市南區愛國街 130 號，土名操馬埕巷內，境域約六坪。該地過去爲荒埔，約四十年前有名梁參 (現年 65 歲，住正義街 116 巷 4 號) 者，前來居住時與另二

(1) 浙江省新石器時代文物圖錄，1958, Plate 6.

(2) 吳銘生，1954, pp. 145-147.

人(已亡故)醮資若干，由祠前約三公尺處的小河中，撈起天然砂岩，構成石棚，並放一小石於其中，貼以紅紙上寫福德正神字樣，予以供奉，做為居民的守護神，祭典在農曆八月十五日舉行，俗稱土地公生日。邇後，居民益聚，祭祀者漸多，數年前居民有意醮資改建為小祠時，但擲筊結果，未獲神許，僅在石棚外加蓋簡陋屋宇(圖版貳B)。至民國五十一年又建拜亭(圖版貳A)，並新雕一木神像(圖版貳C)，加以奉祀，而將從前小石主移往石棚後面，以迄於今。此石棚的尺寸及配置，如插圖一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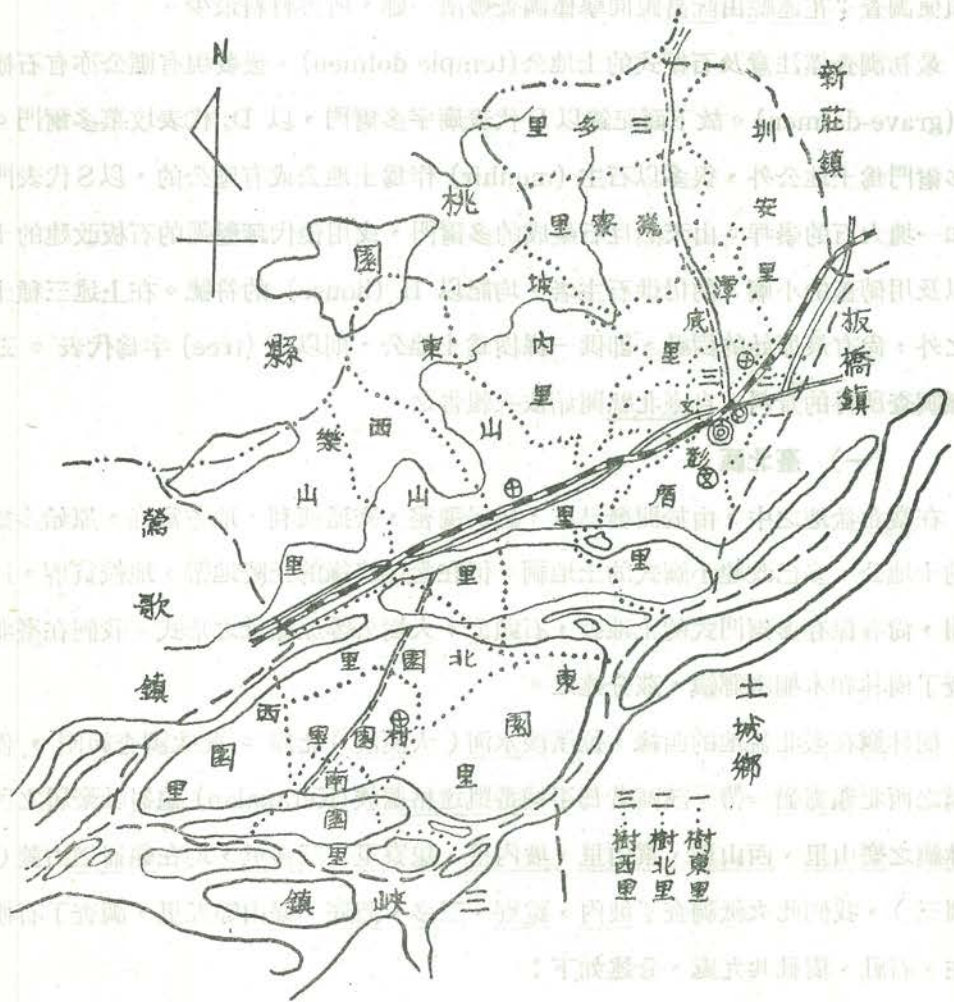


插圖一 臺中市南區愛國街 130 號之石棚尺寸及配置圖

據劉先生說：“此一石棚即為 Mckinnen 氏所藏彩色照片所攝的。後因石棚之後建築工廠，乃以鐵皮和竹木加蓋簡單的小屋，四年前在祠前再建拜亭，小街口用鐵絲和鐵管樹立一牌坊，上書福德祠三字。

中市 D₂ (圖版貳 D. E. F.)

臺中市另一多爾門，亦在南區頂峯里臺中農業學校後面稻田中，無地號，土名西邊竹圍仔。沿革不詳，據云百餘年前已有之。祠之旁邊有大樹四棵，保存原地面，較四周稻田略高，徑長約十公尺，成為聖域。此祠為該地農民所信奉，每逢新正，冬至，尾牙，刈稻等，多來祭祀，平時家中有事，亦來告祭。以天然砂岩構成石棚，供奉木雕神像一尊；但從前神像為一人形的天然砂岩，仍置香爐之旁。石棚頂覆以紅綵一條。神像前有一石供案，上置小杯三隻，案前有一石香爐，中留香捧甚多。爐的右側有一磁花瓶。祠之前面近田邊處有一焚金爐。西側樹下又供奉一小型石主(圖版貳



插圖三 臺北縣樹林鎮行政區域簡圖

神明，雷突然從樹根而發，將分娩女子震死樹下。村人感覺此事不吉，故將祠自山頂遷至山下山坡上，把守此一山口。祠建於2公尺粗之老榕樹下，樹根及枝幹均碩壯無比，祠之主體係由四塊砂岩構成：頂石長85公分，寬70公分，厚12公分。左側石寬34公分，厚35公分，高53公分。右側石寬53公分，厚21公分，高50公分。後壁石不詳（壁由多塊碎石堆砌）。祠洞寬33公分，高52公分，深40公分。洞內修有二層供臺，香爐置於上層，燭臺置於下層，焚金爐在祠之左側方，祭祀活動場地，綠樹根鋪成階梯

形平臺，佔地約四坪左右，每逢農曆新年，二月二日，三月十五日，端午，中秋都有人祭祀，平常農民於收穫時或售豬時亦祭祀，凡家中有事無論大小，都可備供品來祭土地神，以祈平安。

樹林 D₂ (圖版參 C, D)

位置在樹林鎮滄寮里公路旁田邊。祠後有小徑直通龜崙嶺滄寮山。滄寮舊稱滄仔寮，漢人開發此一區域甚早，因之該處居民多以種田爲生。祠係該里公有，平時無人管理，來此祭記者約五、六十戶。該祠係由何人所建，據報導人簡阿玉稱：居於該里居民無人知曉，僅知係祖先留下來的，當在百年以上，平日香火頗盛，附近無其他廟宇，因此大凡農民家中有事，都會略備供品來祠祭祀，祈求平安。農曆二月二日是土地公生日，每逢初一、十五日都有人來換茶。祠旁倚彎曲大樹一棵（狀L字型），土名稱之爲麻非子樹，祠後短矮灌木叢生，祠宇主體由六塊砂岩構建，旁並堆砌大石數塊。頂石長60公分，寬31公分，厚8公分。左側石二塊，上石寬26公分，厚17公分，高10公分，石板形；下石寬37公分，厚19公分，高25公分。右側石二塊，上石滑落祠旁尺寸不詳；下石寬36公分，厚11公分，高33公分。頂石微向上仰，祠內底部成坡狀，不平，村人置一石雕香爐於祠內，用石塊墊起香爐脚。祠前有三角形石兩塊，一塊上置茶杯三隻，一塊作爲祭壇，祠內雖不平坦，然無人敢加以整修，據說是怕觸怒了土地公。祠洞寬55公分，高46公分，深38公分。祭壇長60公分，後壁石長40公分，寬15公分。焚金爐在大樹邊。

樹林 D₃ (圖版參 E)

位在坡內里備內街九鄰六十號附近山腹上，亦即是龜崙嶺自北向西南延伸之山脈上，地當狗蹄山之山背，山嶺一帶多種植毛竹、相思樹，以及旱作物蕃薯、樹薯等，並間種少量之水稻於平坦之梯田上，居民都以務農爲生。備內街六十號左近居民計四戶，據報導人劉東林（五十餘歲）稱，除其自身劉姓一戶外，其餘三戶爲陳、楊、林等姓，目前仍居於山上者僅楊姓一戶，其餘陳林二戶及其本身皆相率遷居平地，遷居的原因係因山地出入不便，僅靠山田爲生，艱苦萬分，遷平地後可憑其勞力從事其他工作爲生，閒暇時始回山中看顧田地。坡內里計有土地祠五處，三所屬公有，凡居住於坡內里之居民均可隨時來祭祀，二處係私人所有，僅限其業主奉祀。三所公祠之中，二

所建於平地，係用磚瓦所建，一在村頭，一在村尾。一所公祠為多爾門式，即本文所述的。另兩座私祠亦為多爾門式，均壘建於山頂上。劉、陳、楊、林等四戶皆係由福建省漳州府遷來臺灣，當彼等之祖先入墾此塊荒山後即建此小祠。後人祭祀土地神，是爲了求神保佑家宅之平安，並包含敬祖之誠意，對祖先創業之艱辛，留給後人之恩澤加以感謝。數年前此處土地祠香火頗盛，每逢農曆三月十五日，平地的居民來山上請此小祠之土地神至山下另兩所較大之公祠作客，祭祀完畢始請回。三月十五日係樹林鎮一年一度之大拜拜日期。平時家中凡有大小事故亦至此祠祭祀，近來山中住戶日減，香火幾至中輟。此祠最大之功能，係看守此一山地中農人之農作物及土地。祠建於山腹中之山徑上，距四戶居民住宅約卅公尺。祠坐北朝南，背靠岩石，右側有大樹兩棵，枝葉茂盛，祠由五塊砂岩所構建：頂石長68公分，寬65公分，厚8公分。左側石二塊，上石寬54公分，厚22公分，高18公分；下石寬54公分，厚25公分，高40公分。右側石一塊寬54公分，厚23公分，高42公分。祠後壁石一塊，尺寸不詳，祠內舖以42公分寬，44公分長石板一塊，上置香爐一個，酒杯三個。祠洞寬60公分，高52公分，深54公分，祭祀活動場地約2坪，焚金爐在左側岩石旁，祭壇距祠約1公尺，係一木製小桌。

樹林 D₄ (圖版參 F)

位置在樹林鎮三多里(舊名三角埔)之山頂，即龜崙嶺的支脈，祠之附近無居民居住，在上山小路的半山腰，有農戶三家，姓江、陳、簡等，山頂亦有人居住，住所離祠較遠，該祠即爲附近居民公有，爲看山的土地公，祠背後有粗大枯樹兩棵，石棚自右微向左傾斜滑落，頂石掩沒於雜草中，石棚由四塊大石所構建。棚後熱帶性灌木叢生，頂石長80公分，寬45公分，厚45公分。右側石一塊厚43公分，寬35公分，高38公分，左側石二塊，上石寬34公分，高52公分，厚15公分；下石厚20公分，寬29公分，其餘不詳。祠洞寬70公分，右側高38公分，左側20公分，深46公分。

土地祠內置石一方，長約33公分，寬23公分，厚13公分。上置香爐一個，酒盃三個，杯筴一對，祠前有方石一塊作爲祭壇，焚金爐在祠前二公尺處用石堆砌。該祠祭祀日期不詳，據山下居民稱，祭祀土地公無一定日期，凡家中有事即祈求土地神保佑平安。

樹林 S₁ (圖版肆 A, B)

位置在臺北縣樹林鎮潭底里依仁巷口的茄冬樹下，依仁巷係通往狗蹄山沿山之小路，數十年前為當地居民發現而加奉祀，石高約60公分，略成三角形，正面有數孔，形同人之五官，數年前香火仍盛，惟近年來機關宿舍修建於附近，人口增加，教育水準提高，附近居民咸認祭拜此石為一陋俗，因此拜祭者漸漸絕跡。昔日來祭者，多係祈求土地公保佑家宅平安，財源茂盛，鷄鴨勿生疾病。祈願者常常許願，假如能保佑發了財或是鷄鴨免除疾病，明年來拜時將以加倍之牲醴祭獻，並買紅綵掛於土地公石上。此土地公與一般土地公不同，又有石頭公之功能，據報導人簡太太說：一般本省人家庭迷信，認為小孩發育不良，每年都帶到此石處拜祭，祈求土地公保佑兒童身體健康，並以紅線穿有孔銅錢及香袋懸於孩童胸前，禱告神庥如蒙神佑，願將已子送其作‘客子’。這種保佑孩童健康之功能祇有石頭公具備，然此處土地公並兼具石頭公之功能，可作為一特例。平時隨時可拜，但每年元月初一至十五拜的人較多，二月二日為此土地公生日，目前拜土地公者已漸呈絕跡。石主後樹幹粗約1公尺，高約10公尺，石前有祭壇及香爐，祭祀活動場地狹小，佔地約一坪。

樹林 S₂ (圖版肆 C)

位置在樹林鎮樂山里山佳(舊名山子脚)通往鶯歌之公路邊，距樹林鎮及鶯歌鎮交界碑100公尺處，石高75公分，寬70公分，石自外向內凹進，石質堅硬，石面滿佈青苔，石之周圍雜草叢生，附近別無他石僅此一石主獨立於路邊，石背面對大漢溪，該地附近並無人家居住，此石係何人奉祀無從問起，筆者路過此地僅見石之凹處插有甚多香棒。

樹林 T₁ (圖版肆 D)

位置在臺北縣樹林鎮三多里(舊名三角埔)64號附近，住64號陳姓農夫稱此樹為土地公，樹幹粗1.5公尺，樹高約9公尺，枝葉茂盛，樹名不詳，大樹面對山坡，背後距縱貫公路約400公尺，山坡上為江姓大戶宅院，此土地公即為江家所有，江家除種田於宅院附近外，並在新莊鎮兼做屠夫，與附近居民無往來，相傳江宅已數易主人，凡住此房屋之人家於遷進前，前主人必告後人要祭拜此樹，否則田長不出作物，家宅必不平安，因之江宅雖數易屋主，香火從不敢停輟，此樹守田兼看山，外人來祭拜此樹的人很少，報導人陳姓農夫稱，偶爾他亦至此祭拜。逢年過節均祭，二月二日是此

土地公的生日，祭祀時略備供品三種即可，燒土地公金。

土地公樹最大的特徵在其樹幹離地約20公分處，有一長約35公分，寬約8公分之洞孔，內置小石一顆約10公分長。洞孔呈長條形，類似女性生殖器官，或象徵多爾門代表女陰。此大樹土地公，據說百年之前就有人祭，焚金爐在樹根部右側，祭壇在樹前。

三多里地當龜崙嶺之山麓，昔日平埔族，龜崙社在此山麓一帶，此樹是否為平埔族之遺物，尚須繼續查證。

樹林 H₁ (圖版肆 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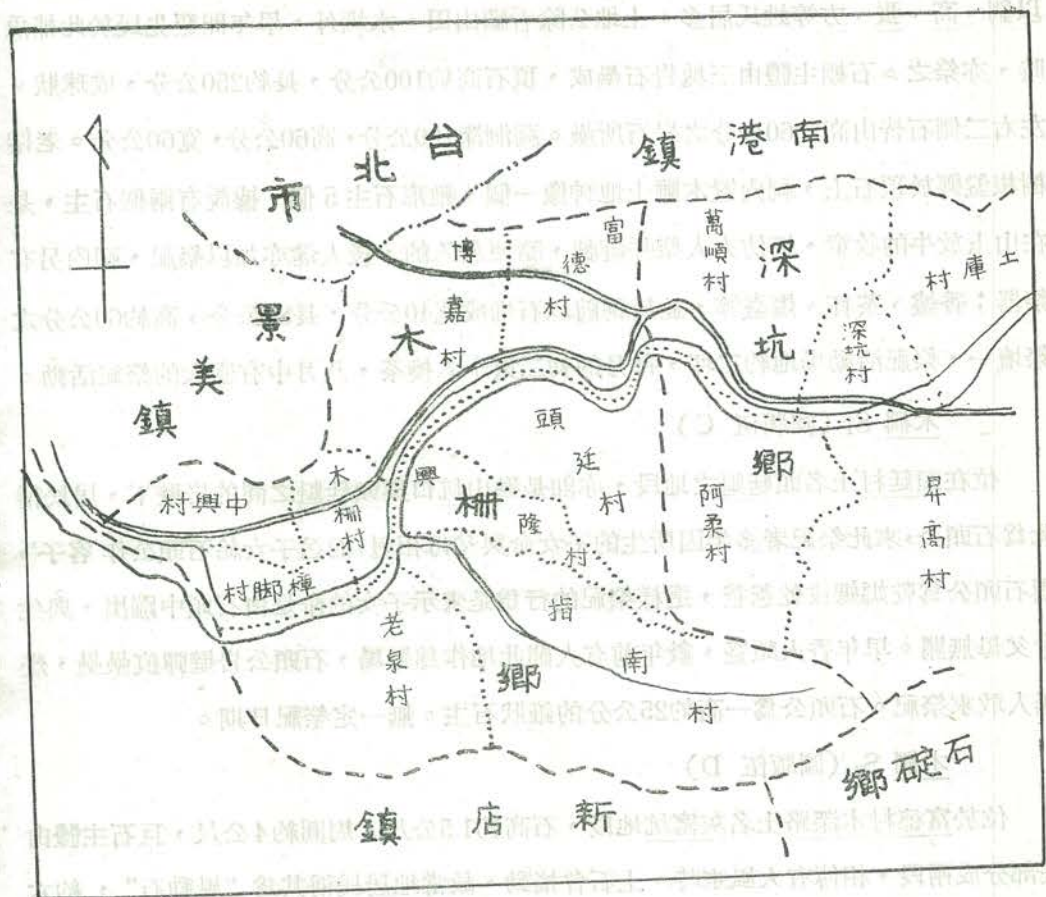
位置在樹林鎮三多里水田中，為田頭土地公，祠頂係由兩塊大石雕刻而成，祠壁祠基皆由石板所修舖，祠內立一長方形石碑，上刻福德正神香位，字跡模糊已不可辨，另於石碑之正上方貼一紅紙，上書‘福德正神’四字，祠內除香爐一隻，油燈兩盞外，無其他祭器。祠後土地公樹四棵，皆楓樹。荊竹環祠而圍成一獨立祭祀場地，周圍皆水田，據一老農稱此祠興建迄今約百年以上，為該里最古老的一個土地祠。農家凡事無論大小必來祠祭祀，祭祀之目的是為了祈求平安，割稻時農家更具備牲醴三種或是五種來祭祀，祈求風調雨順，五穀豐收。約有30餘戶來此祠祭祀，祭祀活動場地寬八坪左右。

樹林 H₂ (圖版肆 F)

位置在樹林鎮山佳樂山里石灰坑路口之坡下，越縱貫鐵路背大漢溪，該祠係一古老祠宇，現已廢置，無人來此祭祀。祠左側二公尺立有石碑一方，字跡模糊，已不可辨認它是墓碑抑是其他碑石。整個祠宇是由雕刻而成，花紋精細古拙。祠簷下橫匾刻‘福德祠’三字，上聯刻曰：‘神快士庶沾美景’，下聯刻曰：‘福蔭農人慶長春’。此古祠對面坡上50公尺有新建紅磚土地祠一，據說祠中之神像香爐等是由古祠中搬來。

在樹林鎮我們調查了社祠九處，其中有樹社一，石主二，石棚四，石室二處，數量雖不多，但具備了所有石社的形制。

木柵鄉，深坑鄉在臺北盆地之南，地沿景美溪岸，昔日均為山胞馬來社聚居之所。我們在木柵鄉九個村落中，僅沿木深公路（木柵至深坑）調查了兩個村落，即富德村與頭廷村（插圖四），就發現了石棚，石主，石室共九處，茲分述如下：



插圖四 臺北縣木柵鄉深坑鄉行政區域簡圖

木柵 D_{1g} (圖版伍 A)

位在頭廷村猴山坑，居民盧成德之山田中，此有應公石棚並非盧家所壘，據說為山內劉姓農民，夜行至此而受驚得病，迷信遇鬼，乃商得盧家同意在此壘石棚加以祭拜，以祈山鬼免於作祟，每年的七月十五日祭，盧家並不參與祭祀。石棚主體由四塊石板所壘，頂石長75公分，寬45公分，厚8公分。左側石高60公分，寬40公分，厚10公分。右側石高60公分，寬約38公分，厚12公分。後壁不詳。祠洞深40公分，高60公分，寬約40公分。祠內鋪扁平名板乙塊，上置香爐乙個。祭祀活動場地狹小，人僅能置身於沿山之小徑上祭祀，祠之四周為熱帶之羊齒科植物所遮蔽。

木柵 D_2 (圖版伍 B)

位在頭廷村魚衡路山坡上，為庄頭土地公，魚衡子一帶居民大多數皆來此祭祀，

發生意外事件，故來祭拜的人頗衆，以祈保佑村內安寧。

木柵 H₂ (圖版陸 D)

位在頭廷村猴山坑盧成德的山田中，田中種植竹筍。據盧先生稱，此祠建立迄今約七十多年，爲其曾祖父時代建立，祠宇低矮，主體由四塊石板所壘，祠內置天然石主一個，香爐及油燈各一個，祠背後有大葉榕乙棵，山內居民每逢初二，十六兩日來祭，以張、高二姓居多。盧先生並不信奉土地公，有意將此棵大葉榕砍掉，因爲樹蔭遮蔽，使大塊的田地無法使用，祠產雖屬其私有，但他仍怕激起山內張、高二姓的反感，甚至於連砍樹的工人也雇不着，多年來的心願始終未能實現，耕地作物頗受損失，因爲當地迷信土地公樹是不能砍伐的。

深坑鄉與木柵鄉交界處之萬順村(屬深坑鄉轄)，我們發現了一處石柵，爲歷次調查中所見到最大的一個，這一發現對臺灣多爾門文化的研究，是極重要的。

深坑 D₁ (圖版陸 E, F)

位在深坑鄉萬順村土名大坑外谷處。乾隆三十年間，泉州人張萬順開闢，並於該地建寮設隘，以防番害，故又名萬順寮隘。石柵在谷中低矮的土坡上，四周雜樹叢生，當地居民稱此爲小虎口土地公，蓋以石柵的形制，狀似張開的虎口而得名。石柵頂石長340公分，寬200公分，厚70公分，石自後微向前上仰。左側石高約70公分，厚約15公分，後壘以碎石。右側石高50公分，厚約25公分。後壁石以多塊碎石填充。祠洞高110公分，深100公分，寬90公分。祠基則爲土坡上突起之一小塊岩石，高約1公尺。祠內鋪以扁平石板數塊，內供錐形石主二個，另有香爐及茶杯各乙隻，紅綵則懸掛於左右二側石間。祭祀活動場地約二坪，燒金爐在祠基下。據說大坑外谷的居民大部份都來祭拜，逢年過節都有人來祭，香火不斷，已維持了七八十年。土地公除了保護農作物外，家宅平安亦能護佑。

(二) 宜蘭縣

在臺北縣東南的宜蘭縣的員山、礁溪、頭城三鄉鎮(插圖五)僅做初步考察，在員山調查得石柵土地公三處，礁溪、頭城的石室土地祠各一，分述於下：

員山 D₁ (圖版柒 A, B)

該祠位置在員山鄉(舊名隘界)湖西村27號，祠之附近均係水田，種植水稻，後



插圖五 宜蘭縣員山鄉雙溪鎮區域圖

側400公尺處爲一小山（土名三條壠），遠處即爲有名之三針山，山有三尖峯，27號爲唐姓農民所居，然該祠並非其所有。祠左後側有龍眼樹一棵，幹粗1.8公尺，高約10公尺，此樹即土地公樹。祠後有小圳可灌田。該祠係由堅硬之岩石六塊所構成，坐南朝北，全高70公分，頂石長100公分，寬75公分，厚20公分。左側石二塊，上石寬75公分，厚25公分，高15公分；下石寬75公分，厚25公分，高13公分。右側石二塊，上石寬75公分，厚25公分，高14公分；下石寬75公分，厚20公分，高30公分。左右二側石皆呈長方形塊狀。後壁石乙塊（尺寸不詳），土地祠洞高50公分，深75公分，寬59公分。洞內由石板鋪成三級供臺，內無香爐及其他祭祀物品，祭祀活動場地約一坪。據聞祠內無香爐及其他祭器，是因爲被颱風吹走，再加以附近有同樣多爾門式小祠於最近改建成小廟，故以前來此祭祀者均去新建之土地廟祭祀，因此該祠荒蕪，無人料理，小孩遊戲於祠頂似無甚禁忌，附近居民均希望能有人出錢，將此小祠改建成磚造小廟。該地居民大部爲閩南人，亦有平埔族居住此一區域，然何家爲平埔族已很難分辨了。過去每逢農曆初一和十五日都有人來祭祀。

員山 D₂（圖版柒 C）

位在員山鄉（舊名隘界）湖西村四鄰30號，由上述土地祠至此祠約200公尺。祠坐東朝西，在一棵老榕樹下，榕樹幹粗約8公尺，根部有一大洞，當作燒金爐。祠四週均爲水田，右側約500公尺處爲三條壠山，山上種蕃薯，附近居民計六戶，黃姓三戶，其他江、林、唐等姓各一戶，據報導人江順和先生稱，本地原有土地祠四處，颱風漲水沖去一座，又改建小廟一處，今僅存 D₁ 土地祠與本祠。每月的初一和十五日，都有換茶的例行祭儀，地方性的特別祭日亦祭祀，一般性的祭祀像賣豬，刈稻時候爲之，來祭的人並不限定這六戶人家，凡是有田在附近的農家都可來祭，此即俗稱‘顧田頭的土地公’，祠內原有泥塑土地公金身一座，被別人請至隘界廟作客，至今未送回，現存何處無人知曉，隘界廟每逢七月十五日演戲酬神，演戲錢由隘界信奉者捐獻，有爐主及頭家，頭家可不出錢，專辦事務，頭家是由擲筊所定，無論輪到何人，均得義務充任，不得推托，決定頭家時，由沒有輪到者，同站於土地公前，祈禱求神謂：‘今日輪到某某人當頭家行否？’擲筊決定。此區居民多數爲閩省和邑遷來。

平時祭土地公者，大多是爲了播種求神保佑，而收穫時祭祀土地公則爲了感謝豐收。田地缺水時則改種蕃薯亦祭祀。祭祀時供品最少爲三種，即(1)豬肉，(2)魚，(3)蛋，三種始能稱成禮，當然供品愈多愈表示祭祀者之誠意，有時則多添加鷄與鴨以及糕餅等，除了祭祀用供品當祭完取回食用外，在祭祀時還得燒福德金、香、臘燭等。土地祠頂，雜樹茂生其上，該祠除頂石是一塊完整大石板外，其餘左右二側邊石及後壁石，均爲碎小石塊壘起，祠基亦爲碎石所填。祠頂石長 110 公分，寬 60 公分，厚 10 公分。祠洞高 40 公分，深 75 公分，寬 70 公分。祠內有香爐一隻，祭祀活動場地約一坪，土地祠高約 60 公分。祭壇石質距祠 20 公分。

員山 D₃ (圖版柒 D)

位在湖西村沿山大湖溪河岸上，亦即湖西村東北方。河寬約 100 公尺，乾涸，河底均係黑色鵝卵石，沿河岸山上，種植柑橘，有居民數戶，散居山上，河岸突出之“土脚”坡地，即爲該祠之所在地，祠附近有坟墓數個及裝骨灰罈子。土脚坡上雜樹叢生，顯然該處並非公墓所在地。祠前祭祀活動空地狹小，幾無立錐，據聞該土地祠是看守山，坎，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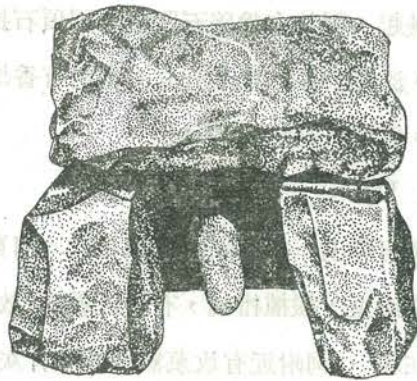
土地祠是由四塊黑色之石板構建，略成方形，頂石長 65 公分，寬 45 公分，厚 10 公分。左側石及右側石均高 40 公分，寬 45 公分，厚 15 公分。祠洞高 42 公分，深 45 公分，寬 35 公分。後壁石乙塊（尺寸不詳）。祠基鋪以石板，祠前有石板乙塊鋪於地上，作爲祭壇。祠內有香爐，及酒杯三隻，燒金爐在祠前由石塊所圍。祠全高 52 公分，祠坐東北朝西南。

員山鄉舊名隘界，宜蘭縣誌稱：清季因防番，故於此設隘。員山鄉分內員山與外員山，本次調查田野湖西村即外員山。員山鄉存有平埔番社之遺址，它是屬於卡瓦蘭 (Kavalan) 族。

礁溪 H₁ (圖版柒 E)

該祠位置在礁溪鄉五峯旗大忠村 18 號附近，祠面對礁溪河背靠五峯旗山，爲蔡姓農家所有，蔡家以耕種水稻爲主，並在山邊種植木瓜等。蔡宅旁另有丁姓，李姓各一戶，業商，平時除蔡家常來祭祀外，丁李二戶偶爾亦來祭，廿五年前蔡家遷居此處定居時，即有此土地祠，據蔡先生稱，此土地祠爲何人、何時所建造均不詳，但他

強調此祠爲古代遺傳下來的。祠之外貌近似豐原朴子口土地祠，惟祠外加蓋瓦頂小屋一間，高約 1.5 公尺，周圍石牆用砂岩石塊所砌，屋樑已腐朽。爲何土地祠外再加蓋小屋一間，蔡家亦不明其意義。每逢刈稻時祭，將祭過土地公之供品，給割稻的農夫加餐，七月十五日，八月十五日蔡家亦祭，祭祀土地公之目的是爲了求土地公保佑平安，五穀豐收。



插圖六 礁溪鄉大忠村18號附近石室內之石棚

石棚整體由四塊堅硬岩石所構建（插圖六），頂石一塊略成三角形，長53公分，寬45公分，高30公分。左側石一塊呈方形，寬40公分，厚19公分，高30公分。右側石一塊呈方形，寬45公分，厚18公分，高33公分。後壁石一塊（尺寸不詳）。祠洞高35公分，深45公分，寬22公分。祠基爲土地，祠內供有石主一個，高約10公分，據稱此係代表土地公，另有香爐一隻，茶盃二隻，祠四周雜草叢生，幾沒人頂，非祭祀日期，顯然人跡罕至。

礁溪舊名八大莊，據礁溪鄉民稱：“昔日先民移墾礁溪時，常因山崩而造成嚴重傷亡，因之鄉人迷信石頭作怪，故建小祠而祭，求土地神幫忙，勿使人民受災”。

傳說五峯旗後山頂有土地祠一，以前凡是上山砍柴時，必須帶土地公金紙，經過該祠燒之，如果沒有預備土地公金燒，砍柴回程，必全身受傷無疑，燒金者則安然無恙，礁溪鄉人均信此一傳說，該祠據說仍然留存，入山者仍需燒金。

五峯旗瀑布內山亦有一祠，祠在半山腰之山洞中，由五峯旗至該祠步行約一小時，據聞山內居民稀少，祇有一戶人家，最近幾年始遷入墾殖，祠內有香爐及茶盃等祭器，由山下攀爬而上極不方便，前有大陳島遷臺義胞，發現此祠欲整理而隱居此處，

祠爲何人所建，無人知曉，是否與平埔族卡瓦蘭族有關，尙需查證。

頭城 H₁ (圖版柒 F)

位置在宜蘭縣頭城鎮福成里福德坑山頂之梯田邊，該祠係由岩石板所壘外加敷水泥，祠高約70公分，祠宇低矮陰暗，祠內置香爐一個，油燈兩盞，農人稱此爲“山神土地”，係看守山田之土地神，該區地處偏僻，對外交通閉塞，農民貧窮，因之土地祠之建築，甚爲簡陋。

(三) 桃園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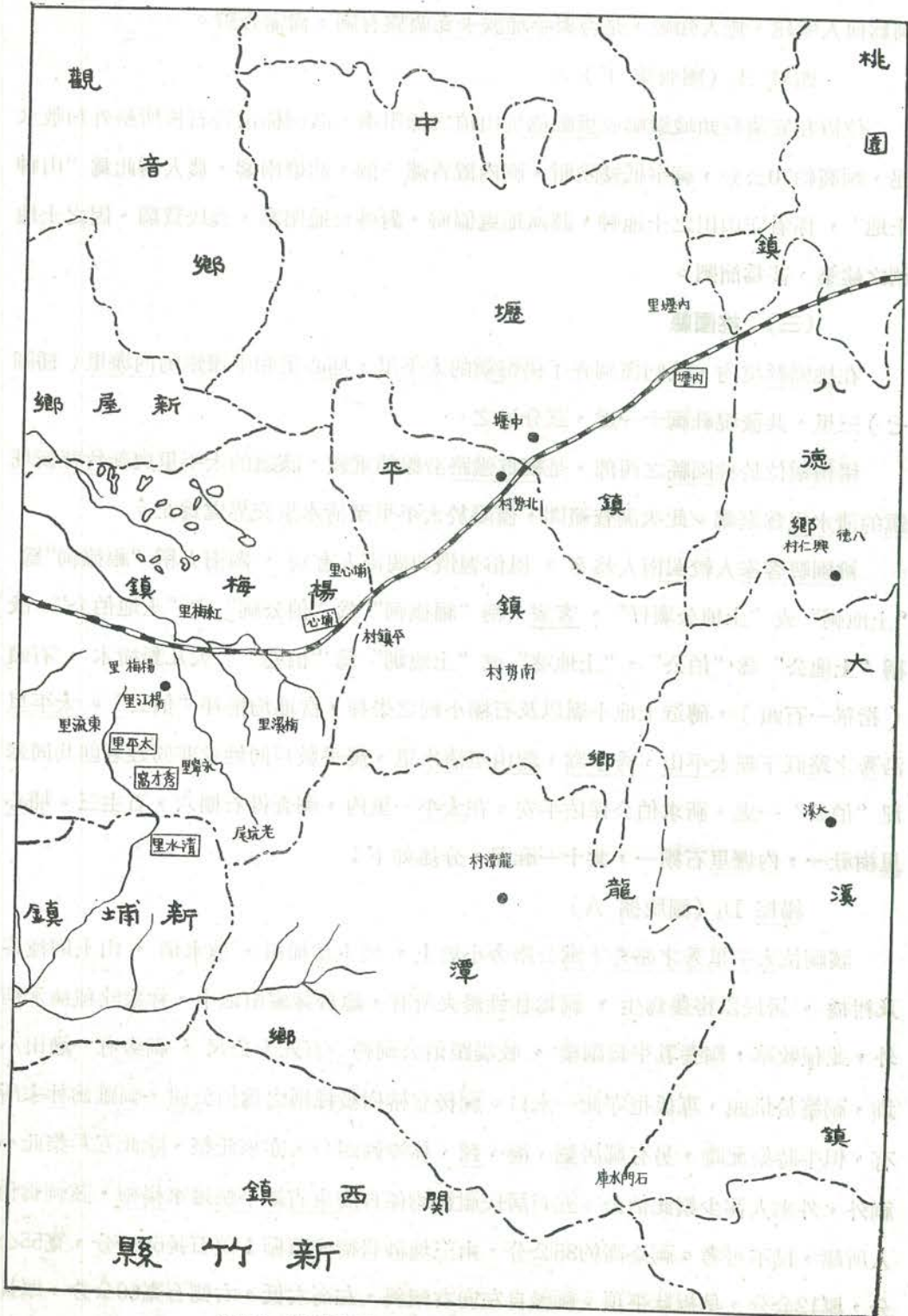
在桃園縣境內，我們僅調查了楊梅鎮的太平里，埔心里和中壢鎮的內壢里 (插圖七) 三里，共發現社祠十一處，茲分述之。

楊梅鎮位於桃園縣之西部，是縱貫鐵路沿線的重鎮，該鎮的太平里與新竹縣新埔鎮的清水里爲緊鄰。此次調查範圍，僅限於太平里至清水里交界處爲止。

桃園縣客家人較閩南人爲多，風俗習慣與閩南人有別，閩南人稱“福德祠”爲“土地祠”或“土地公廟仔”，客家人稱“福德祠”爲“伯公祠”或“土地伯公”，故稱“土地公”爲“伯公”，“土地婆”或“土地媽”爲“伯婆”。大凡對樹木，石頭 (指單一石頭)，磚造土地小廟以及石棚小祠之崇拜，當地均稱拜“伯公”。太平里沿秀才路直下經太平山，秀才窩，龍山至清水里，幾乎數戶同姓或非同姓者即共同奉祀“伯公”一處，祈求伯公保佑平安。在太平一里內，調查得石棚六，石主三。埔心里樹社一，內壢里石棚一，共十一社祀，分述如下：

楊梅 D₁ (圖版捌 A)

該祠位太平里秀才路秀才窩公路旁小坡上，坡上爲梯田，植水稻，山上則種茶及柑橘，居民以務農爲生，祠爲林姓農夫所有，建於林家田地中，林家除種植水稻外，並種牧草，飼養乳牛爲副業，牧場距伯公祠約一百五十公尺，祠旁有一灌田小圳，祠築於圳頭，專係把守此一水口。祠後有榕樹數棵稱之爲伯公樹，祠雖爲林家所有，但平時祭祀時，另有鄰居劉、湯、鍾、林等姓四戶，亦來此祭，除此五戶祭此小祠外，外來人甚少祭此伯公。五戶居民祖籍均係自廣東省鎮平縣遷來楊梅，該祠爲何人所建，已不可考。祠全高約35公分，由三塊砂岩構成石棚：頂石長60公分，寬55公分，厚12公分，呈板狀平頂。祠微自左向右傾斜，左高右低，右側石寬60公分，厚10



插圖七 桃園縣楊梅鎮中壢鎮新埔鎮西園鎮分佈圖

公分，高 30 公分呈板狀。右側石寬 65 公分，厚 20 公分，高 20 公分，呈塊狀。後壁一塊，尺寸無法測知。祠洞左側高 30 公分，右側 20 公分，深 65 公分，寬 25 公分，祠基係土質，無祭壇。祠前置香爐一個，無酒杯、燭臺等祭器，燒金爐在祠右後方之伯公樹下。大伯公樹約四棵，高約 12 公尺，幹粗 30 至 40 公分。祠前祭祀活動場地狹小，成三角形，佔地約一坪。祠坐北向南。

伯公生日為農曆四月半，每逢農曆初一及十五日換茶，逢年過節及地方性特別祭日，五戶居民必至祠前祭祀伯公，祭祀時供品三種即可，即(一)豬肉一、二斤，(二)全雞或全鴨，(三)魚或鴨蛋。有時祭祀供品多至五種，視祭祀者之誠心，虔誠多一二種供物亦無不可。

伯公祠內雖無伯婆神位，然祈求者口中所念禱詞必為伯公，伯婆，保佑平安等語，以求伯公，伯婆賜福平安。據報導人林先生稱，祭祀伯公並不一定是限定逢年過節大日子祭，凡家中有事不論大小，隨時均可至伯公祠前，擲筊燒香，燒金，求神指引，但過年卅日，一定要拜伯公。

禁忌：(一)伯公祠附近為祭祀“聖域”，兒童不可嬉戲於祠之附近。(二)污穢之物不可棄於祠之左近。(三)人為之障礙物不可超越祠頂。(四)伯公樹不可攀爬，不可砍伐，枯枝不可焚燒。

楊梅 D₂ (圖版捌 B)

該祠位太平里秀才路龍山頂，龍山係一高約 200 公尺之小山，山上居民二戶，吳姓及鍾姓。伯公祠建在吳姓家屋竹籬外之空地上，為吳、鍾二姓共祀之伯公。吳、鍾二戶均業農，山頂除種柑橘，茶葉外，並兼種少量之稻米，二戶祖籍均為廣東梅縣波海堂，遷臺已數代，吳家五十年前始自平地移墾於龍山頂，當時山頂就有伯公祠，祠為何人所構築無人知曉，伯公祠後有楓樹一棵，高約 10 公尺，粗約 2 公尺，村人稱之為伯公樹，祠與伯公樹距離 1 公尺。

石棚由四塊砂岩構築而成：全高 30 公分，頂石長 55 公分，寬 30 公分，厚 10 公分，呈板狀。左側石一塊寬 25 公分，厚 20 公分，高 15 公分，塊狀。右側石寬 25 公分，厚 20 公分，高 20 公分，塊狀。後壁石一塊，尺寸不詳。洞高 20 公分，深 25 公分，寬 35 公分。祠基係泥土地，祭壇係石質，無香爐，香插於祭壇後泥地上，祭壇上置小酒杯二

隻，祠右前方爲燒金爐，係由三塊石頭所圍成，右前方有一鋸斷小樹，直徑約10公分，在其橫切面上挖一小孔，用於插香，伯公祠前祭祀活動場地開闊，佔地約20坪。

據報導人吳餘寶先生稱，農曆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兩日，一定要燒金（伯公金），換茶，祭祀時供品爲二葷一素，即（一）雞（鴨或鵝亦可），（二）豬肉（約一至二斤重之五花肉一條），（三）年糕（豆腐或鴨蛋，尤魚亦可）。正月初二爲伯公生辰，每年過節必祭，但七月十五，十月十五和過年，均將伯公請至鎮內大廟祭祀，祭畢接回。此祠無伯公金身，亦無象徵之物代表伯公，請伯公至大廟時，祈求者口頭對伯公祠謂：請其至鎮內大廟作客，求伯公應允。然後擲筊決定去否，從大廟拜畢回至祠前告曰：“請伯公回祠，謝謝伯公”。

祭伯公時之祈禱詞，大半爲求伯公保護豬隻壯大，家宅平安，茶田少蟲害，稻穀柑橘豐收等語。老年人教導十歲以下小兒經過伯公祠前時，口中要念“伯公伯婆要保佑我”等語，路過之村人，必至伯公祠前拜一拜始行。村人吵架發誓均至伯公祠前找伯公作見證。

傳說與禁忌：（一）山上和田中有一種蛇，土名叫草白蛇，村人認此蛇爲伯公之腰帶，見了都不敢打，怕觸怒伯公，因伯公平常賜福村里，保護大家，基於內心對伯公之尊敬，任其生存在山上，田間。該蛇無毒，有灰白色斑點花紋。（二）伯公樹，不能爬，不能砍，掉下之枯枝不能拾，不能燒，任其棄置伯公祠附近，自行腐朽，如有人砍伯公樹，肚子一定會痛。

據吳餘寶稱，祭祀伯公在他們之生活中已成習慣，假如該祭時而不祭，在他們內心中有一種惶恐之感覺，總覺得會坐臥不寧，老一輩者尤甚，中年人則仍願保持傳統之風俗習慣繼續祭之，而少年人因接受新教育，對祭拜伯公已感覺有些淡漠，祭不祭均可，祭祀伯公只是爲隨和家庭之傳統習俗，而認爲祭拜伯公是一種迷信的事情。

楊梅 D₃（圖版捌 C）

該祠位於太平里秀才窩太平山下，沿秀才路前行至太平山下左轉進入山畧，畧中央有大池塘，祠即位於池塘東邊，約100公尺處之楓樹下，祠周圍爲梯田；植水稻，山頂則種茶及相思樹，畧中居民九戶，皆姓吳，該祠即爲吳氏宗族共同祀奉，無外姓人至此祠祭祀。九戶居民均務農，除種水稻及茶外，並以飼養豬隻，鴨羣爲副業。

楓樹四棵，高約12公尺左右，幹粗2公尺，村人稱此樹為伯公樹，樹下圍以1.5公尺高之草籬，伯公祠居於草籬內。祠全高40公分，由五塊岩石所壘成，頂石呈板狀，長50公分，寬40公分，厚15公分。左側石兩塊，呈塊狀，上石寬20公分，下石20公分；上石厚20公分，下石20公分；上石高12公分，下石13公分。右側石一塊，塊狀，寬45公分，厚20公分，高25公分。後壁石一塊，尺寸不詳。祠洞高25公分，深20公分，寬15公分，祠基係泥地，祠內無香爐，香插於泥地上。祠頂覆以紅綵，紅綵是由某家賣豬前至伯公前祈願，給伯公所奉獻的衣服，村人稱之給‘伯公穿衣’，祠前扁平石板一塊為祭壇，長15公分，寬25公分，上置酒杯三個，祠內外遍插金花裝飾伯公祠，這是由祈願之生意人所奉獻的。焚金爐係由五塊石頭所圍在祠前4公尺處，該祠坐北朝南，祭祀活動場地佔地約四坪。逢年過節均祭，凡賣豬，賣鴨前至此祠祭祀，求神保佑能多賺錢。割稻採茶亦祭祀伯公，求神賜與豐收。

禁忌：老人說：“伯公樹枯枝掉下不能拾，不能燒，樹不能砍，砍了便會肚子痛，故枯枝遍棄於地上無人敢拾。”

楊梅 D₄ (圖版捌 D)

該祠位於太平里秀才路秀才窩29號黃姓宅地外小路上，沿秀才路直下至太平山下車站旁小路，沿山而進約行廿分鐘可達，附近居民八戶，計魏姓三戶，其餘黃、連、王、陳、鍾各一戶，構成祭祀集團。伯公祠原建在現址右後方三公尺處，亦即老伯公樹下，面對黃宅，數年前黃姓農人趕牛車出入不便，因祠阻牛車出路，經擲筊應允將祠遷至老伯公樹旁之小伯公樹下，將原走牛車小路廢，另闢大路一條於現址之祠前。八戶居民都務農，除種稻茶外，在山頂尚種柑橘，該處八戶農家生活似較 D₃ 吳氏宗族為苦，從兩地住宅可比較出兩地居民的生活水準差異，本區住宅均為“土塙厝”不及吳氏宗族磚造房屋堅固。據報導人魏朝湖小弟稱“他們的伯公不漂亮，因為他們無錢，買不起衣服給伯公穿（即買不起紅綵布蓋於祠頂上），也沒錢買金花插在旁”，此話雖係小童戲言，然足以反映出該區居民並不經常販賣豬，鴨等家畜，故無紅綵可掛，無力從事副業生產，生活水準自然較低。

伯公祠，坐東北朝西南，石棚全高35公分，由四塊砂岩所構建；祠頂石一塊長55公分，寬38公分，厚15公分，扁平，板狀。左側石一塊寬35公分，厚15公分，高12公

分，方形，塊狀。右側石一塊寬35公分，厚25公分，高12公分，橢圓，塊狀。後壁石一塊，尺寸不詳。祠洞深35公分，高20公分，寬20公分。祠基泥地，祠內無香爐，香插於泥地上，祭壇距祠38公分，係一扁平石塊。祠左前側有焚金爐，係由三塊岩石所圍建，祭祀活動場地約二坪，無燭臺、酒杯（酒杯放於老伯公樹之樹孔中，有人祭祀始拿出擺設於伯公祠前，因路面狹小，來往車輛行人多，祭器容易損毀，故收藏），紅綵、金花等。伯公樹一棵高約4公尺，幹粗約20公分。有伯公樹不能砍，不能燒之傳說禁忌。

楊梅 D₆ (圖版捌 E)

該祠位在太平里秀才窩秀才路40號附近之竹林中，為何家所祀奉不詳，附近沿山居住均係農家，山上種茶，平地種稻。該區域灌溉缺水，故水塘星羅棋布，但均無水。祠背山面水，周圍茅竹環繞，竹林正南方開口，為該祠之出入口，祠後雖有大樹一棵，但為竹林所遮蓋。祭祀活動場地，成長方形，佔地約十坪。祠三面為竹林所環抱，自成一獨立天地。

石棚全高49公分，由六塊砂岩所壘築：頂石長90公分，寬50公分，厚20公分，板狀。右側石二塊，上石寬55公分，厚39公分，高16公分；下石寬55公分，厚39公分，高10公分，均係板狀砂岩。右側石二塊，上石寬50公分，厚30公分，高12公分；下石寬55公分，厚40公分，高14公分，均係板狀砂岩。後壁石一塊尺寸不詳。祠洞高29公分，深40公分，寬42公分。祠基係泥土地。無祭壇，香爐。香插於地上，僅有酒杯一隻置於祠前地上，祠頂放置伯公金一疊，伯公樹在竹林後，高約10公尺。該祠為本區調查所得之最大一個。

楊梅 D₆ (圖版捌 F)

該祠位於太平里秀才窩底與新竹縣新埔鎮清水里之交界處，越此祠50公尺即達新竹縣境。附近居民五戶，計林姓二家，張姓二家，陳姓一家，皆務農，附近遍地植茶，伯公祠即為此五戶農家共同祀奉，祠在五戶農家莊院外之象棋樹（土名）下，今村人稱此樹為伯公樹，祭祀日期為農曆四月十五日，五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八月十五日，冬至。八月十五日俗稱伯公生日，祭祀時供月餅俗稱‘拜餅’。採茶及茶田遭蟲害時，賣豬時，割稻時均祭祀伯公，賣豬祭祀時並給伯公穿衣（掛紅綵），每月之

初一和十五日祭祀時要換茶。

石棚全高 38 公分，由四塊砂岩所構建：頂石一塊，長 50 公分，寬 35 公分，厚 12 公分，板狀。左側石一塊，寬 30 公分，厚 12 公分，高 26 公分，板狀。右側石一塊，寬 30 公分，厚 5 公分，高 26 公分，板狀。後壁石一塊尺寸不詳。洞高 26 公分，深 30 公分，寬 22 公分。祠基係石質，長 46 公分，寬 30 公分，厚 15 公分之扁平大石，上置酒杯三隻，基石兩端置有泥塑壽字燭臺各一隻。祠內無香爐，香插於石縫中。祠內並有金花裝飾，祠頂蓋有‘紅綵’，祭壇距祠基約 30 公分。燒金爐在祠左伯公樹根部。祭祀活動場地約二十坪。伯公樹四棵，枝葉繁茂，祠坐落於林陰下。

傳說與禁忌：(一) 當溼氣較重的天氣，農夫常見‘伯公火’穿梭於田間。(二) 認為‘草百蛇’為伯公之腰帶不敢打。(三) 伯公樹不可砍，不可燒，砍了燒了肚子會痛。

石棚式的伯公祠的發現地點，多為離城鎮較遠之山區，愈接近城鎮的地方愈是少有，據報導人吳餘寶先生稱，沿太平里秀才路，石棚式小祠以前有十餘處之多，因為接近市鎮的居民，生活較以前有顯著的改善，村人向伯公許願，俟經濟情況改善後，願將石棚式小祠改建為磚造小廟，因此靠近城鎮的地方，石棚式小祠已完全絕跡。現存有石棚式小祠之地方，多為較貧窮之地，無力改建磚造小廟。據稱改建小廟費用約一萬元左右，實際建築費用三、四千元足夠，餘皆花用於辦事人的身上。改建小磚廟前，先請日師看日，並備文至新竹城隍廟，請示城隍，問祠可否改建，城隍答應可改建，方能改建，假如城隍不答應，則再擲筊許願，請城隍直到答應時為止，並得告訴城隍，改建小廟時，伯公暫居何處，等祠建好則再請回伯公。太平山下最近曾有一小祠改建為磚造之小廟，廟蓋好後，原石棚式祠中之石塊，並不拿走，仍將其放置小廟內之福德正神香位石碑下，用水泥密封。

楊梅 S₁ (圖版玖 A)

此為石主伯公，位在楊梅鎮太平山下，秀才路通往小楊梅鄉道交叉點約一百公尺處，當地人稱此石為伯公。石主寬 45 公分，長約 55 公分，出土高約 25 公分，深置於土地下。石前置石質雕刻香爐一個，爐前鋪三角形石板一塊為祭壇，上置茶杯三隻。石後大樹係楓樹，鄉人稱之為伯公樹，樹幹粗 3 公尺，高約 15 公尺。焚金爐在根旁距香

爐30公分，祭祀活動場地約五坪。該伯公爲古姓二兄弟兩家所奉祀，外人亦可來祭拜，古姓兄弟現已分家，均業農，伯公係看守附近之山田及旱田，田內種植多爲旱作物，玉粟蜀，蕃薯等，每年之五月半，七月半祭拜比較盛大，平常隨時有事都可來祭，據報導人吳餘寶（廿餘歲）稱：當其小時其母每年均帶其至此拜石頭伯公，請伯公保佑他身體健康。拜時頸懸掛銅錢一枚以紅線穿之並加附香灰袋一個。因此可得知此處伯公兼具石頭公之功能，而客家人以紅線穿銅錢及香袋懸於小孩頸間求神保佑健康之習俗與閩南人同。

楊梅 S₂ (圖版玖 B)

位在楊梅鎮太平里秀才路20號附近，鄧姓農家菓園內，園內植柑橘樹及茶，伯公坐南朝北，石主直徑約80公分，寬90公分，成錐形。石主前有石板二塊鋪於地上，作爲祭壇，上置茶杯三個，香插於石前之泥地上。石之左側有斷樹一棵，約30公分，於其橫切面上有一孔亦可插香，右側前方，有五塊石頭圍成之焚金爐，後有熱帶性密林一，樹種繁雜，但無粗大老樹，石社前之祭祀活動場約十坪。此社爲鄧姓一家所膜拜，逢年過節均祭拜，平時凡家中有事無論大小都可來祭拜，如收穫稻米、茶葉、柑橘，以及販賣猪隻，鷄鴨等事，祭拜伯公並可保佑豐收及發財，還有驅除一切疾疫之功能：像家畜之瘟疫，稻米、茶葉、柑橘之蟲害以及家人老幼之疾病均可求伯公保佑。

楊梅 S₃ (圖版玖 C)

位在楊梅鎮太平里秀才路龍山對面小坡地田中，係鍾姓農家所奉祀，伯公石主體積不大，高約30公分，寬25公分，略成橢圓形，石面苔綠遍生，石後雜草茂盛，矮樹叢生，距石20公分處置茶盃一隻，香插於泥地上，祭祀活動場地狹約一坪，伯公石面前一公尺處爲一灌田小渠，無外人祭拜此伯公，僅鍾姓一家祭拜，據鍾姓農夫稱此伯公係看管附近水田，逢年過節家人至此祭拜。割稻時將祭過之供品加以烹調後，給割稻之農夫食。

楊梅 T₁ (圖版玖 E, F)

位在楊梅鎮埔心里中興路 235 號後，即埔心至龍潭公路左邊三龍新村對面之廣場上。廣場四周原植茶樹，近因茶價大跌，每斤約一元八角，茶農植茶往往賠本，故該地荒蕪，土地由地主黃慶發售與永康水泥廠一層表皮土（約一公尺深），供做燒水泥

用，現正從廣場之西方挖掘中。據聞此棵伯公樹被人視為神樹，加以祭祀約百年以上，昔日廣場樹木繁多，均被開墾者一一砍去，闢為茶園。鄉人起初祭祀此伯公，大都是因茶樹常生蟲害，祈神保佑免除災害，讓茶樹生長得好，故來此祭祀者以種茶的茶農為多，據聞此一伯公有生日四個之多，即農曆：a. 二月二日，b. 四月半，c. 八月十五日（為真生日），d. 十月十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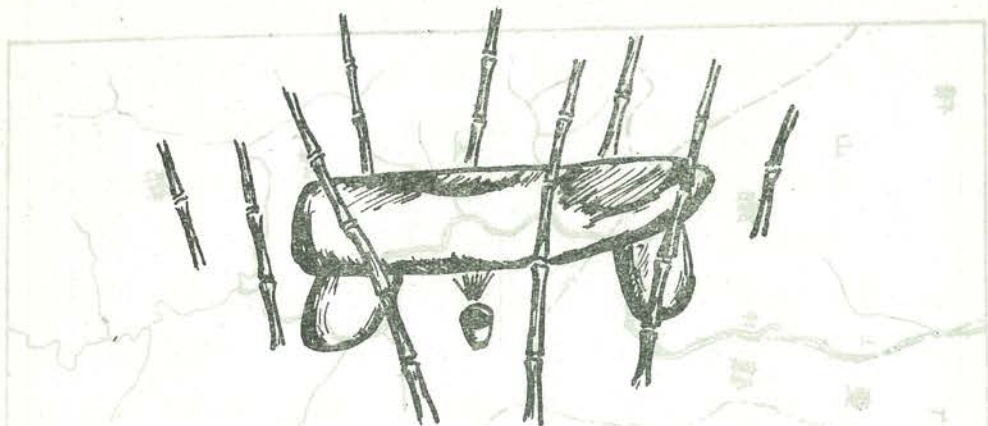
平日居民殺豬或收穫均來拜祭，昔日據聞有備全豬，全羊，全鷄，鴨等牲醴祭獻，自光復以後已不再見重大祭拜儀式，該樹枝幹雖有幾枝枯死，然主幹依然茂盛，且生機盎然，益顯茁壯，大樹高約 10 公尺，幹粗約 2 公尺。樹幹下距離地高 15 公分處，有一 35 公分高之洞穴，洞內置一石主高 15 公分，寬 15 公分，石上空隙塞紅綵一塊，並置黃紙錢一疊，香一束插於洞口，金花數支插於樹洞口外之樹皮上，洞內之石主顯然係樹小時塞進，現已與樹幹緊緊長在一起。洞口正前方插有臘燭一對，焚金爐在大樹之根部凹進處。茶杯及盃莖，每次由祭拜者自行携來。因廣場對面三龍新村兒童眾多，常於此樹下嬉戲，盃莖常遭竊失，因之鄉民祭拜時多自行帶來。昔年祭祀此樹者約在百戶以上，近來略減，不及昔日人多。來拜者以客家人居多，大部係廣東梅縣遷來，以謝姓，張姓佔大多數。

內壠是桃園縣中壠鎮的一個里，在縱貫鐵路沿線上，地當桃園鎮與中壠鎮之中途。內壠里又分上內壠與下內壠，上內壠較繁榮，閩南籍人較多，下內壠則較偏僻，客家人居多。在本區域內僅發現伯公祠一個，此祠與過去所發現的多爾門的形制，迥然不同。

中壠 D₁ (圖版玖 D)

該祠位下內壠武田製藥廠後門靠鐵路邊，係新近遷來此處，原祠在武田藥廠後面之工廠內(有人稱此處為球場)。原祠為何種式樣，報導人均語焉不詳，該廠地原為水田，現建工廠，祠由地主自工廠佔用地遷出，改建於現址，祠除用紅磚砌成三面矮基外，並於基上各豎大石一塊，互相倚靠，成三角拱形，於頂端置扁平小石乙塊，祠內有香爐、燭台、茶杯等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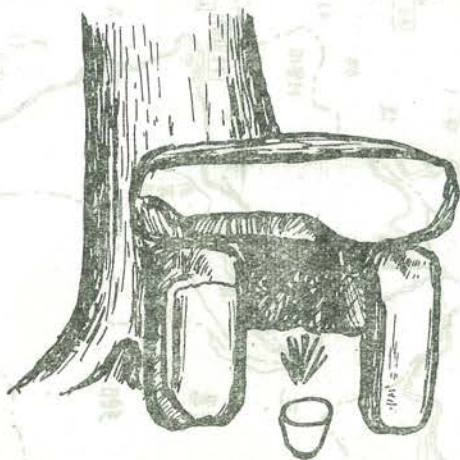
祠全高 35 公分，頂石長約 15 公分，寬 12 公分，厚 3 公分。左側石一塊寬 30 公分，厚 10 公分，高 25 公分。右側石一塊寬 30 公分，厚 10 公分，高 25 公分。後壁石乙塊尺



插圖九 峨眉鄉石子寨6號山坑下橋園中之石棚

香插於地上，祠內置茶杯乙個，祭祀活動場地窄小約半坪，焚金爐在左側之坡地上。

另一伯公在峨眉鄉石子坑公路邊之住家之院外，祠壘建於楓樹下，根據報導人李如昱稱，伯公一定要高於宅基，伯公樹一定要高於住宅，故在住宅之下無伯公，否則伯公則需與宅院有一段距離。該祠如插圖十。



插圖十 峨眉鄉石子坑公路邊住宅院外之石棚

該祠祠宇矮小，尺寸不詳，祭祀活動場地約二坪。

峨眉 D₂ (圖版拾 B)

位置在峨眉鄉藤坪村山裏，山內遍植杉樹，並墾坡地為梯田，種植水稻，伯公祠

在一塊隆起小丘上之大葉楠叢樹下，祠坐北朝南，石棚低矮，係由三塊砂岩所壘建：頂石微向上仰，長 45 公分，寬 35 公分，厚 14 公分。左側石乙塊，上尖下圓，高 25 公分，厚 15 公分，寬 20 公分。右側石乙塊業已風化，石之表皮層層剝落，石高 20 公分，厚 12 公分，寬 20 公分。後壁石不詳。祠內由右側石剝落之砂石堆填。祠洞寬 15 公分，高 30 公分，深 20 公分，為守山伯公。祭祀活動場地為一斜坡，甚狹小。祠內無香爐，香插於祠前之地上，香爐前並置茶杯一個，另於祠之右前側方一公尺處插香一束，據說是給好兄弟的。農曆二月二日為伯公生日，七月十五中元節則祭好兄弟。來祭祀的農民僅附近數戶。有伯公樹不能砍伐之傳說。逢年過節都有祭祀。

峨眉 D₃ (圖版拾·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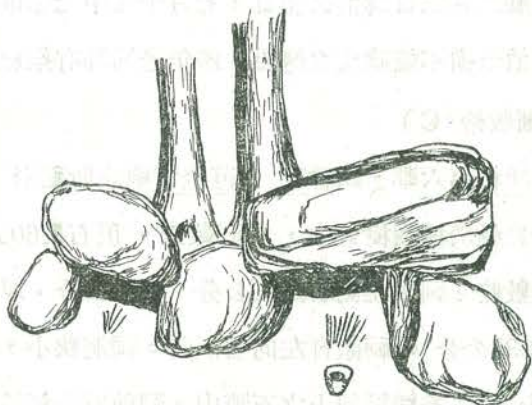
位置在峨眉鄉簾坪村第六鄰，為曾乾，范金河兩家所祀奉，伯公祠建於大石堆上，由三塊球狀之沙岩壘於楠樹叢中，樹蔭蔽天。頂石長 60 公分，寬 50 公分，厚 50 公分，上覆蓋紅綵數條。祠之左側石高 50 公分，寬 60 公分，厚 40 公分。右側石高 30 公分，寬 40 公分，厚 35 公分。祠微自左向右傾斜。祠洞狹小，僅寬 25 公分，高 30 公分，深 20 公分(插圖十一)。香插於地上之石隙中。祠前置茶杯乙隻，遍插金花，祠頂及左近雜草叢生，祠之正前方二公尺處，另插香一束據稱是給好兄弟的。伯公生日二月二日，曾、范二戶皆為種植山田之農民，田中除種水稻外，並於山坡處種植茶葉及柑桔。他們稱此伯公為“山神土地伯公”。逢年過節均備牲醴來祭祀。



插圖十一 峨眉鄉簾坪村第六鄰石棚

峨眉 D₄ (圖版拾 D)

位置在峨眉籐坪村六寮64號(第五鄰)。據報導人許鍊祥稱，祭祀此伯公者約九戶，即許鍊祥、黃阿福、陳維坡、許增榮、徐阿添、徐阿康、吳阿來、楊阿清、楊阿霖等九戶。日據時代在獅頭山元光寺下，賽夏族人殺人很多，為求保本地之平安，故由開墾至此的客家人建祠祭祀。伯公石棚旁連壘一石棚為好兄弟祠(插圖十二)以祀無嗣孤魂。



插圖十二 峨眉鄉籐坪村六寮64號之石棚

祠建立迄今約七十年。伯公祠後為兩塊巨形岩石，石後並有五棵雞油樹，伯公祠之左前側石下為焚金爐，祠頂覆蓋紅綵，祠內插金花。

又因該區山地人殺人甚多，無嗣孤魂也就特多，故建好兄弟祠於伯公祠旁以祭之。通常好兄弟是無人祭祀的，每逢七月十五才有祭祀，但此處好兄弟祠在伯公祠旁邊，農人於祭畢伯公，必分香一束給好兄弟，有時並燒銀，祈求好兄弟不要在山中作怪，伯公石棚由三塊岩石所壘，頂石長45公分，寬20公分，厚12公分。左側石球狀，高35公分，厚31公分，寬40公分。右側石一塊，高28公分，厚25公分，寬39公分，石前低後高，故祠頂石自右向左微傾祠。洞高30公分，深40公分，寬38公分。祭祀活動場地約四坪，祠前以木板鋪於石上作為祭壇，香插於祠前之石隙中，前置茶杯一隻，焚金爐前側亦置茶杯一隻，香一束。距祭壇一百公分處之一塊方石上亦置酒一隻，並於石下插香，石後有小樹乙棵，為伯公樹。

好兄弟祠主體由二塊岩石搭架於伯公祠之左側石下，頂石略作球狀，長30公分，

寬30公分。左側石球狀，高20公分，厚20公分。右側石即伯公祠的左側石。香插於祠前。

峨眉 S₁ (圖版拾 E)

位置在峨眉鄉石寮坑蘇錦榮家的果園內山邊。昔日於凹進之山溝建有多爾門一個，不知何時起該多爾門石塊散失，且山溝內岩石片片剝落，而將祠基掩蓋，今僅見於石基上置有茶杯及甚多香棒，據蘇家人稱該處原有大樹一棵現已枯死。此處伯公僅蘇家一戶祭祀，為守山之伯公。

峨眉 S₂ (圖版拾 F)

位置在峨眉鄉籐坪村獅頭山水濂洞之上，為梁月堂農戶供奉，此伯公為一巖壁，於離地一公尺處成一天然平台，作為供案，上置茶杯一隻，香插於石隙中，岩壁頂端有小葉楠數棵，蔓籐攀爬纏繞於其上。為看守山林之伯公。

峨眉 T₁ (圖版拾壹 A)

位置在峨眉鄉六寮口(即水濂洞之上)亦即是籐坪村六寮60號之1劉坤妹宅第門口的土坡上，該處居民約十餘戶。獅頭山獅山國校距離伯公樹較近，伯公樹為大葉楠樹，計三棵，均極高大，幹粗約一公尺餘。來祭祀者以田、何、劉等姓居多。據說此處伯公較靈驗，故六寮庄、茅坪庄一帶居民都來此祭祀。農民以種茶為業，故大多數皆為有茶園者，每逢採茶或是農曆的年節都有茶農備牲醴來祭。該區山地遍植柑桔，但柑桔成熟時並無人來祭祀。

每棵大葉楠樹之根部，置一平石，上放茶杯一隻，內盛清水，香支插於杯後的樹根下，樹上掛有紅絲，這是每年之冬至，來祭的大戶所掛，以祈伯公保佑平安。村民篤信伯公，認為伯公樹不能砍，不能燒，即使枯枝遍棄於地也不能撿拾，任其腐朽。焚金爐是用三塊磚頭圍成，另於爐旁設有好兄弟之香位。伯公樹之祭祀活動場地約四坪。據住在伯公樹旁之劉坤妹(女)稱，作為一棵伯公樹並不限定何種樹木，但需樹木高大粗壯。二月二日及八月十五日為伯公生日。

峨眉 T₂ (圖版拾壹 B)

位置在峨眉石子村張阿禮、張滿送、黎阿福宅院附近。伯公樹為樟樹，樹齡約百年以上，在山坡上。樹幹由根部分叉，主幹分成二支，均甚粗大。樹根部平鋪四塊石

板，上置石質雕刻香爐乙隻，於石板上供有酒杯六隻。

村人不喜陌生人至伯公樹旁或附近，唯恐外地人對伯公不尊敬或施以法術，而使伯公不靈驗，村內居民便有遭遇災厄之可能。該地尙有一俗，如某甲與某乙有仇，而無法報復時，某甲可至伯公樹祈禱，口中唸咒語及某乙的姓名籍貫等，則某乙必遭不測。平時伯公爲保護附近山田之神，凡農家有事皆可備牲醴至樹下祈禱，必可獲致心理上的平安。伯公樹不能砍，不能燒。伯公生日爲二月二日，八月十五，樹旁另有好兄弟香位。

峨眉 T₃ (圖版拾壹 C)

位置在峨眉鄉籐坪村第六鄰徐姓農家之宅院後，該處地處獅頭山之頂端。伯公樹爲楠樹，約三四棵，樹蔭蔽天，陰暗無比。伯公樹下各置茶杯乙隻於亂石上，並在樹根部插香，焚金爐亦在樹的根部。有伯公樹不能砍伐及燃燒之禁忌。伯公爲看守此地山田之山神，凡農民家中有事，必求之於伯公。伯公生日爲二月二日，八月十五日。祭祀活動場地約四坪，皆陰暗濕地，雜草蔓生，枯枝遍地。楠樹旁並有好兄弟之專有香位，因好兄弟爲山間無嗣之孤魂野鬼，每逢中元節特別祭祀時，焚燒銀箔，平時凡來樹祭祀者必分一束香給好兄弟，爲的是求好兄弟勿在山間作怪。

峨眉 T₄ (圖版拾壹 D)

位置在峨眉鄉籐坪村第六鄰莊乾隆宅院前，伯公樹爲樟樹，樹粗大，約四人圍，於樹根凹入之孔中置有茶杯及香支，大樹自齊人胸處分叉爲五根支幹，根部另又出一粗幹，成爲六根支幹，樹齡在百年以上，據說日據時代，日本人來山中砍伐樟樹提煉樟腦油，見樟樹即砍伐，故山中樟樹伐盡，而日人獨保留此樹，而不砍伐，因見其樹幹粗大生長不易，視若神明，因之山中居民更迷信樟樹有神，而加以保護崇拜。

伯公生日二月二日，八月十五日，爲保護山田之山神，平常凡農家有事就來樹前祭祀，以祈平安。

峨眉 T₅ (圖版拾壹 E)

位置在峨眉鄉籐平村山頂之桔園中，伯公樹一棵，高大茂盛，樹生於梯田中隆起之土丘上，在樹根部插有香支，以及茶杯，燭臺等祭器，此伯公即爲看守附近山田之

土地伯公。祭祀活動場地成一斜坡，幾無容身之處。大樹根部伯公香位前一公尺處，另插有香支一束，據說是給好兄弟的。

新埔 T₁ (圖版拾壹 F)

位置在新竹縣新埔鎮清水里十二鄰附近，在此地區有居民九戶，皆姓張，約一百餘人，原是一家，現已分家，伯公樹即為張氏宗族所供奉。樹係巨大之老楓樹，前後約有六棵之多，張家都稱之為伯公，所以伯公並非專指其中那一棵。每月之初二及十六日祭拜換茶，樹根部置紅綵一塊，為族人賣豬者供獻，過年時並不換紅綵，綵之前後及左右二側插金花數架。香插於紅綵前，並置茶杯三隻，樹根粗大，形狀怪異，有如巨蟒繞於樹下，焚金爐即在根部之洞穴內。該地有伯公樹不能砍，不能燒之禁忌，因此枯枝遍地。樹前祭祀活動場地約佔二坪。張姓宗族均業農，種植水田及山茶，十二鄰張家並飼養乳牛三隻作為副業。凡家中大小事故均可至伯公前求告，祈求保佑平安。楓樹幹粗約 2 公尺，高約 15 公尺。

此伯公最大特色為在此一山區內，對外交通幾陷閉塞之環境中，山區附近，無其他廟宇，此伯公遂成了該區居民唯一之精神寄托所，同一宗族祀奉同一伯公，更完整的襯托出一個典型之中國農村社會是如何的純樸。

(五) 苗栗縣

在苗栗縣調查範圍祇有南庄與通霄兩鄉鎮，南庄鄉與新竹縣峨眉鄉毗連，故區域圖已見插圖八。該鄉已發現石棚二，石室二，樹社二共六處，通霄鎮祇調查了兩處石棚社祀，茲分述之。

南庄 D₁ (圖版拾貳 A, B)

位置在南江村山頂梯田中，該地為客家人與賽夏族(已漢化)人，雜居之所。此為看守山田之伯公。祠在一戶平埔族宅前的梯田頂上，祠後月桃花叢生，距祠一百公分處為灌田水溝。頂石乙塊長 50 公分，寬 45 公分，厚 15 公分。左側石正前面乙塊高 30 公分，厚 25 公分，寬 22 公分，石後由碎石堆壘。右側石前石乙塊，高 28 公分，厚 15 公分，寬 30 公分，後石乙塊高約 20 公分。後壁石不詳。祠洞寬 28 公分，高 35 公分，深 50 公分。祠前舖扁平石乙塊長 50 公分，寬 25 公分。祠內香插於地上。祭祀活動場地狹小，

約一坪。焚金爐在祠之左側。二月二日爲伯公生日，初一，十五換茶，逢年過節始有人祭祀，來祠祭記者約十戶左右。

南庄 D₂ (圖版拾貳 C)

位置在南庄鄉南江村，祠在 D₁ 號伯公祠之上，約距 100 公尺之山頂上，由岩石壘成。環山一帶種植松樹杉樹。蔚爲一森林地帶，該地居民除客家人外，尙居住朱、施等姓之平埔族。客家人稱彼等爲高山族，實際上他們皆已漢化，所講語言與客家人無二致，因之風俗習慣，皆隨該處所居之客家人，祭祀伯公之習慣亦同。

祠頂石乙塊長70公分，寬58公分，厚42公分。左側石由四塊碎基石所壘，最下面一塊較大，高約30公分，厚30公分，寬35公分，其餘皆碎小石塊。右側石乙塊高25公分，厚40公分，寬45公分。祠洞寬70公分，深60公分，高78公分。祠自左向右傾斜。祠中嵌以一顆大石，作爲伯公神主，石高34公分，寬36公分，厚20公分，石上覆以紅綵。石下由二小石圍成一香爐，內插香及金花，前鋪一方形石塊作爲供案。焚金爐在左前側，右側旁有大石乙塊。祠後有樟樹一棵是爲伯公樹，祠坐東朝西，祭祀場地約四坪。來祭祀的人大多數爲種田的農人，他們希望土地伯公能保佑他們收成好。二月二日爲伯公生日，每逢年節來祭祀的都備有牲醴三種至五種，祈求伯公神保佑平安。

在峨眉、南庄一帶鄉民，普遍的認爲某人如果有吵架等事，可至伯公前發誓，此俗顯係客家人專有，桃園、楊梅一帶之客家人所居之所在亦有類似的習俗流傳，然在閩南人所居住之地區，則未聞此種至土地神前發誓之習俗。

南庄 H₁ (圖版拾貳 D)

位置在苗栗縣南庄鄉南江村山頂，此伯公僅具多爾門之外形，實爲天然山岩鑿成的石室。祠坐東朝西，頂石下石室爲山上沖積之沙土所掩埋，僅剩下一隙空地，未爲沙土所掩蓋。祠前側有苦苓老樹乙棵，頂石後有小葉楠一棵，左後側有大葉楠三棵，鄉人稱之爲伯公樹。山中有梯田，農人遍種水稻，山坡上則植杉樹。祠頂石略成方形，長125公分，寬100公分，厚65公分。左側石高30公分，厚35公分，寬70公分。右側石高30公分，寬70公分，厚30公分。祠寬60公分。香插於地上，原奉祀此伯公之農戶他遷，現已無人祭祀，故鄉人譏爲最窮與最可憐之伯公。

南庄 H₂ (圖版拾貳 E)

位置在南庄鄉南江村山上之梯田中，祠爲石雕的石室，在一叢老楓樹下，祠宇低矮，爲看守山田之伯公，類似此種形制的伯公南庄鄉比比皆是，來祭祀者多爲有田在山上之農民。

南庄 T₁ (圖版拾貳 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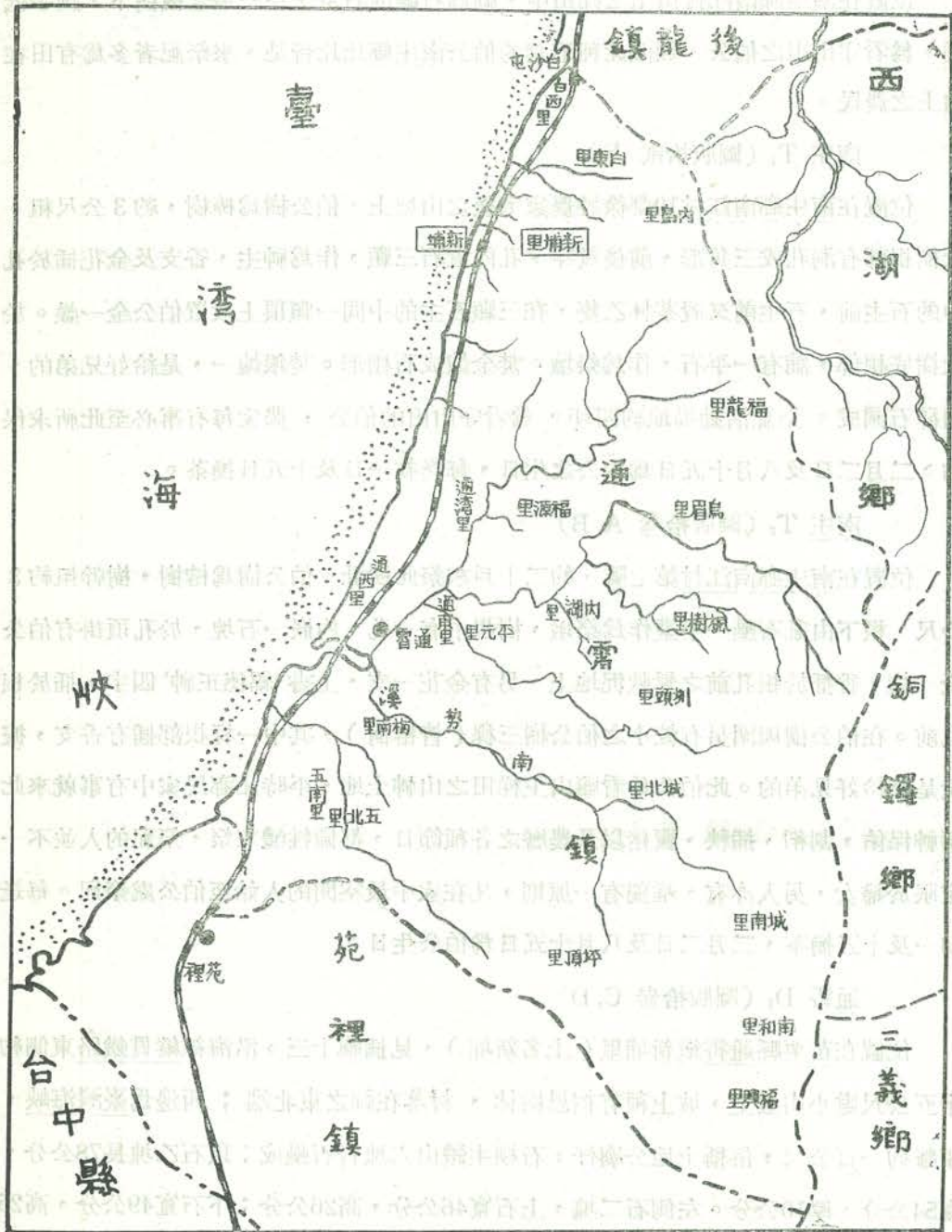
位置在南庄鄉南江村10鄰徐姓農家宅後之山坡上，伯公樹爲樟樹，約3公尺粗，大樹根部有洞孔成三角形，前後貫穿，孔內置石三顆，作爲神主，香支及金花插於孔中的石主前，石主前又置茶杯乙隻，在三顆石主的中間一顆頂上放置伯公金一疊。於大樹底根部，舖有一平石，作爲祭壇。焚金爐成石棚形。焚銀爐一，是給好兄弟的，由碎石圍成。祭祀活動場地約四坪。爲看守山田的伯公，農家每有事必至此祈求保佑。二月二日及八月十五日爲伯公之生日，每逢初一日及十五日換茶。

南庄 T₂ (圖版拾參 A, B)

位置在南庄鄉南江村第七隣，約二十戶來祭此樹社。伯公樹爲榕樹，樹幹粗約3公尺，根下由亂石壘一平臺作爲祭壇，樹根中有一孔，內嵌一石塊，於孔頂掛有伯公金一朶，香插於根孔前之鬆軟泥地上，另有金花一支，上書‘福德正神’四字，插於根孔前。在伯公樹周圍另有較小之伯公樹三棵（皆榕樹），其中一棵根部插有香支，據說是分給好兄弟的。此伯公爲看顧山上梯田之山神土地，平時凡鄉民家中有事就來此祈神保佑，割稻、插秧、賣豬以及農曆之各種節日，都備牲醴來祭，祭祀的人並不一定限於婦女，男人亦有，唯獨有一原則，凡在家中最空閒的人始至伯公處祭祀。每逢初一及十五換茶，二月二日及八月十五日爲伯公生日。

通霄 D₁ (圖版拾參 C, D)

位置在苗栗縣通霄鎮新埔里（土名新埔），見插圖十三。沿海線縱貫鐵路東側約十五公尺處小山坡上，坡上種有相思樹林，村落在祠之東北端；西邊爲臺灣海峽，距離約一百公尺，俗稱土地公廟仔，石棚主體由六塊岩石壘成：頂石乙塊長78公分，寬54公分，厚10公分。左側石二塊，上石寬46公分，高26公分；下石寬49公分，高25公分。右側石二塊，上石寬45公分，高21公分；下石寬46公分，高23公分。後壁石尺寸不詳。祠洞高45公分，寬36公分，深45公分，祠內立一錐形石主高35公分，上寬17



插圖十三 苗栗縣通霄鎮新埔石棚分佈區域圖

公分，下寬 25 公分。祠前地面敷水泥爲祭壇，約二平方公尺，祠之南面，以天然砂岩構築金爐一處。祠頂懸掛紅綵九條，多用墨書寫‘福德正神’字樣，但其中一條寫‘妙手回春’，表示其有治癒疾病之功能。附近地面散置破爛紅綵甚多，表示其祀頗盛，以其位置號稱：‘莊頭土地公’。其未改建爲磚造小祠，據云由於神不願意，擲筊未獲神許，其實因爲民窮，乏資改建。

通霄 D₂ (圖版拾叁 E, 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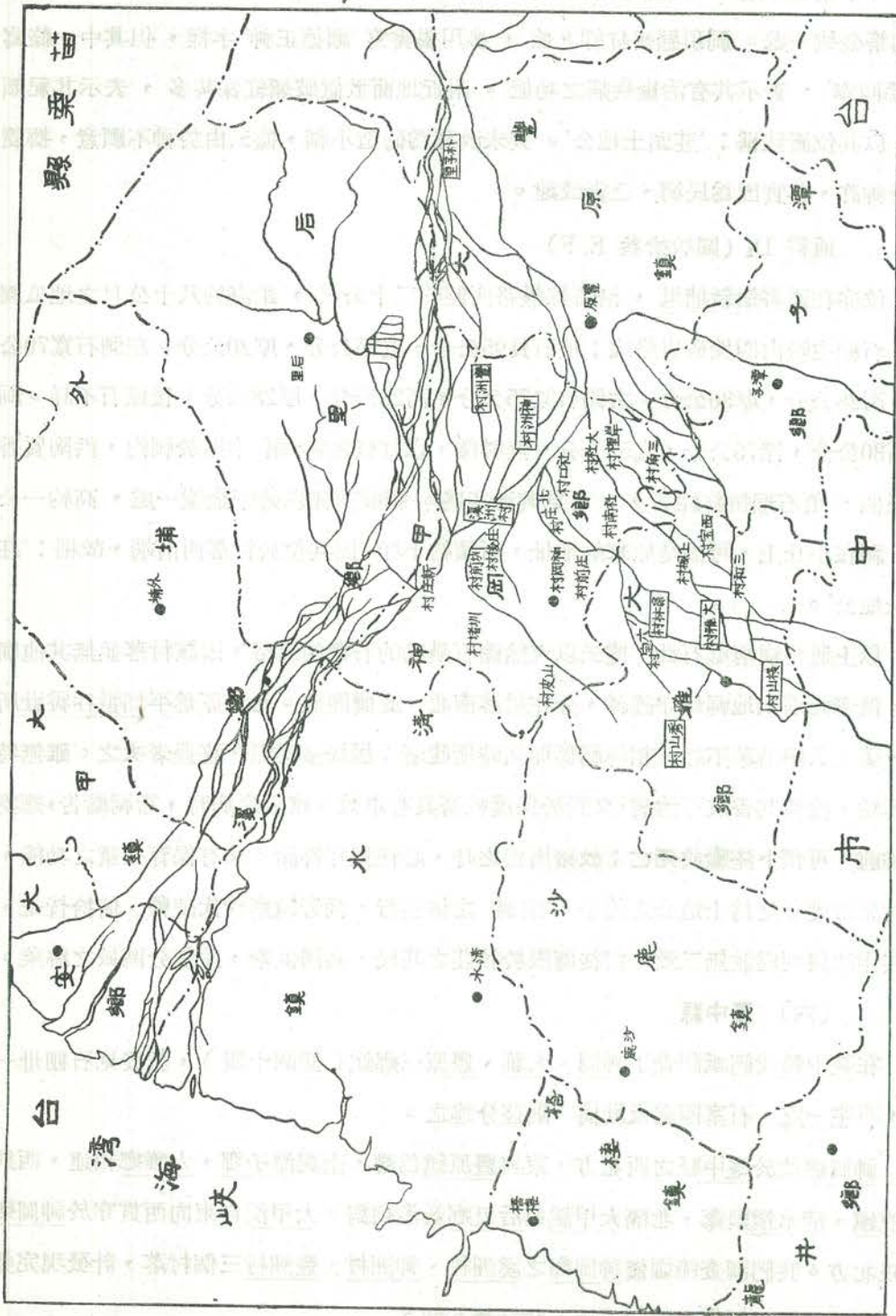
位亦在通霄鎮新埔里，沿海線鐵路西側約二十公尺，距海約八十公尺之地瓜園中。石棚主體由四塊砂岩壘成：頂石長 95 公分，寬 75 公分，厚 20 公分。左側石寬 70 公分，高 28 公分，厚 30 公分。右側石寬 75 公分，高 28 公分，厚 28 公分。後壁石不詳。祠洞高 30 公分，深 75 公分，寬 55 公分。無神像，以紅紙墨書‘福’字貼於祠內，供陶質香爐三個，頂石懸掛紅綵頗多，可見其祀甚盛。祠前南側以磚築金爐一處，高約一公尺。祠在小丘上，可能是原來的地址，面積約十坪。因其位於村落西南端，故稱：‘莊尾土地公’。

以上通霄鎮兩處石社，據云以天然礫石壘成的石棚的風俗，因該村落並無其他廟宇，僅奉此兩土地祠爲守護神，分在村落南北，庇護閭莊。此地原爲平埔番吞霄社所據，漢人入墾沿革不詳，相傳祠係開拓時所建者；居民多業漁，務農者次之。雖無特別靈驗，據傳其香灰可治病，又對於保護牲畜具有卓效。豬罹疾病時，詣祠禱告，擲筊於神前，可預卜痊癒或死亡；故豬出售之時，必往膜拜答謝。又有保育孩童之功能，該村兒童幾乎全爲土地公之義子。‘搶鋼’之俗盛行，祠旁遺棄清代硬幣，俯拾皆是，惟其作法與別處並無二致。信徒僅限於該莊之莊民，共同供奉，並無分區域之跡象。

(六) 臺中縣

在臺中縣我們祇調查了神岡、大雅、豐原三鄉鎮(插圖十四)，就發見石棚卅一處，石主一處，石室四處及社樹一處茲分述之。

神岡鄉位於臺中縣之西北方，東與豐原鎮爲鄰，南與潭子鄉，大雅鄉相連，西與沙鹿鎮，清水鎮緊鄰，北隔大甲溪與后里鄉遙遙相對。大甲溪自東向西貫穿於神岡鄉之正北方。我們調查範圍僅神岡鄉之溪洲村、神洲村、豐洲村三個村落，計發現完整土地祠廿二個，倒塌土地祠三個，共計廿五個。



插圖十四 臺中縣神岡鄉大雅鄉豐原鎮石頭分佈區域圖

溪洲、神洲、豐洲三村，顧名思義，皆為河中之陸洲，大甲溪數條支流，縱貫各村，因之各村迭遭洪水氾濫之災厄，各村境內砂岩石塊比比皆是，經百年來移民墾植，大部份土地已化沙洲為綠洲，農民安居樂業。因之農民家家祀奉土地神，祈神保佑家宅平安，農田少災害，最主要之原因還是藉神之力量來防範水災之侵襲，由於各村到處都能找到大石塊，取材便利，故土地祠修建均以石塊壘之，成多爾門式樣。

土地祠又分公祠與私祠兩種，公祠大半為顧庄頭之土地公，私祠多屬顧田頭之土地公。庄頭土地公，祭祀的人多，祠宇古老，樹木高大，且庄內居民職業繁雜；務農，營商，從公各戶奉祀土地神之態度及要求土地神保佑的事項亦就不同，而顧田頭土地公，奉祀的居民少，以種田為主，除請求土地神保佑家宅平安外，更祈求土地神保佑六畜興旺，五穀豐登。私祠有僅一戶奉祀者，有數戶共同奉祀者之分，數戶共同奉祀一個土地祠之原因大半是因乙、丙、丁……，各戶之田地甲戶之田地附近，而甲戶之土地祠素著靈驗，故齊至甲戶土地祠祭祀，而不在自己田中新建土地祠。鄉人迷信新建土地祠如果地方平安則可，如果發生災變則建祠者必遭災厄無疑，因此私祠多有數戶共同祭祀之現象。

根據報導人宋榮謙（四十五歲）先生稱：“該區磚造小廟所以少之原因，是因為各地方之土地神都能保佑當地平安，而此無人倡議修祠，凡不靈驗之土地祠才有人約邀地方人士看日重修，而土地祠靈驗雖倒塌亦不敢重建”。

以上宋先生報導似與其他各地不同，像桃園縣楊梅鎮太平里之改建磚瓦小廟是因為許願人所求神保佑者土地神均能保佑其實現，而大部份皆因家庭日漸興盛，生活富足，故許願將簡陋小祠拆之而改建磚瓦之小廟，對土地神作為一種敬意，祈神繼續保佑平安，該兩地區人對改建磚瓦小廟之態度迥然不同，由此可見一斑。

神岡鄉溪洲村、神洲村、豐洲村三村，對土地祠之祭祀有共同的禁忌。土地公樹不能砍，斷枝枯枝不能燒，土地祠不歡迎外地人來祭祀，凡來祭祀者需為附近熟識之人方可，鄉人迷信唯恐不熟識之人至土地祠施以法術而使該地區遭受不幸之災厄。土地祠及土地公樹倒塌絕對不能扶起或整修，如一定要加以重建，務必得請村中最年長之老者主其事，年長者不一定會答應主其事（因關係其本身之安危），如答應主其事，則先請日師看日，並經擲筊獲得允准方行，並選擇好的時辰，由老人督工整建，雖然

50公分，厚20公分，寬40公分。右側石乙塊，高49公分，厚15公分，寬42公分。後壁由碎石所壘。無香爐，香插於地上，祠內置酒杯三個，祠洞高50公分，祠微向右傾斜，洞寬30公分，洞深45公分。

據另外一農民報導稱，此二祠係一“公”，一“母”，似不可採信，因陳姓農人謂其不了解當年該區之滄桑史，故譏其為謬說。

二祠均坐西朝東，來祭祀的人以陳、張、王、劉、林各姓居多。該地農田種植煙草、水稻、馬荳薯等。

神岡 D₃ (圖版拾肆 C)

位置在神岡鄉溪洲村豐洲路底與北莊村交界的山坡下公路旁。該處原為河道，現河流已改道，村人遂填土築路使北莊村與溪洲村相連，土地祠面對大路，後有一灌田小圳，小圳沿山而流，祠後小山於半山腰處有大樹乙棵，幹粗約60公分，距祠約一百公尺處為一王姓農家，該祠即為王家所有，為顧田頭的土地公。附近居民有時亦來此祠祭祀，由於祠位於溪洲村通往北莊村公路上坡之中途，故有一種傳說認為此一土地祠實係一守坡之土地公。

祠之主體係由四塊大石所構造：頂石長65公分，寬50公分，厚15公分。左側石乙塊寬35公分，高37公分，厚20公分。右側石寬40公分，高40公分，厚22公分。後壁石乙塊高35公分，長50公分，厚度不詳。祠洞寬45公分，高36公分，深40公分。祠頂覆蓋一塊紅綵，祠中置一香爐，茶杯三隻，竹筭一對，焚金爐在左旁之空地上，祭祀活動場地開濶，調查此祠時，適逢冬至十一月十九日，王姓農民家人來祭祀，見彼等將紅白色之糯米湯圓粘於祠宇之頂石上，和左右側石上，據聞此種儀式是表示對土地公之一種孝敬，大雅，神岡一帶均有此俗，並不將湯圓裝入碗中供於祠內。裝飾的意味尤重，否則就看不出土地公在過節了，逢年過節均有人祭祀。

神岡 D₄ (圖版拾肆 D)

位置在神岡鄉下溪洲村神洲路117號宋厝，宋厝此庄全為宋姓。此“顧庄頭之土地公”，在村長宋木火（七十五歲）之後園大榕樹下，據宋木火老先生稱，該祠為其伯父所建，至今約百年左右，宋厝居民均屬一家，同一祖先，故來祭祀者無外地或外姓人。榕樹支幹交錯，蒼勁有力，祠建於榕樹之氣根下，樹蔭蔽天，祠右側以四塊巨

石圍以短垣與五塊大石所圍之焚金爐相接，祠內無香爐，香插於地上，有一小型二層供臺，上置酒杯六隻，祠前有祭壇，為乙塊扁平石，亦為榕樹氣根所環繞，每逢新年，並於樹幹上掛紅綵懸燈籠。該祠除保護宋厝居民平安外，同時並看管農田，每逢初一或十五日有人來換茶，逢年過節家家來祭祀，土地公生日為二月二日與八月十五日（與前述三祠八月十四日生不同）。溪洲村前年遭葛樂禮颱風侵襲，大甲溪氾濫成災，然該地因有土地公保佑，故受災較輕，祠之頂石乙塊長70公分，寬75公分，厚20公分。左側石乙塊，高32公分，厚20公分，寬55公分，上夾小石一塊於石隙中。右側石乙塊高26公分，厚30公分，寬60公分。上夾小石一塊於頂石之石隙中。後壁石尺寸不詳。祠洞高42公分，寬50公分，深65公分，祭祀活動場地四坪。

神岡 D₅ (圖版拾肆 E)

位置在神岡鄉溪洲村神洲路109號附近之田中，該祠屬宋厝住民宋榮謙（神洲路87號之1）所有，為田頭土地公，專門看顧農田，宋厝居民都是由福建泉州同安縣雙塘邊遷來，除庄內有一庄頭土地公供全宗族奉祀外，田頭土地公僅此一處。宋榮謙父宋炎梓與村長宋木火為同胞兄弟，同屬宋厝之大家，宋炎梓老先生為神岡鄉農會前任理事長，故於其私有田中另置一田頭土地公，凡附近有田之農民不論同姓與否，均可來祠祭祀，每逢初一或十五日換茶，割稻時必須祭祀，逢年過節亦得備置牲醴菓品來祭祀。土地祠建竣距今約五十餘年。土地公生日為二月二日與八月十五日，冬至時祭祀亦頗隆重。

祠坐落於矮小之樹叢中，祭祀活動用地狹小，祠主體是由六塊岩石所構造：頂石乙塊長75公分，寬70公分，厚20公分。左側石二塊上石高15公分，厚20公分，寬75公分；下石高20公分，厚35公分，寬38公分。右側石二塊，上石高10公分，厚15公分，寬16公分；下石高25公分，厚16公分，寬40公分。後壁石一塊不詳。祠洞高38公分，深40公分，寬約38公分。祠內置香爐一個，燒金爐在祠旁之空地上。

神岡 D₆ (圖版拾肆 F)

位置在神岡鄉溪洲村神洲路底，靠近大甲溪沿岸，在鄧登華農民之田中，為田頭土地公，附近有農田在此區域者約十戶，他們的姓氏為陳、林、王、張、吳、鐘、李、楊、梁、鄧等姓，都祭祀此一田頭土地公。土地公生日為二月二日與八月十五兩

日，凡割稻插秧必須祭祀，每月初一日與十五日換茶。土地公除保佑五穀豐收外，最大功能為保佑地方平安，免遭水災之侵襲，祠後土地公樹乙棵，幹粗約70公分。外地人來祠祭祀，當地居民不甚歡迎，因此該祠僅有此十戶祭祀，有土地公樹不能砍不能燒之禁忌，且土地祠如遇天然災害倒塌或變形，無人敢加以修理。

土地祠主體由四塊巨石所構建：頂石乙塊長60公分，寬45公分，厚20公分。左側石一塊高40公分，厚35公分，寬60公分。右側石乙塊高35公分，厚40公分，寬59公分。後壁石一塊65公分。祠洞寬40公分，高39公分，深60公分。祠內無香爐，香插於泥地上，供有酒杯三隻，燭台一對，焚金爐在祠右側之空地上，祭祀活動場地開濶約四坪左右。

神岡 D₇ (圖版拾伍 A)

位置在神岡鄉溪洲村神洲路土名大分之地點，為田頭土地公，該處土地祠計二座間隔未及一公尺，中種青竹一行分隔兩祠，現該二處多爾門均已塌毀，鄉人因忌於迷信無人敢重加修理，任其自然傾倒。祭祀此祠者有陳、王、張三姓十五戶農民。兩祠雖已無頂，然香火仍同往昔一樣，右邊祠前置石質方形香爐一個，左側祠則無香爐，香插於地上，焚金爐在左祠前用岩石所圍，環祠左右青竹茂生，青竹林後有朴仔老樹乙棵為土地公樹，祭祀活動場地約一坪左右。

神岡 D₈ (圖版拾伍 B)

位置在神岡鄉溪洲村神洲路110號附近之農田中，為田頭土地公，距祠一百五十公尺處為農家住宅，土地祠前二公尺處有大樹一棵稱之為土地公樹，幹粗約100公分。土地祠主體由四塊岩石所壘建：頂石乙塊，長65公分，寬45公分，厚12公分。左側石乙塊高38公分，厚15公分，寬45公分。右側石高35公分，厚30公分，寬50公分。後壁石乙塊尺寸不詳。祠洞高35公分，寬30公分，深55公分。祠內置刻有福德正神香位石碑乙塊，高約30公分，寬10公分，碑前有香爐一個。焚金爐在祠之左前方，以小石圍成，土地祠前平鋪二塊大石作為祭壇。每逢八月十五日為土地公生日，土地祠除保佑家宅平安並保佑農穀豐收，土地公樹不能砍，不能燒，每逢初一，十五日換茶，僅一戶農民祭祀，祭祀活動場地約三坪。

神岡 D₉ (圖版拾伍 C)

位置在神岡鄉溪洲村神洲路75號屋旁，土名糖舖，為一顧庄頭的土地公。糖舖住民約45戶200餘人，都祭祀此一土地公，居民大部份姓王、楊、吳、林、陳、張、羅、邵等姓，其中以王姓居民最多。每年之二月二日，八月十五日為土地公生日。逢年過節家家都具備牲醴來祭祀，多則五牲，少則三牲，每逢初一日與十五日換茶。土地祠之壘建迄今約百年左右，昔年因大甲溪常氾濫，故庄內居民乃壘建土地祠，祈神保佑居民平安。凡庄內居民有事，賣豬、經商、收穫、播種，都各備牲禮來祭祀。

土地祠壘建於一幹粗2公尺之老朴仔樹隆起的樹根下，坐北朝南，祠體由四塊岩石壘砌：頂石長65公分，寬50公分，厚13公分。左側石高40公分，厚25公分，寬60公分。右側石乙塊高40公分，厚20公分，寬60公分。後壁石不詳。土地祠洞深60公分，高50公分，寬30公分。祠內供有錐形石二顆，據稱（邵姓農民報導）此為土地公與土地婆。祠內置香爐二個，一石質雕刻爐（較大者）一為磁盆（較小者）。祠之周圍另壘以巨石數塊，焚金爐在祠之左側，祠前祭壇由水泥修砌。祭祀活動場地約佔四坪。

神岡 D₁₀ (圖版拾伍 D)

位置在溪洲村豐洲路217號之菜園中，菜園屬陳姓農民所有。祠為顧庄頭的土地公，約二十戶農民祭祀，祠壘建在刺竹林下之堤坎上（種刺竹是為了防風）。祠前沿堤有排水溝，後隔刺竹防風林為種植水稻之農田。祠體是由四塊巨大岩石壘建：頂石在刺竹根下，長85公分，寬65公分，厚20公分。左側石高40公分，厚35公分，寬60公分。右側石高45公分，厚30公分，寬70公分，突出頂石外緣。後壁石乙塊不詳。祠洞寬50公分，高55公分，深60公分。祠內置磁質釉彩土地公像一尊，石質雕刻香爐一。燒金爐在祠前，土地公生日為二月二日與八月十五日兩日，農民尤重視八月十五日之祭祀，逢年過節都有祭拜，過年時並加掛紅綵。祭祀活動場地約二坪。

神岡 D₁₁ (圖版拾伍 E)

位置在神岡鄉溪洲村土名中寮庄的田地中，此田屬溪洲村村長之長子所耕，但附近另有七八戶農民皆來此祭祀，楊姓與王姓較多。祠後土地公樹乙棵，業已枯萎，另有柿仔樹二棵亦種於祠後，枝葉茂盛，附近農家凡有事都來此祠祭祀。祠已略微傾塌，頂石自左右向中間滑落，祠中另有小石一塊在內支撐，該區因有土地祠倒塌不能修理

之禁忌，故無人敢主其事將祠整修，任其自然塌陷。祠頂雜草叢生，祠左後方為農家堆壘之草堆，焚金爐在祠前。農曆二月二日，八月十五日為土地公生日，每月之初一及十五日換茶，逢年過節均祭祀之。祠體由四塊岩石所壘建：頂石乙塊長60公分，寬35公分，厚11公分。左側石乙塊高45公分，厚14公分，寬50公分。右側石乙塊高45公分，厚15公分，寬70公分。後壁石不詳。祠洞寬55公分，高30公分，深50公分。祠內地基鋪扁平石乙塊，上置香爐乙個，祠前置酒杯三隻。該土地祠為田頭土地公。

神岡 D₁₂ (圖版拾伍 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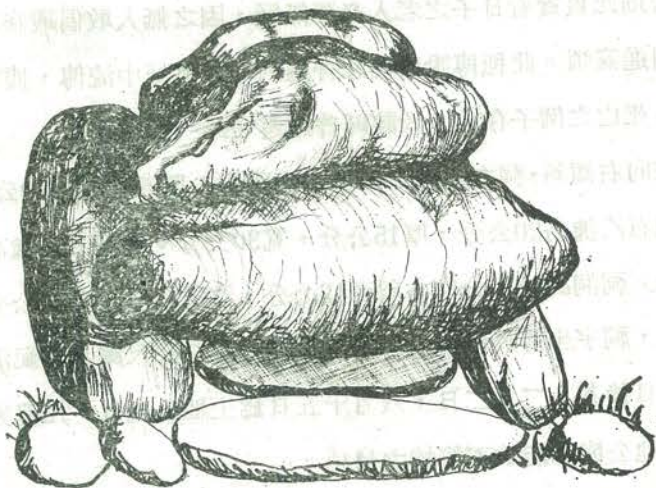
位置在神岡鄉溪洲村中寮庄為庄頭土公，約60餘戶祭祀。楊、陳、王、張、何等姓都有，其中以楊姓最衆，大部份居民皆為漳州西河遷來。庄內居民人多，耕田與經商者皆有，因此祈神保佑之事節亦就有所不同，營商者如欲開設小店，事前必須徵得土地神之允許，生意方能興隆，財源方會茂盛。出外經營生意者行前亦需來土地祠祭祀，以後即不必再回庄內祭拜。平常庄上居民凡有事皆可來祭，像小兒受驚，寫一紅色保佑平安字條持之至土地祠前祭祀，則可獲得土地神之保佑。賣豬，收割都得來祭。土地神主要之功能在於防範大甲溪溪水之氾濫，保佑庄上人民之生命財產。土地祠有頭家以擲筊輪流充任之，頭家負責每年八月十五日土地公生日及農曆新年掛紅綵之責。過去並須負責於主要祭日之演戲事宜，現已無此現象。

土地祠壘建約有一百四十年之歷史，坐西朝東，在乙棵幹粗約5公尺之巨榕下，祠由四塊岩石所壘建：頂石乙塊長60公分，寬40公分，厚15公分。左側石乙塊高25公分，厚15公分，寬30公分。右側石乙塊高30公分，厚10公分，寬35公分。後壁石嵌於榕樹之氣根中，尺寸不詳。祠洞高25公分，寬45公分，深30公分。左右二側石皆為榕樹氣根所盤繞，祠內置石質雕刻香爐乙個，另有木製小几一個，上置酒杯三隻，內盛清水，焚金爐在祠之右旁樹根下，該祠後之榕樹鄉人稱之為土地公樹，有不能砍燒之禁忌，土地祠倒不能整修之禁忌亦在此流傳，且忌外地人接近土地祠。紅綵掛於樹幹上。

神岡 D₁₃ (圖版拾陸 A)

位置在神岡鄉神洲村豐洲路199號，由神洲站(客運車)下車往前走五十公尺轉入村路。土地祠即修建於李水來田中的防波堤上，李水來現年約七十餘歲，五十多

年前建此祠，相傳五十餘年前該地大甲溪氾濫，李恐自家田園遭受水浸，故修堤防以禦水災，並於堤上以巨石壘建土地祠一座，加以祭祀，祈神保佑平安，而後雖曾多次遭遇大水，然得神佑，水從未淹過堤防，數十年來相安無事，民國四十七年八月七日水災，據稱大水亦僅及堤而退，並未遭受損害，故該祠頗著靈驗之名。土地祠建於一叢樹林中，祠左側有朴仔樹乙棵，右側為相思樹乙棵，祠後朴仔樹及相思樹各乙棵均粗約 1.5 公尺。土地祠建於一高約 80 公分之石塊上，坐西朝東。祠頂石二塊成前後排列：前石長 125 公分，寬 45 公分，厚 40 公分；後石長 75 公分，寬 30 公分，厚 15 公分。如插圖十六。



插圖十六 神岡鄉神洲村豐洲路 199 號防波堤上之石棚頂石

左側石乙塊高 25 公分，厚 20 公分，寬 80 公分。右側石乙塊高 30 公分，厚 15 公分，寬 75 公分。後壁石乙塊高 30 公分，厚 15 公分，寬 60 公分。祠洞高 18 公分，寬 65 公分，深 85 公分。壘祠石雖大，然室內矮小，祠內供奉天然錐形石乙顆如 '0' 形，內置香爐一，祠前鋪扁平石一，上置酒杯三隻，焚金爐在祠前之空地上，祭祀活動場地約四坪。該祠雖為李水來家族祭祀，但外姓農家居於附近者亦可來祭，公樹不可砍伐焚燒，每逢初一和十五日換茶，逢年過節祭祀，農曆二月二日，八月十五日為土地公生日，祭祀較為隆重，為“顧田頭的土地公”。距李水來之土地祠 30 公尺處有一多爾門式小祠，據說已被大水沖失，現已改用水泥砌成小廟，並髹以油漆。祠後種植許多熱帶植物，李宅即建於此一花園中。

神岡 D₁₄ (圖版拾陸 B)

位置在神岡鄉神洲村神洲路 61 號附近之田中，為田頭土地公，祠坐落於朴仔樹下，鄉人稱此樹為土地公樹，坐北朝南，祠之右側已傾塌，該祠為何人所建已不可考。唯據村人稱大約在清光緒30年時已有此祠，此係根據推斷而來，清光緒30年時，附近移入墾植之農民日衆，至今已有20餘戶，大部份姓江、林、陳、蔡、王等姓，都奉祀此一土地祠。傾塌祠之右側，無人敢予以扶正整理，據江姓農民稱修祠並非絕對不可行，而是鄉人都怕自身找到麻煩，故無人敢提議修理。如欲整建必先請得奉祀此祠之廿戶農民中最年長者來看“日子”，日子看好方糾工修建，整建完畢如該區能平安無事則可，否則此負責看日子之老人必死無疑，因之無人敢倡議修祠，任其自然傾倒，以免自身引進麻煩。此種傳說與禁忌普遍的在此區域中流傳，據說實在是因為有倡議修祠的老人死亡之例子存在，故該區普遍遵守此一禁忌。

土地祠自左向右傾斜，祠之主體由四塊岩石所壘：頂石乙塊長40公分，寬40公分，厚15公分。左側石乙塊高20公分，厚15公分，寬30公分。右側石乙塊高25公分，厚10公分，寬30公分。祠洞高18公分向右斜至12公分，寬31公分，深40公分。祠之頂石後方壓有岩石一塊，祠宇坐落於田埂上，焚金爐在祠前三公尺處，祭祀活動場地二坪。每逢初一，十五日換茶，二月二日，八月十五日為土地公生日，凡農家有事均至祠前祈神保佑，有土地公樹不能砍不能燒之禁忌。

神岡 D₁₅ (圖版拾陸 C)

位置在神岡鄉神洲村神洲路，為庄頭土地公，祠堆壘於一棵苦苓老樹下，祠之主體由八塊岩石所壘成，計頂石二塊，左側石二塊，右側石三塊，後壁石乙塊，祠之左側另有岩石多塊，靠祠堆壘一旁，焚金爐在祠口之左前方，由堆壘的岩石所圍。祠坐南朝北，祭祀活動場地開濶約四坪。環祠之周圍約有廿戶農家居住於附近，祠正前方十公尺處，有二戶農家為最靠近土地祠之住戶，廿戶農民中大部份皆姓陳、紀等姓，祠之壘建迄今約百年左右。庄內居民平時有事皆至此祠祭祀，每逢二月二日，八月十五日為土地公生日，農民皆舉行盛大之祭儀，初一和十五日村民有換茶之習，農曆的廿四節氣幾都有祭祀之活動，割稻，插秧，賣豬都來祠祭祀，土地公樹不能砍，不能燒，該祠保佑廿戶農民之平安。祠由正面看頂石二塊：前石長50公分，寬28公分，厚10公

分；後石長 65 公分，寬 40 公分，緣厚 8 公分。左側石二塊：前石高 40 公分，厚 25 公分，寬 50 公分，後石不詳。右側石三塊：前石高 30 公分，厚 25 公分，寬 20 公分；中石及後石不詳。後壁石乙塊尺寸亦不詳。祠洞高 25 公分，寬 30 公分，深 65 公分。祠前於隆起之樹根旁置香爐一個，苦苓樹枝幹錯雜繁茂。

神岡 D₁₆ (圖版拾陸 D)

位置在神岡鄉神洲村神洲路 165 號，為田頭土地公，祠坐落於田中之朴仔樹旁，祠頂已傾塌，來祭祀之農民僅四戶，為陳、王、張、林等四姓，祠為名陳朝者所建，近已去世，祠主體由四塊岩石所壘：頂石傾塌於祠，中央，長 55 公分，寬 60 公分，厚約 12 公分。左側石高 35 公分，厚 20 公分，寬 50 公分。右側石高 30 公分，厚 25 公分，寬 60 公分。後壁石高 30 公分，厚 20 公分，寬 40 公分。祠前有長 65 公分，寬 60 公分之扁平石一塊鋪於祠前，作為祭壇，香插於頂石前之地上，該祠毀於天然之災害，祠雖傾倒然香火仍然不斷，來祭祀之農民無人敢倡議重新壘建，蓋此地有倒塌土地祠不能修之禁忌，村人因怕麻煩沾惹己身，故無人敢議此事。祠旁大小朴仔樹計六棵，祭祀活動場地約二坪。二月二日及八月十五日為土地公生日，逢年過節均有祭祀之活動。

神岡 D₁₇ (圖版拾陸 E)

位置在神岡鄉神洲村神洲路 65 號之宅院外，為田頭土地公，僅張、李、林、黃四戶農家祭祀此祠，祠之左後方有朴仔樹乙棵，在一叢刺竹林中，面祠有村路一條通往神洲路大路，右前方即為水田，後為張姓農家。祠體由四塊巨石所壘，左右側石皆為長形巨石，頂一塊僅搭蓋左右側石之二分一，左右側石一半暴露於外。頂石長 85 公分，寬 40 公分，厚 25 公分。左側石乙塊高 50 公分，厚 40 公分，寬 80 公分。右側石一塊高 55 公分，厚 50 公分，寬 95 公分。後壁石乙塊高 45 公分，厚 40 公分，寬 100 公分。祠洞寬 50 公分，高 48 公分，深 45 公分。左右側石自頂石覆蓋處向外延伸約 40 公分。祠內置一高 20 公分之錐形石主乙顆作為土地公之金身，石主前置香爐一，茶杯一。祠前鋪扁平石板一塊作為祭壇（插圖十七）。

土地祠除保佑四戶居民之平安外，主要功能為看守田間之農作物，並有防禦水災侵襲之功能。祭祀活動場地約一坪左右，農曆初一及十五日有換茶之俗，逢年過節都



插圖十七 神岡鄉神洲村神洲路65號宅院外之石棚

有祭祀，土地公生日為二月二日及八月十五日，有土地公樹不能砍燒之禁忌，並忌諱外地人至祠之附近觀察與祭祀，因農人怕外來人沾辱了神明，而使該處居民遭受災厄，土地公無法保佑，因之對外來人不歡迎接近土地祠。

神岡 D₁₈ (圖版拾陸 F)

位置在神岡鄉神洲村神洲路林阿送宅之後院，林姓農民係客家人，然居於該地已數十年，幾被閩南人所涵化，講閩南話，偶爾也加雜幾句客家話，生活似較附近之閩南人為苦，據稱林阿送建壘此祠已十餘年，建祠之目的，是爲了防止水災，據林阿送之母親稱，自從建好土地祠後該地一直平安，而水患絕跡，未造祠前該地常遭大甲溪氾濫之洪水淹浸，故林家甚感激土地公保佑之恩德，林阿送已於二年前去世。林宅後院種蔬菜，土地祠在一棵小苦苓樹下，苦苓樹下即爲亂石堆，祠主體由四塊岩石所壘建：頂石乙塊長65公分，寬45公分，厚10公分。左右側石各乙塊高約35公分，厚14公分，寬40公分。後壁石不詳。祠洞寬35公分，高30公分，深60公分。祠內置一高約28公分，寬約25公分之圓形石主，作爲土地公之金身。祠中央置方形石質香爐一個，洞口置磚一塊上放茶杯三隻，於祠前60公分處地上鋪有扁平石乙塊作爲祭壇，祭祀活動場地約四坪。祠之正前方爲刺竹防風林所環繞。僅林家一戶祭祀，祭祀活動於

每年的年節行之，初一、十五換茶，土地公生日與他祠同，均為二月二日及八月十五兩日，該祠不歡迎外地人接近，筆者探訪該祠曾引起林家上下莫大之恐慌，經響導解釋後，始獲准拍照，測量。

神岡 D₁₉ (圖版拾柒 A, B)

位置在神岡鄉神洲村神洲路五股庄，為庄頭土地公，五股庄內居民皆來祭祀。自祠之創建迄今約80年左右，祠壘建於防風林之堤下，近年來庄內居民始釀資將祠之週圍用水泥加工修砌，使之堅固。祠後有竹林一叢，左側有苦荬小樹二棵，坐落於農家之後院，該祠為所發現石棚之土地公中較為高大的一個。祠頂石乙塊長125公分，寬55公分，厚20公分。左側石乙塊高65公分，厚40公分，寬65公分。右側石乙塊高65公分，厚30公分，寬65公分。後壁石乙塊，約70公分見方。祠洞高70公分，寬65公分，深70公分。祠內置石三顆作為神主，一顆長形成彎曲狀，一顆略成方形，一顆較小成橢圓形。祠前用水泥砌四方形祭壇一，焚金爐在祠之右側，祭祀活動場地開闊。土地祠周圍環境欠整潔，農家堆肥堆及稻草堆，堆置於左右，且家禽飼養於祠之附近。凡割稻，賣豬以及家中發生大小事都必至祠祭祀，祈神保佑豐收，賺錢，平安。初一，十五換茶，逢年過節更予以盛大之祭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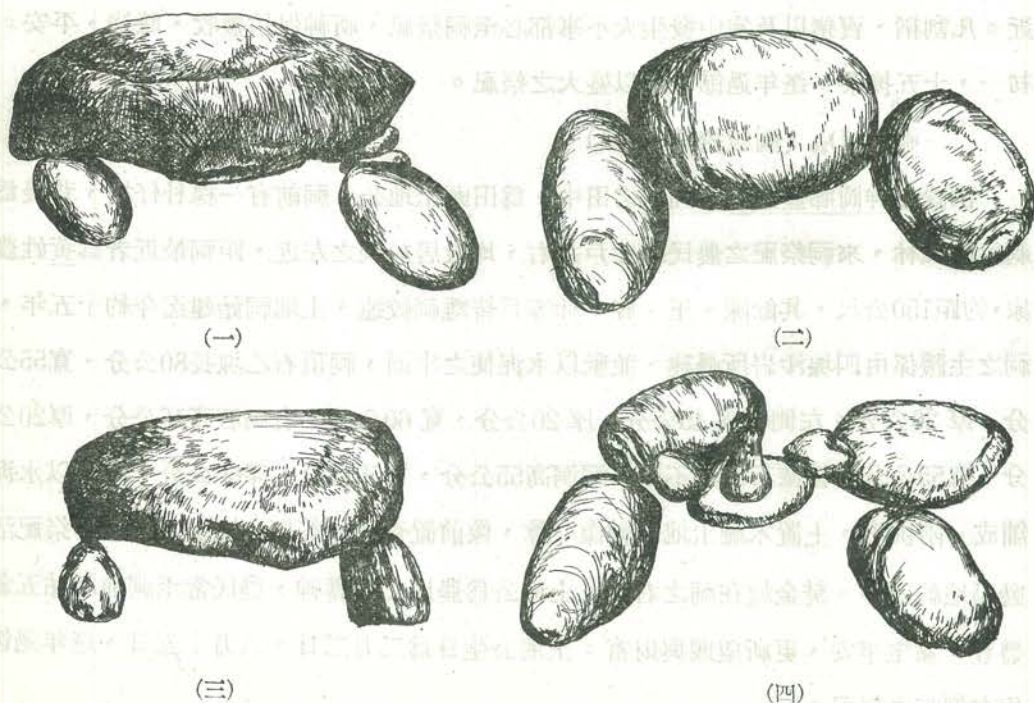
神岡 D₂₀ (圖版拾柒 C, D)

位置在神岡鄉豐洲村神洲路之田中，為田頭土地公，祠前有一棵朴仔樹，背後為刺竹防風林，來祠祭祀之農民約七戶左右，均散居於祠之左近，距祠最近者為黃姓農家，約距150公尺，其餘陳、王、曹、林等戶皆離祠較遠，土地祠始建迄今約十五年，祠之主體係由四塊沙岩所壘建，並敷以水泥使之牢固，祠頂石乙塊長80公分，寬55公分，厚20公分。左側石高45公分，厚20公分，寬60公分。右側石高46公分，厚20公分，寬55公分。後壁石乙塊不詳。祠洞高55公分，寬55公分，深60公分。祠內以水泥舖成一階供案，上置木雕土地公神像一尊，像前置香爐，茶杯，燭臺各一個，祭祀活動場地約四坪。焚金爐在祠之右側。土地公為農民之守護神，農民常至祠前祈祐五穀豐登，家宅平安，更祈望賜與財富。土地公生日為二月二日，八月十五日，逢年過節均有例行之祭祀。

神岡 D₂₁ (圖版拾柒 E, 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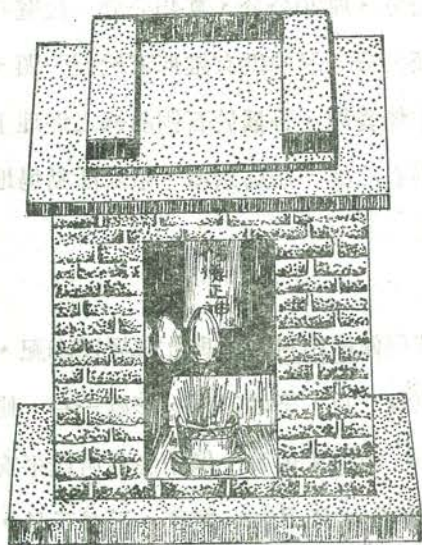
五、位置在神岡鄉豐洲村神洲路田中，為田頭土地公，坐落於朴仔樹叢下，約十戶農民祭祀，祠之四週皆農地，種植蕃茄、馬荳薯、豆子、地瓜等作物。農人信奉甚篤，不歡迎外地人來祠之近前，蓋彼等迷信外人會作祟，使土地公喪失護祐村庄之靈力，對外地人之來到祠前村人均甚畏懼。土地祠建於亂石堆上，石棚低矮，頂石一塊長55公分，寬50公分，厚15公分。左側石一塊高28公分，厚23公分，寬40公分。右側石一塊，高30公分，厚17公分，寬42公分。後壁以小塊石壘成，尺寸不詳。祠洞高30公分，寬30公分，深45公分。祠內置紅磚二塊，中夾香爐一個，祠前舖以扁平石二塊，其一上置茶杯三隻，其一作為祭壇，焚金爐以石塊圍壘於石棚前，祭祀活動場狹小約一坪。初一、十五來祭祀的人換茶，逢年過節村人皆備豐盛之牲醴來祭，二月二日及八月十五日為土地公生日，農民信仰之態度篤誠。

我們在神岡鄉的溪洲、神洲、豐洲三村，共調查到二十六處石棚土地公，上面祇敘述了二十一處，其中溪洲村十二處，神洲七處，豐洲兩處，還有四處也都是溪洲村的：(一)在村之神洲路106號附近地名大埔角的田頭土地公，石棚已傾斜。(二)豐洲路100



插圖十八 (一)溪洲村神洲路 106 號大埔角田頭石棚，(二)豐洲路 100 號叢竹林中石棚，(三)中寮庄田頭石棚，(四)神洲路 3 鄰附近石棚。

號附近之叢竹林中，亦業已傾倒。(三)中寮庄之田中爲田頭土地公，祠之頂石爲一大塊板狀石，長 75 公分，左右側石皆爲塊狀小石。(四)神洲路 3 鄰附近，石棚已毀於葛樂禮颱風。以上四處已毀其三，爲節省篇幅，不再細述，附誌於此(插圖十八)。(五)中寮庄之橋頭，原爲石棚，爲把水口土地公。近因自中寮庄通往溪洲村的水泥中寮庄橋修好後，庄民始出資將石棚改建爲小磚廟(插圖十九)。將原先祠內三顆錐形石神主移入新建之廟內(插圖二十)。



插圖十九 由石棚改建之小磚廟



插圖二十 移入磚廟內之三顆石主

大雅鄉在神岡鄉之南，臺中市北，東鄰潭子鄉，西接沙鹿鎮。全鄉共分大雅、橫山、香山、員林、六寶、三和、西寶、上楓八村。鄉內居民多數自福建的漳泉二州遷來，人數漳州人約佔四分之三，而以張姓爲大姓，幾佔鄉民半數以上。除鄉公所所在地大雅村有縱橫街道二條外，其餘各村皆爲農田，經商者多數居大雅村，農民則散居大雅村外各村，作物一年三熟，種稻二次，麥一次。全村居民絕大多數信奉媽祖，鄉內有媽祖廟永興宮(又稱四媽祖廟)一所，新近翻修落成，已有二百八十餘年歷史，鄉民除奉祀土地公外，普遍的信奉媽祖。此次祇調查了大雅、橫山、秀山、員林四村，計有石棚三，石室三，大樹土地公一處，茲分述之。

大雅 D₁ (圖版拾捌 A, B)

位置在下橫山村永和路70號，張烈炬農家之水田中，距祠一百公尺處爲張烈炬宅

第，祠之周圍有田埂環繞，祠後一公尺處有小木棉樹乙棵，祠即在此木棉樹下，坐西朝東，僅張姓一家奉祀，為顧田頭的土地公，每月之初一日和十五日換茶，三月二十三日媽祖誕辰及八月十五日土地公生日，祭祀供品較為豐盛，其他年節日亦祭，割稻，插秧，賣豬時均有祭祀，目的是為祈求神明保佑豐收，賣豬賺錢。張姓農家田地四周均由防風林（竹林）圍繞，自成一獨立之農莊，與外界隔絕，土地祠修建之歷史約在七十年左右。祠由四岩石所壘建：頂石長45公分，寬45公分，厚15公分。左側石高25公分，厚24公分，寬42公分。右側石高25公分，厚20公分，寬45公分。後壁石乙塊尺寸不詳。祠堂洞寬40公分，高25公分，深25公分。洞內供有錐形天然石一顆，作為土地公之神主，高18公分，底寬16公分。祠中無香爐，香插於石棚前緣之泥地上，焚金爐在祠之右前側，由小石所圍，祠前有偏平石乙塊，作為祭壇，祭祀活動場地狹小僅一坪左右。

大雅 D₂ (圖版拾捌 C, D)

位置在橫山村，永和路60號附近大路邊，該祠僅橫山村八鄰與九鄰居民奉祀，坐落於八鄰區內，八鄰居民計14戶，張姓八戶，陳姓二戶，王姓二戶，李姓一戶，楊姓一戶，據報導人楊廷海（廿餘歲）稱，此祠為顧庄頭的土地公，保佑庄內居民平安，凡該村居民皆可來祭，每個月之初一及十五日換茶，正月初一新年，二月二日，三月廿三日媽祖誕辰，五月五日，七月十五日，八月十五日，冬至，此兩鄰居民皆來祭祀。其中二月二日與八月十五日為土地公生日。平時割稻及割麥播種插秧或是賣豬時都有村民來祭祀土地神，以求土地神保佑豐收或賺錢，祭時供品三種，即鴨乙隻，豬肉乙塊，豆腐干或是雞蛋各乙種。過年時有給土地公掛紅綵之俗，但村中如有人家辦喪事，為了避諱亦貼乙一吋寬、三吋長小塊紅布一方於土地祠上，表示對地方守護神之一種敬畏，深恐因喪事而褻瀆了土地神。

祠在一高約10公尺幹粗約120公分之相思樹下，祠之主體由三塊天然砂岩所構成，內供有天然石一塊高25公分，寬20公分作為神主（金身），上用墨書福德正神四字，據報導人楊廷海稱，該祠原本無石棚，僅有石主乙顆，十餘年前始由村人加蓋石棚，將石神主置入石棚內，祠之頂石長20公分，厚15公分，寬20公分。右側石高38公分，厚20公分，寬45公分。左側石高38公分，厚25公分，寬45公分，後壁石皆由小塊碎石

所壘。祠洞高40公分，寬40公分，深45公分。祭祀活動場地開濶約6坪，無祭壇，祠內置香爐一隻，茶杯三個，祠在公路邊上，靠近農民楊廷海家屋。

大雅 D₃ (圖版拾捌 E, F)

位置在秀山村，通山路3號，張姓農民宅院外，靠近刺竹圍籬之田邊小路上，是一顧田頭的土地公，為張家私有之守護神。張姓農民六兄弟，現已分家，仍居於同一大莊院內，平時祭祀僅張氏一個家族，外人殊少來祭。距此祠約50公尺處有一磚瓦小廟，為秀山村公有之土地廟，村中居民有事皆至該廟祭祀，此張氏家族田頭土地祠，每逢年節均祭祀，平時插秧播種亦祭祀，以求土地神保佑農田收成好，宅第平安。初一及十五換茶。

祠之主體由四塊砂岩所構：頂石乙塊長50公分，寬28公分，厚18公分。左側石乙塊高22公分，厚20公分，寬30公分。右側石高29公分，厚17公分，寬30公分。後壁石乙塊尺寸不詳。祠洞高22公分，寬25公分，深30公分，祠宇低矮，左側為水田，右側為刺竹圍籬，後方20公尺處有臺糖公司往林厝之小火車軌道一條。祠坐南朝北，祭祀活動場地狹小約一坪，祠中置有木雕土地神金身一尊，前置紅磚乙塊作為祭壇，無茶杯及香爐，香插於地上，焚金爐在左側之田埂上。

大雅 H₁ (圖版拾玖 A, B)

位置在大雅村中和路16號附近，靠近張財農民宅第，附近農民約20戶左右均奉祀此一土地祠，是為顧庄頭之土地公，該祠由數塊巨石所壘，村中居民近年來生活日漸改善，遂有人倡議改建磚廟，經擲筊，土地神不允將原來石棚拆除，僅允准在石棚外加蓋一間磚瓦小廟，今年初由頭家擇吉日破土興工，加蓋成一高1.5公尺，寬1.9公尺之磚瓦小祠。土地祠坐落於防風林邊（刺竹），坐南朝北，祠後有朴仔樹乙棵，祠前為灌田小圳，環繞田間，石棚由五塊天然岩石所壘，石均成塊狀。頂石長60公分，寬90公分，厚28公分，石自前端向後伸延。左側石二塊，前石高35公分，厚30公分，寬40公分；後石高40公分，厚35公分，寬45公分。右側石高40公分，寬40公分，長80公分。後壁石一塊尺寸不詳。石洞高40公分，寬45公分，深85公分。祠內置香爐二個，竹筊一對，焚金爐在祠之左前側，用磚砌成。祭祀用地約4坪，祠坐南朝北，二月二日與八月十五日為土地公生日，每逢初一，十五由來祭祀者換茶，凡屬節氣之日均要

祭祀，其中尤以三月廿三日大雅永興宮媽祖誕辰，冬至祭祀較為熱鬧。媽祖生日在早先有演布袋戲之事。近年來始不演戲。

大雅 H₂ (圖版拾玖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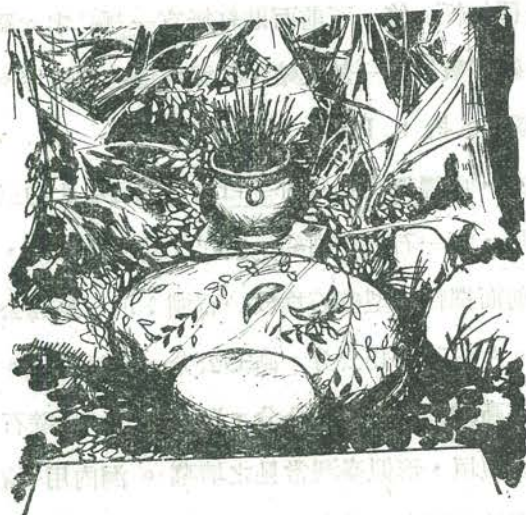
位置在大雅鄉員林村內，該處地段幾鄰不詳，此祠係經變造，祠頂原為石塊，但經葛樂禮颶風沖毀流失，現居民於左右側石上加砌一水泥薄頂，仍具多爾門之形狀。祠內供奉天然錐形石一顆，作為土地公神主，祠之左右側基石均為岩石，大塊石加壘小塊石，據聞此祠壘建約十餘年，祠坐落於農家院中，為田頭土地公，僅三戶奉祀，王、張、劉姓各一戶，祠前臨一灌田小渠，後有朴仔樹一棵，但不高大，土地祠左側下石厚20公分，高29公分，寬40公分。右側石厚22公分，高30公分，寬43公分。後壁石不詳。神主高15公分，寬12公分。祠洞高35公分，寬40公分，深45公分。內置香爐一個，酒杯三隻，祭祀活動用地狹小，幾無容身之地。焚金爐在右側。凡家中有事或收穫賣豬及年節均來祭祀，無外地人來此祭祀，土地公生日二月二日，八月十五日。

大雅 H₃ (圖版拾玖 D)

位置在大雅鄉秀山村，祠宇低矮古雅，由石板雕製而成，祠門二側雕刻對聯業已剝落，祠對面有一棵土地公樹，來此祠祭祀之居民約三個鄰，祠內置香爐一個，茶杯三隻，竹筭一對，祠前亦插有香支，據報導人楊廷海稱該祠之歷史約七八十年左右，來祭祀的人很多，每年之新年，元宵，五月五日，八月十五日，十一月廿三日都舉行盛大之祭祀，村中農民家家備牲醴來祭。

大雅 T₁ (圖版拾玖 E, F)

位置在大雅鄉大雅村民生路40號之田中，大樹枝幹蒼勁有力，閩南話稱此樹為 *tc'ingŋa*。樹主幹周圍約六公尺粗，氣根盤繞於樹身。鄉人稱此樹為土地公，樹下用水泥支柱搭建一平頂小棚，並於樹根處置一香爐及竹筭（插圖二十一），以石壘成一小形的石棚為焚金爐。來祭祀之村民多為附近之農民，以張、陳、廖等姓居多。平時像家庭中孩童生病，發育不良等，來此焚香祈禱可保無虞，農民插秧，割稻亦多備牲醴來此祭樹。一般之鄉民認為樹木愈大愈老，則愈具神明，祭祀香火愈盛則愈靈驗。有樹不能砍，不能燒之禁忌。



插圖二十一 大雅鄉大雅村民生路40號樹社之神位

以上雖祇敘述大雅鄉七處之社，但石棚，石主，石室，樹社四種形式俱備。如 D_1 ， D_2 ， D_3 都是典型的石棚，且其中有神主，均採自然石，由石上墨書的，到木雕的神像，可以代表自石主演進到神像的步驟。至於石室 H_1 雖是磚砌的廟宇，但在石棚上加蓋小屋，是由石棚演變成小廟的過程形式。 H_2 祇有頂石，換成薄水泥板，屋壁仍保存石棚原來的壘石。 H_3 可說是用石琢砌的小廟，真是名符其實的石室了！又 T_1 是大樹土地公，保存最原始社之形制的樹社，小的石棚，用作焚金爐。可見臺灣的多爾門，有土地公，有應公和焚金爐三種不同的功用。

豐原鎮在臺中縣之西北，神岡鄉之東，縱貫鐵路所經過，我們祇調查的朴子里，即在鐵路沿線。朴子里土名朴子口，此莊人口約一百戶，林、張、陳等姓居多，均係閩籍。地原為平埔番 Pazehe 族所居，叫做朴子離社，屬於岸裏大社。乾隆初，福建漳州詔安人入墾後，漸成漢庄，地勢平坦，土地肥沃，農業很盛。此次僅調查到石棚三，石主一處。

豐原 D_1 (圖版貳拾 A, B)

位置在豐原鎮朴子里豐勢路朴子巷土名朴子口，即在鎮之東北郊縱貫鐵路西側約二十公尺，翁子溪北岸水田中。用天然砂岩四個壘成：頂石長41公分，寬34公分，厚11公分。左側石寬41公分，高26公分，厚12公分。右側石寬41公分，高24公分，厚12公分。洞高29公分，寬20公分，深41公分。祠之全高40公分。在祠後有烏松大樹一棵，

公尺深。岩下用天然砂岩數個構成石棚（插圖二十二），無神像，僅供陶質香爐。左側石乙塊高70公分，寬30公分，厚25公分，成直立狀，右側石乙塊高50公分，寬30公分，厚20公分，亦成直立狀，後壁石乙塊高30公分，長70公分，厚度不詳。沿革不詳，據云，入山採樵或作其他謀生之人，必祈禱之，祈求平安。故疑為清末所設，賦與防番功能者（該汽車路上，土名新寮之土地祠，實為防番而設）。新正及八月十五日均行祭祀。

南投 H₁（圖版貳拾貳 C, D）

位置在南投鎮漳和里，廟名曰興和宮，內供有石頭二顆，作為土地公神主，另有土地公雕刻像二個，廟為民國53年興建，原來該地係用大石搭的石棚土地廟仔，背後有大樟樹，後石棚被駐軍拆除，樹亦毀於颱風。故地方集資興建此宮。

南投 H₂（圖版貳拾貳 E, F）

位置在南投鎮三塊厝（在茄禾里站下車），屋外橫匾題‘碩濟蒼生’四字，室內對聯：上聯曰‘心到虔時神有眼’；下聯曰‘運當亨處石能言’。神案上供有穿衣裳之神主（石頭）五個，皆坐於小椅上。

（九）雲林縣

在雲林縣此次調查僅及古坑鄉桂林村一地，計發現石棚三個。桂林村對外交通極其不便，自斗六鎮坐車至古坑鄉永光村，步行入山約三小時至桂林村辦公處，土名吊境，於山坡下有一祠即 D₁；再入山約半小時至桂林村蟾蜍嶺可見另一庄頭土地祠即 D₂。該處地處偏僻，因此石棚極多，當日調查時間倉促，未能一一深入搜集資料，殆返回吊境途中於山坡下竹林中見地基主祠一個，即為 D₃。茲分別敘述如下：

古坑 D₁（圖版貳拾參 A）

位置在雲林縣古坑鄉桂林村辦公處後之山坡上，該地土名叫吊境，祠為庄頭土地公，吊境附近居民約20戶左右，來祭祀此祠，石棚由四塊石板壘成。頂石乙塊，為一天然扁平砂岩，長65公分，寬60公分，厚15公分。左右二側石及後壁石，皆為經過人工打鑿之石板，高約50公分，寬45公分，厚15公分。祠洞高50公分，深45公分，寬45公分。洞內基石鋪一15公分厚石板，上置香爐乙個，祠前祭壇係用水泥鋪成，上置茶杯三個。頂石上放紙錢數紮，均為來祭祀者所放置，祭祀活動場地平坦，用水泥所

舖成約四坪見方之平臺。祠後山坡上種有檳榔樹。吊境附近另有一石板砌建的福德祠，祠上對聯橫聯曰：“有土比有財”；上聯曰：“民安還阜物”，下聯曰：“土厚即生金”。吊境居民早有將此多爾門式土地祠改建成小廟之計劃，可惜經濟能力上負擔不起，該區居民極為窮苦，種植之山田都是將岩石逐個搬遷所得，因此該區遍佈岩石，農民祈求收穫好，祇有來求福德正神土地公保佑了。每年八月十五日為土地生日，平常凡有事皆可至祠祭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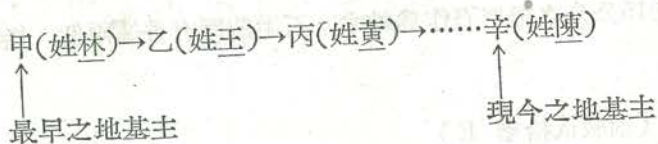
古坑 D₂ (圖版貳拾叁 B)

位置在古坑鄉桂林村蟾蜍嶺，為庄頭土地公，祠坐落在一棵大葉榕樹下，樹木高大蒼勁，樹幹粗約3公尺，祠基由岩石所壘。石棚由七塊石塊壘成：頂石乙塊長100公分，寬95公分，厚15公分。左側石二塊，前石高55公分，寬50公分，厚13公分；後石高52公分，寬40公分，厚12公分。右側石二塊，前石高55公分，寬30公分，厚13公分；後石高53公分，寬35公分，厚13公分。後壁石二塊不詳，祠洞高55公分，深70公分，闊60公分。祠內置香爐二隻，其中一隻內插金花乙朵，這是在南部很少看到的，普通所見插有金花者多半為客家人所祀奉之伯公。

每逢初一及十五日換茶，逢年過節都祭，八月十五日祭祀最為隆重。村民都盼望早日能改建廟宇，祠坐落在廣場邊，來祭祀之村民約40戶，多數為農人。

古坑 D_{3g} (圖版貳拾叁 C)

位置在古坑鄉桂林村吊境村路旁坡下之竹林中，稱之為地基主，所謂‘地基主’有兩種，一種是有後代的，例如：張姓開墾此地，歷經四代，五代以迄今日，他的子孫後代奉祀其開闢此地之祖先為地基主，即有後嗣之地基主。另一種地基主為無嗣地基主，例如：某甲早先開墾後將土地轉手至某乙又轉至某丙……以迄今日之某辛，則今日之地基主某辛，必設祠祭祀早先開墾此地之第一人某甲，如下表：



甲林姓之地基主可能無後嗣，即使有也無從查起，則現今之地基主陳姓者必設祠祭祀數代前之某甲，有時無法查出最早之地基主是何人，通常是求教於童乩任擇一個姓

氏，或者根本無姓，祇祭最早之地基主，而不管他是誰。

吊境之地基主為有後嗣之地基主，祠建於私有土地之林園內，來祭祀的祇是現有土地之業者。祠全高約70公分，頂石為一塊大石板，長120公分，寬80公分，厚約6公分。左右二側石皆三塊係經人工打鑿過之方條石柱所壘，長約80公分。祠洞寬約75公分，深約70公分。祠內立一30公分高石碑乙塊，上刻地基主香位。並放置骨罐三個，據說是現今地基主之上一代。每逢七月十五祭，燒銀。像地基主祠內放置骨罈等，這是所見許多地基主中之特別現象。

(十) 嘉義縣

竹崎鄉位於嘉義縣之東部，全鄉皆山，尤其是深山小村，據鄉公所何秘書稱石棚是非常的多，鄉間幾乎每戶都奉祀地基主或是土地公，在山地由於取材之不便，無法建立磚屋小祠，故所有之地基主都用天然之岩石隨便堆壘成多爾門之形態，因此在山地如不仔細問何者是地基主，何者是土地公，是很難區別的。就外形來看，土地公與地基主是完全一樣的。此次調查僅及竹崎鄉紫雲村、鹿滿村、灣橋村三村，及中埔鄉社口村一村，茲分別記錄於下：

竹崎 D₁ (圖版貳拾叁 D)

位置在竹崎鄉紫雲村許進興議員之農地裏，祠壘於田中小河溝旁之三棵龍眼樹下，為私人所有。每年八月十五日土地生日祭祀一次，平時收穫時亦祭，但不及八月十五日之隆重，凡過年節，村中另有土地廟一所，大部份人備牲醴至廟中祭之。距祠5公尺處另有地基主小祠一個，亦為許姓議員所奉祀，祠內之石碑刻黃姓地基主香位等字樣。土地祠係田頭土地，為保護農作物之神。石棚由四塊岩石壘成：頂石乙塊長60公分，寬42公分，厚15公分。左側石高40公分，厚20公分，長45公分。右側石高30公分，厚15公分，寬40公分。後壁石成碎塊不詳。祠洞高38公分，寬45公分，寬42公分。祠內立一高約15公分之錐形石作為神主。石主前置有香爐兩個，無其他祭器，祭祀活動場地狹小。

竹崎 D₂ (圖版貳拾叁 E)

位置在竹崎鄉鹿滿村鹿鳴路旁，距祠約100公尺，即為鹿滿村街道，祠面公路，隔公路為河流，祠之左側一公尺處有龍眼老樹乙棵，正前方1.5公尺有大石乙塊，石

上置錢紙一紮，石前插有香支，據說這是祭祀野鬼孤魂的。祠背後50公尺處有農家一戶，此祠即為該農家所有。每逢八月十五日祭祀，來祭祀的人不限何人，因土地祠壘於公路旁，因此外人也可來祭。家畜生病，丁口生病，可來祠燒金，祈神保佑平安。村中另有大土地祠一個，凡過年節村民均至該祠燒香。石棚係由四塊岩石壘成：頂石乙塊橢圓形，長70公分，寬60公分，厚約9公分。左側石乙塊，高30公分，寬50公分，厚15公分。右側石乙塊高32公分，厚22公分，寬52公分。後壁石不詳。祠內供20公分高錐狀石乙塊，作為土地公神主，無香爐，祭祀活動場地約2坪。

竹崎 D_{3g} (圖版貳拾參 F)

位置在竹崎鄉鹿滿村鹿滿溪河岸上之田地中，該處原有地基主祠二個，一祠位置在今祠之右側，八七水災溪水氾濫，將其沖毀，砌在祠內之石碑也流失，村民迷信，認為不吉故不再修，現僅留殘石一堆於現址，而現祠則絲毫未受損，兩祠之間僅隔二棵龍眼樹。祠之建築石料是經過人工鑿打過的石板，石板粗糙並非精工打製，祠之整體係由九塊石板砌成。頂石三塊各長85公分，寬30公分，厚8公分，左右二側石各三塊，各高45公分，寬40公分，厚8公分。後壁石塊不詳。祠基鋪以石板。祠洞高45公分，深80公分，寬65公分。每逢七月十五日祭。祭祀活動場開濶，周圍田地種花生及蕃薯。

竹崎 D_{4g} (圖版貳拾肆 A)

位置在竹崎鄉萬橋村田頭，祠面對鹿滿溪。據說祠早先完全用石板壘築，因水災沖失右側石，故今祠右側石由磚砌成。頂石一塊長65公分，寬60公分，厚約15公分。左側石一塊高約45公分，寬60公分，厚13公分。後壁不詳。祠內立一石碑上刻地基主香位。七月十五日祭。

竹崎 D_{5g} (圖版貳拾肆 B)

位置在竹崎鄉紫雲村許進興議員田中的地基主。又在竹崎鄉(嘉義縣)街道一家店舖之後院有一磚砌地基主小祠，由現居於此地之兩家商人奉祀，祠內立一石碑，上刻地基主香位，但另於祠內置一木製牌位上寫‘有應故仙公’，問其緣由，則謂建此屋時挖出骨頭，而這些骨頭是有名有姓的，他們認為是此塊土地之主人，故立碑為地基主。但在臺灣習俗上如見暴露之白骨善心人必收之掩埋，建廟時必名其為‘有應公’，

萬應公，萬善公’等，此祠之興建與有應公多少有些類似之處，於祠內所置之木製之有應故仙公牌位上看，可窺知關係之一斑。

竹崎 H₁ (圖版貳拾肆 C)

位置在竹崎鄉竹崎村，本村為鄉公所所在地，在村內有兩座土地祠，位於村頭者名長興祠。位於村尾者曰拱隆宮，皆村頭村尾土地公，保佑全村人民生命財產。民國五十四年三月四日（農曆二月初二日），適逢土地公生日，見村民祭祀熱鬧盛況一斑，茲記錄如下：長興祠土地公原無廟宇，村民祭祀土地神時，將大榕樹下的一個石主作為土地公之金身加以祭祀，數年前始由村民釀資修祠於大樹之右側。並重新置入祠內乙尊木雕土地神像。二月二日土地生日（一般田頭土地公不過），在大樹下搭一祭壇，將祠中土地神請出置於祭壇之神龕上，陪座之神有當地廟內祀奉的玄天上帝，神案上供滿了壽麵、壽糕、菓品及牲醴（豬肉、鷄、鴨、蛋、魚）等，這些供品都是爐主及頭家所購辦，神龕上之幔帳上寫有對聯一付，橫聯匾：福德正神；上聯：長護村中民事泰；下聯：興隆崎內物華豐。下款署名爐主盧養生，頭家詹貫世，何重。供案之上搭有布質涼棚，在祭壇之兩旁坐吹鼓手，每於村民祭祀進香之過程中吹奏，來祭祀的村民都備有豐盛之牲醴，清茶，携至祭壇供桌上，於焚香頂禮後携回，神案旁有老者（頭家）收取油香費五元至十元不等，然後將捐款者之芳名丁口錄於簿中，晚間並演布袋戲以資慶祝。

竹崎 H₂ (圖版貳拾肆 D)

拱隆宮是日祠頂覆蓋紅綵乙條，亦於宮前搭布棚，棚下為祭壇，祭壇上之幔帳對聯曰：‘拱照羣黎長富有’，‘隆享合境集興嘉’。拱隆宮祠上對聯曰：‘拱敬資民意’，‘隆興賜福多’。祭祀時將宮內土地神請出供於神龕上，玄天上帝坐陪於上位，村民備牲醴置於案上，祭祀時燃香焚金，祈禱膜拜與長興祠同。

中埔 H₁ (圖版貳拾肆 E)

位置在嘉義縣中埔鄉（舊名番社鄉）社口村吳鳳廟附近田中的地基主。

中埔 H₂ (圖版貳拾肆 F)

位置在中埔鄉社口村，吳鳳廟前的地基主。

(十一) 臺南縣

此次在臺南縣祇調查了東山鄉，本鄉靠近嘉義縣大埔鄉，據臺南縣志稿卷一所載：“東山鄉，古浩安雅族哆囉囑社之故地，哆囉囑又寫倒洛囑。康熙八年初期漢人入墾始稱哆囉囑莊。乾隆年間稱哆囉囑街，中葉以後改為番社街。日據時期改番社庄。光復後改為東山鄉。因該鄉位於本縣之東方山地，住民以陳姓為多”。在東山鄉又僅調查青山村與前大埔二地，據臺南縣志稿載：“前大埔今分為東原村及嶺南村，康熙末年粵人之足跡已及此地，組成村落為大埔庄。後與嘉義縣後大埔區別而名為前大埔，此地四面環山，成一盆地”。在青山村發現石棚二個，東原村一個（原有二，因其一缺照片），嶺南村一個，共計四個，分別記錄如下：

東山 D₁ (圖版貳拾伍 A)

位置在臺南縣東山鄉東原村前大埔糖廠附近之山坡下，石棚低矮，高僅21公分。頂石長60公分，寬62公分，厚13公分。左右兩側石為球狀小石，高約13公分，厚14公分，寬約30公分。祠洞高13公分至8公分，深10公分，寬50公分。祠自左向右傾斜，祠內沙土充塞，無香爐，香插於祠前之泥地上。八月十五日為生日，平時家中如丁口或家畜有病可隨時至祠燒香祈求平安。祠面對糖廠蔗田，來祭祀的居民僅附近數戶。祭祀活動場地約四坪左右，附近另有有應廟一個，在大樹下，香火頗盛。

東山 D₂ (圖版貳拾伍 B)

位置在東山鄉嶺南村嶺南路口之山坡上，祠坐東朝西，在一小棵龍眼樹下，祠頂覆以紅綵。祠由四塊岩石所搭壘：頂石乙塊長55公分，寬35公分，厚8公分。左側石乙塊高35公分，寬40公分，厚9公分。右側石二塊，前石高45公分，寬25公分，厚7公分；後石不詳。無後壁石。祠洞高40公分，寬45公分，深40公分。祠內成一坡度，無香爐，香插於小土坡上。該祠係守山的土地公，僅一戶祭祀。八月十五日為土地公生日。山上遍種蕃薯、芒果、龍眼等。據說每值收穫季節都要祭祀，以感謝土地神之照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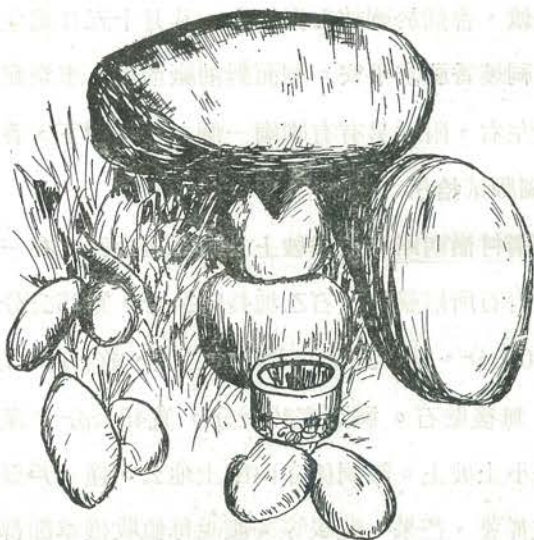
東山 D₃ (圖版貳拾伍 C左)

此祠位在東山鄉青山村車站附近吊橋邊，把守水口，過去全村依賴溪中水生活，每值冬季溪水乾枯，農田不得灌溉，村中飲水亦成問題，因此全村皆來祭此村頭土地

公，凡村中發生任何事故，皆備牲醴來此祭祀，祈神保佑平安。祠建築在大石上，背山面水，坐南向北，經過加工修飾。頂石係由二塊人工打琢過之石板覆蓋，並砌以屋脊，成馬鞍狀，前簷長70公分，寬32公分，厚10公分，脊寬20公分；後簷與前簷同。左側石乙塊球狀，高45公分，厚40公分，寬80公分。右側石乙塊高32公分，上墊以10公分高小石乙塊，厚20公分，深75公分。祠洞深80公分，高45公分，寬50公分。祠內置錐形石主一個，香爐四個。祠基為球狀大岩石。主要的祭日為八月十五日。祠之左側後方有龍眼樹乙棵。

東山 D_{4g} (圖版貳拾伍 C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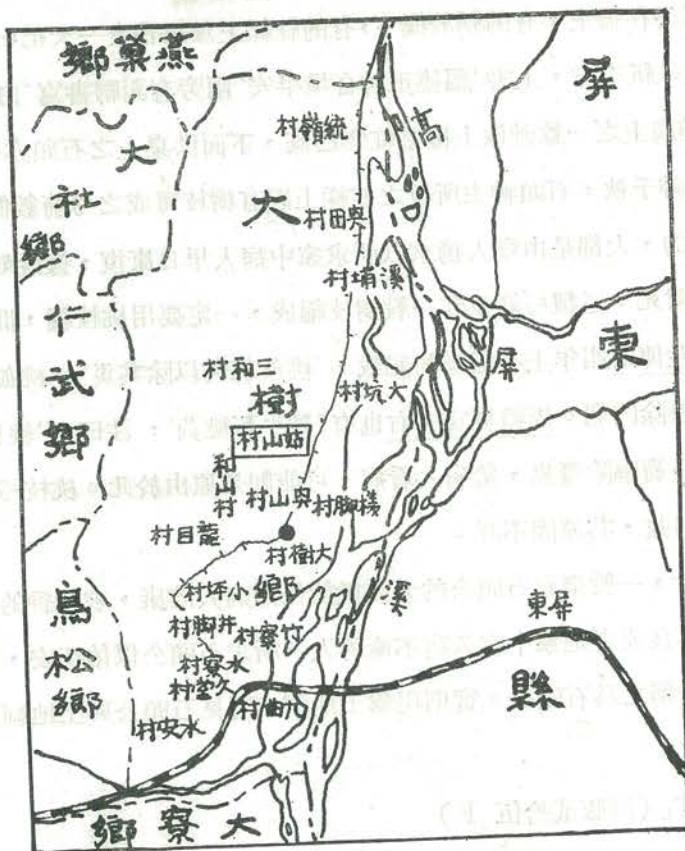
祠為有應公與 D₃ 土地祠相距1.5公尺，在乙棵小葉楠樹下，祠由二塊岩石所壘，頂石長70公分，寬60公分，厚20公分。左側石缺如（見插圖二十三）。右側石高60公分，寬60公分，厚40公分，為球狀之砂岩。祠內立一葫蘆狀石主高40公分，另於石主前置一香爐，主要祭日為七月十五日，凡祭土地神者，皆分香給有應公，祈求免於作祟。



插圖二十三 東山鄉青山村吊橋邊石棚 (D_{4g})

(十二) 高雄縣

在高雄縣的大樹鄉（插圖二十四），我們此次祇調查到石主和樹社各一處，未見有石棚石室。



插圖二十四 高雄縣大樹鄉行政區域圖

大樹 H_1 (圖版貳拾伍 D, E)

位置在高雄縣大樹鄉姑山姑山路92號昆明寺附近，附近居民稱此廟為石頭公，實則為福德正神廟，內供土地公神像一尊，另於神像前案上供橢圓石主乙個，上刻福德正神，石頭公之由來即由此石而起。土地廟為一佔地約六建坪之廟宇，廟前有龍眼樹乙棵，附近環境清幽，據說此廟香火很盛，聞名遐邇，遠至臺北、基隆者有專程來燒香的，每年一度之土地公生日——八月十五日，更是熱鬧非凡，並連續演戲二天以資慶祝。大樹鄉幾乎全鄉都有信徒來祭祀，廟內外掛紅綵及八仙綵達卅餘條。廟內房樑上釘有木牌乙塊，上書「高雄縣大樹鄉姑婆寮庄寄附福德正神廟寺地人莊秤」，可知此廟之土地產權為莊秤所有，後面書有「民國四十二年癸巳吉旦」。據附近居民稱：此廟最早僅供一石，後來始擴建蓋廟，並加供土地神像乙尊，從所加掛之紅彩及八仙彩上看，可知此廟土地神有給人治病的功能。

有些紅綵掛在牆上，有的懸於樑下，有的紅綵上加掛香支一大把，表示誠意。神龕後之牆壁上貼紅紙乙方，上書‘福德正神合境平安’兩旁有對聯書寫‘白髮知公老’，‘黃金賜福人’。神龕上之一尊神像上覆蓋紅彩乙條，下面供桌上之石頭亦覆蓋紅綵乙條，內書寫福德正神千秋，石頭神主所覆之紅綵上置有樹枝彎成之弓箭數個，據說這個弓箭是用來避邪的，大都是由鄉人携來以祈求家中病人早日康復，據說頗有靈驗，因為箭可以將魔鬼射死，這種弓箭並非一般樹枝編成，一定要用桃枝編，問鄉村人原由，無人知曉。在左傳昭四年上有這樣的記載，‘桃孤棘矢以除其災’，桃孤棘矢當為古時辟邪之具，可讓除凶邪。周禮夏官戊右也有‘贊牛耳桃茷’，注曰：‘桃鬼所畏’。大樹鄉民用桃枝編弓箭驅除魔鬼，給病人看病，可能即是原由於此。桃枝弓箭一定要用黑花之繩線做為弓弦，其原因不詳。

在臺灣農村，一般祭祀石頭公的大多數能保佑病人健康，來燒香的人都是為了自己的孩童發育不良或者是家中有久病不癒的人，祈求石頭公保佑平安，但大樹鄉此廟一般地方鄉民皆稱之為石頭公，實則現為土地祠，可見石頭公與土地祠是二而一的社祀。

大樹 T₁ (圖版貳拾伍 F)

位置在大樹鄉姑婆寮姑寮路25號林水中商號之對面，大樹為榕樹，當地人稱：‘松樹王公’，‘龍樹尊王’等，樹木高大林葉繁茂，樹幹齊根部約十公尺圍圓。樹幹由許多粗大氣根組成，樹無一定祭祀時間，隨時都可來祭祀，每年凡是到姑山村石頭公（福德祠）燒香的人，都會順路來此樹燒香，樹幹上懸紅綵四條上書寫：(1) 松樹王公 弟子黃春和叩謝；(2) 松樹王公 弟子賴翠霞；(3) 松樹神位 弟子黃月紅謝；(4) 龍樹尊王 姑婆寮庄衆弟子謝。據說這棵樹之性質與功能也是與上述之石頭公相類似，一般家庭有久病不癒的人，都會來樹前燒香祈神保佑平安，像上述第二個紅綵‘松樹王公’弟子賴翠霞其人即曾掛一條紅綵於石頭公廟，可見來燒香的人是多麼急於求當地之每一個神明都能保佑家中病人康復。

(十三) 屏東縣

在屏東縣此次僅調查了滿州鄉八村中的港口、永靖、滿州、里德四村（插圖二十五），就已發現石棚和石主甚多。滿州鄉位於臺灣之最南端，全鄉丘陵起伏，居民普

遍奉祀土地神於田中，他們認為：凡人所居住的地方，乃是向山神土地暫借居住，故家宅附近要敬奉土地公。又山神土地是保護農作物收穫之神，經常在農田中代為巡視，農民亦常焚香祭祀求其保佑平安。他們更認為土地公就是地主，故地上萬物皆歸其管轄，凡人有事，必求得其作主時，可獲平安。

在滿州鄉山上所有的檳榔樹園內，都有土地公的存在，種檳榔的農人認為他們種檳榔之土地是向山神土地暫借而來，故必祭祀土地公求其保佑檳榔免遭霜災蟲害，而有好的收穫，且山區檳榔園無人看管，祭祀土地神求其代為守護。在田頭有田頭土地公，大半係私有，村頭有村頭土地公為公有，它的形制有石棚和石主兩種。每種常有與有應公同建並列。茲將滿州鄉土地公及有應公等之祭祀日期簡述於後。每月之初一及十五日換茶，每逢下列祭日燒香，換茶（是將茶葉放在錫箔紙上或土地公金上）並備牲醴，菓品。

元宵節	祭祀的人較少。
二月二日	祭祀祇限鄉中街裏之村頭土地，其他此日不祭。
五月五日	全鄉皆祭，場面盛大，家家備牲醴祭。
七月十五日	多祭有應公，萬善公。
八月十五日	全鄉盛大祭祀，並備牲醴。
冬至	全鄉盛大祭祀，並備牲醴。
十二月廿四日	送神祭家中奉祀所有的神，但以土地神為主
正月初四日	接神祭家中奉祀所有的神，但以土地神為主。
年卅日	全鄉盛大祭祀，並備牲醴。

每月之初二及十六日，祭祀家中所奉祀之土地神。茲將滿州鄉所見之石棚七個，分述如後：

滿州 D_{1g} ， D_2 （圖版貳拾陸 A, B, C）

位置在滿州鄉港口村茶山路18號茅屋旁，該二祠緊鄰，左邊 D_{1g} 為有應公，右邊 D_2 為土地公，祠面對鵝鑾鼻，距離十公尺處即為大海（港口灣）。港口村位於臺灣之最南端東海岸，港口溪之入海處，居於海邊居民約30戶，均靠捕捉魚蝦維生，因港口村港灣內未建避風之碼頭，故無漁船，漁民捉魚蝦僅靠游泳至海中張網捕魚，生活

困苦。每年清明節前後十天魚苗來時，可連續三月從事捕魚苗的工作，魚苗期過後，漁民大多數皆賦閒在家。魚苗期來臨時，滿州鄉大約有三千人左右來此捕魚苗，小村內頓形熱鬧，凡是來捕魚苗的人第一天抵村，一定要來祠焚金，焚銀，祈求平安。據說祭有應公者 (D_{1g})，是祈求鬼魂不要作祟，他們乘坐小竹筏至海中希望不要翻筏而發生不幸，更祈求水鬼抓替生時，不要亂抓。他們祭祀土地神是表示對地主之尊敬，更希望在此三個月之中漁獲量能豐收。距此二祠後一百公尺有一小祠，名曰‘水流宮’，上供一石碑刻水流公，水流姑香位，據說此祠類似有應公等，傳聞中數十年前有一對男女屍體漂流至海邊，村中遂蓋廟於其屍體之停置處海岸邊，凡來此捕魚苗的人同樣要來祭祀，以免入海發生意外。D_{1g}、D₂ 的正前方廿公尺處有一石壇，上有石主土地公與石主有應公，其詳在下文述之。

D_{1g} 有應公，祠自後微向前仰，石棚由四塊岩石所壘：頂石乙塊長55公分，寬40公分，厚8公分。左側石乙塊高25公分，寬35公分，厚9公分。右側石高20公分，厚12公分，寬30公分。後壁石乙塊高20公分，寬50公分。祠內立一石主高25公分，寬20公分，成橢圓狀。祠洞高40公分，寬50公分，深30公分。祠內石主上壓紙錢一紮。

D₂ 土地公石棚，祠自後向前仰，由四片岩石板所壘，頂石長90公分，寬80公分，厚15公分。左側石高60公分，寬75公分，厚7公分。右側石前高60公分，後高40公分，寬80公分，厚14公分。後壁石高40公分，寬70公分，祠洞高62公分，寬75公分，深55公分。祠內立高30公分，寬29公分之方石板一塊，作為神主。

祠之後壁石掛紅彩四條，上均書：‘答謝神恩’，下款署名均為沐恩弟子吳德順拜謝。據說吳德順係患肝癌已於二個月前去世，生前篤信土地神，於病發前後屢次來祠燒香祈求神恩護佑康寧，惜未發生作用，終於病倒不起。祠頂石上貼橫聯，‘福德正神’四字，二側石貼對聯，上聯曰：‘福賜弟子安’，下聯曰：‘德配地無疆’。

二祠建於以石壘成約二坪之平臺上，後有一小棵楠仁樹。祠內皆無香爐，香插於地上。

滿州 D₃ (圖版貳拾陸 D)

位置在滿州鄉，港口村，港墘路14鄰，為庄頭土地公。祠在山頭一叢灌木下，石棚主體由三塊板狀岩石所搭建，無後壁石。頂石長65公分，寬30公分，厚10公分。左

側石高40公分，厚10公分，寬30公分，成三角形。右側石高40公分，寬30公分，厚7公分，成三角狀。祠內置橢圓形石一顆為神主，高16公分，寬10公分。該村第十四鄰之居民皆來此祠祭祀，村人稱此為山神土地或福德正神。凡家中丁口或是六畜發生疾病，村人定認為是得罪了土地公，一定要去拜祭土地公伯才行。每年之八月十五日祭一次，較盛大，平時有事皆可祭，祈神保佑平安。祠內無香爐，香插於地上。該祠洞高45公分，寬40公分，深35公分。祭祀活動場地狹小，約一坪左右。

滿州 D₄ (圖版貳拾陸 E)

位置在滿州鄉，滿州村之入口處，為村頭土地公，附近數村（里德村、永靖村、滿州村）都來此祭祀，祠周圍圍以半圓形短垣，高約100公分，左側楠仁樹乙棵。祠頂石由三塊厚13公分的石板重疊在一起，最下一塊有68公分長，三石板下左側石較低，右側石較高，因此三重疊頂石自右向左傾斜。祠洞低矮，內置一橢圓石作為神主，祠至高50公分，外型特殊。祠前供案及祭壇皆水泥鋪砌，供案長102公分，寬30公分，上置磁質香爐乙個金屬質帶柄香爐乙個，箸三付，油燈兩盞，祭壇長140公分，寬82公分；上置茶杯三隻，盤一個。焚金爐在祠之正前方三公尺處，成葫蘆狀“壺”。祠頂上覆以紅綵，金紙一紮放置在紅綵上，祭祀活動場地約六坪。土地祠在靠公路的小坡上，周圍山坡都種植瓊麻，由公路扶級而上至此祠。本祠香火最盛，每逢年節都有人備牲醴來祭祀。據說六畜不興，人丁不旺，都可來祠祈禱，無不靈驗。

滿州 D₅ (圖版貳拾陸 F)

位置在滿州鄉港口村港口溪吊橋上游二百公尺左右之河岸上，祠壘建於苦荬老樹下，祠坐北朝南，由於河岸泥沙被水流冲刷，原登臨祠旁小路已被冲去，祠正面即臨河床邊緣，數年後必倒毀無疑。凡來祭祀者，必涉水而過方能抵祠之正面。此祠係把守口水之土地公，數年前未開鑿深水井時，港口村農地皆仰賴溪流灌溉，農民祭祠頗為興盛。港口溪每屆冬季乾涸，近來始開鑿深井灌溉，此祠香火大不如前，然農民每至收穫時節仍至祠祭祀，石棚由六塊石板所壘；頂石長100公分，寬100公分。祠左右前柱石高85公分，寬40公分，厚15公分。左右二側壁石各寬80公分，高60公分。祠洞高85公分，深95公分，寬40公分。祠內置泥塑土地公神像三個。祠之背後即為水田。

滿州 D₆ 和滿州 D_{7g} (圖版貳拾柒 A, B, C)

位置在滿州鄉永靖村與滿州村之交界處制止亭（形似焚化字紙的聖蹟亭）對面之山坡上，山坡上遍植瓊麻， D_6 土地公和 D_{7g} 萬應公壘建之由來如下：傳聞中漢人入墾滿州鄉時與山胞發生衝突，雙方於現址附近戰鬥死傷慘重，清政府後制止了此場戰鬥，於現址修一亭，名制止亭以慰死者孤魂，後人遂在亭旁之山坡上立祠為萬應祠及土地公祠。從萬應祠內之石碑上看是這樣寫着：‘萬應公神香座，大清咸豐七年(1857)蛟蜂埔庄立’，可知當時是有孤骨暴露於荒塚外，才有庄民來立祠。傳說之真實性，未能詳加考證，不過在制止亭對面之山上的小村中，現在仍然是有山地人與漢人雜居的情形，據說山地人已完全涵化了，這些事實之存在也許證明上面之傳說是正確的。這是滿州鄉發現的第二個雙連祠例子（圖版貳拾柒 A）。

D_6 石棚是由四塊石板所壘建：頂石長 91 公分，寬 49 公分，厚 10 公分。左右兩側石各高 59 公分，寬 42 公分，厚 11 公分。後壁石高 62 公分，寬 57 公分。祠洞高 59 公分，寬 57 公分，深 42 公分。祠內置陶質香爐乙個，祠位於萬應公祠之左邊。八月十五祭。

D_{7g} 萬應公祠在 D_6 土地公祠之右側，比土地祠高約 5 公分，石棚由五塊石板所壘建：頂石長 100 公分，寬 53 公分，厚 8 公分。左右兩側石各高 62 公分，寬 40 公分，左側石厚 5 公分，右側石厚 7 公分。後壁石二塊石板中嵌入石碑乙塊上刻書萬應公神香座等字樣，石碑上覆以紅綵。祠洞寬 85 公分，高 75 公分，深 41 公分。祠內置香爐乙個，茶杯乙隻。兩祠前 1.5 公尺處為焚金爐，祭祀活動場地約二坪。萬應祠右後側有一棵土名叫大穀樹的大樹，七月十五祭。

滿州鄉的石社除上述七個石棚外，石主更多。石棚和石主均有為土地公或有應公，二者祭祀的對象完全一樣，在功能上相同，僅外在的形態上有所區別而已。或石主為石社較原始的形制，後演變而成為石棚，亦未可知，此次在滿州鄉調查到石主十八個，分別記錄如下：

滿州 S_1 ，滿州 S_{2g} （圖版貳拾柒 D, E, F）

位置在滿州鄉港口村茶山路19號之1茅屋與漁會之間面對海洋，土地公與有應公為兩顆錐形尖石，直立於石塊堆壘之石壇上，位於正中者為土地公，位於壇之右側的尖石為有應公。壇正中之土地公石上貼有一‘春’字，石前置香爐一個，另有茶杯一個置於一平坦之扁石上；石長 60 公分，寬 38 公分，厚 8 公分。又在扁平石下鋪一長方形

石板寬45公分，長70公分，厚4公分，作為供桌。土地公石主後圍以高約35公分之短垣，石主下粗上尖，高55公分，尖端周圍粗45公分，底部圓周粗約55公分。短垣石右側立一尖石為有應公，石前置香爐及茶杯各一個。土地公石壇背靠小土坡，坐北向南。石壇為茶山路19號之1居民於十餘年前所壘建，壘建該壇之金姓老者，赴高雄去了，故未會見，僅由鄰居之口中得知每年魚苗季節，凡來港口村捕魚苗的漁民，一定要備金銀紙來土地公壇焚化，一則祈求地主土地公保佑平安，再則祈求有應公保佑於海上捕魚苗時免遭意外。

滿州 S₃ (圖版貳拾捌 A, B)

位置在滿州鄉港口村茶山路吊橋邊之山頂上，港口村第十鄰全體都祭祀此一土地公。石主嵌入短垣內，外觀狀似墓地，在一棵楠仁樹下，短垣上覆以乙條紅綵，上置土地公金紙錢一紮，短垣中貼一福字春聯，土地公石上刻福德正神香位，甲午年秋月置等字。短垣兩頭各臥有陶土素燒之老虎乙隻，石前案上置香爐及茶杯各一隻。山頂種植瓊麻。據報導人朱松雄稱，每年八月十五日為土地公過生日，平常各大節日都有鄰居來祭祀，最奇怪者莫過於每當家畜猪隻生病，可將猪隻抬至土地公處燒香焚金，祈神保佑，猪的病便一定會好。有牲畜走失亦可來祭祀，凡燒過金後家畜亦一定會自動回來。土地公石主後為短矮之灌木樹叢，自山頂瞭望遠處墾丁山至為開澗。土地公石主坐南朝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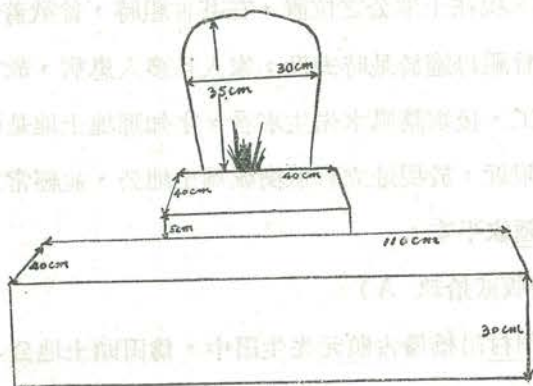
滿州 S₄ (圖版貳拾捌 C)

位置在滿州鄉港口村茶山路15號附近之山邊，自此往外行五十公尺即可達港口海邊，土地公石主立於路邊之茄冬樹下，茄冬樹共兩棵，立石之茄冬幹粗185公分，土地公石主坐南朝北，高約50公分，寬45公分，厚8公分。石前平鋪一石板長85公分，寬55公分，厚15公分，作為供桌。石主上貼一春字，並覆以紅綵乙條，上壓黃紙錢一紮，無香爐，香插於石隙中，供桌上置酒杯一個。土地公樹後皆為山田，種植蕃薯，此土地公為私家所供奉，來祭祀者僅一戶，為田頭土地公。每年土地公生日為八月十五日，平時家中有事都可來祭，鄉人稱此為山神土地，係農作物之保護神。

滿州 S₅ (圖版貳拾捌 D)

位置在滿州鄉永靖村舊公路33號許文一宅前，土地公石在一粗約5公尺之茄冬樹

下，石高35公分，寬30公分，石前鋪一方形平石，長40公分，寬30公分，厚約5公分。土地公石主下座(供案)，石壘，長110公分，寬40公分，高30公分。見插圖二十六：



插圖二十六 滿洲鄉永靖村舊公路33號宅前石主供案

每月之初一及十五日換茶，八月十五日為土地公生日，此土地公雖為許文一老先生之祖先立，因該茄冬樹位於小溪旁，故成為把守水口的土地公，農田缺水，附近的農家都會來祭祀。許家祖先自廣東省梅縣遷來臺灣，為客家人，但目前已完全改說閩南話了，據許老先生稱他們祭祀土地公是為了求土地公保佑六畜興旺，五穀豐登。土地公為何是塊石頭？據許先生所能瞭解的解說謂：“祭神總要有個目標，今祭祀以石為主，將石當做神體，也可以說以石為‘子午’，所謂‘子午’者即是方向或目標”，有了目標祭祀神方能靈驗。據許先生所舉例謂：“土地神，早先很靈驗，以前家中飼養牛隻五、六十頭，放牧於山上，晚歸總會少幾頭，至山中遍尋不見，備牲醴香枝來祭土地神，祭過牛隻自然而然的會回來”。像這個傳說並非僅此一土地公才有，而是在滿洲鄉整個地區廣為流傳着。

滿州 S₀ (圖版貳拾捌 E, F)

位置在滿洲鄉永靖村舊公路22號鍾丁興宅之後，為庄頭土地公，原為鍾家私人所有，因香火屢著靈驗遂成公有之土地公，約50餘戶多來祭祀此土地公。土地公石主高50公分，寬30公分，厚5公分。在一棵老榕樹下，坐西南朝東北，焚金爐在石之左側。樹前一公尺處為有應公之香位及焚金爐，金爐由小石圍成。石主頂部壓有紙錢一槩，榕樹幹上掛有紅綵，石主前並置石質雕刻香爐一個，祭祀活動場地約佔四坪。掛紅綵是因為農人收成好或是小兒病好了所許的願，給土地公添製的新裝。此土地公同

有棒香的殘枝數十根，再前有四塊石頭壘成的供案，但無祭器。據報告人陳大岳說：“此祠約二十四五年前，利家村山胞所建，因位於利家溪水壩旁，每逢乾旱季節，山胞就殺豬來此祭祀，平地農民亦來此拜祭”。自民國五十一年大南橋旁的土地公廟新建以後，平地人就很少來祭，現祇有陳姓一家有時尙來祭祀。平地人稱此爲石頭土地公。

卑南 D₂ (圖版參拾壹 E, F)

位置在賓朗村十股地方的卑南山坡上，地屬十股三十九號江如培的菜園內。石棚爲一原籍彰化的許金德所建，該祠面南，在不遠之山坡下，卽爲由臺東通往池上的公路，在公路的南方卽爲卑南平原。石棚由二巨石作頂，各長28公分，寬15公分，厚6公分；在二頂石的相接處，又有一橫石，長22公分，寬5公分，厚6公分，以水泥敷之，成爲石棚之脊。祠之正面，有三石板如牆，而中留一門，石板各高18公分，寬7公分，厚2公分。左右各由一大石板爲牆，高20公分，寬28公分，厚5公分。後壁石，爲一塊石板建成，高15公分，寬24公分，厚5公分，在祠內後壁處，有一小長方石案，長6公分，寬3公分，厚1.5公分；在案上有一卵石，直立，高5公分。

卑南 S₁ (圖版參拾貳 A)

位置在賓朗村澱粉高臺山角之下，石主在一榕樹下。石主之右後方，爲卑南鄉自來水廠第一水源地，故有人謂這石主是看顧水源的土地公。石主面西而立於榕樹下之用水泥石塊建成之平臺上，倚樹而立，在石上刻有‘福德正神香位’六字，石全高20公分，寬10公分，厚6公分。在神主之前的平臺上，有插香之孔洞一，右側有破半邊的陶罐一，用來燃點紙錢用。在石主的前方約百公尺處，爲一乾涸河道，故亦有人謂這土地公是管理水道的。石主建於何時以及爲何人所建，均已不可考，然澱粉一地，居民皆爲閩南祖籍之漢人。昔日香火很盛每逢初一、十五居民皆來上香，燒紙，今因在公路邊新建一土地公廟，故此祠香火已不如以前之盛，據當地居民報導，目前僅有二、三家來此祭拜。

長濱鄉在臺東縣北東沿太平洋岸，該鄉由阮昌銳君擔任，並未發現真正的石棚和石主，祇調查到三處巨石崇拜。

長濱 S₁ (圖版參拾貳 B)

位置在長濱鄉，長濱村之北邊，距村約2公里之小山上，有一塊突起的大石，高

約五公尺，呈塚狀，底徑約7公尺。此一巨石，附近村人稱之曰石頭公。村人以客藉漢人為主，有村人之子女多病者，以此石為義父，作為石頭公之義子。如此，則此小孩可康復，據說甚為靈驗，每逢新年，其義子女即前往拜祭。

長濱 S₂ (圖版參拾貳 C)

位亦在長濱鄉，長濱村之北邊，距村約2公里之小山上，距離上述石頭公向西約200公尺。此石頭公高約4公尺，亦呈塚狀，底徑約12公尺，突起於小山頂上，附近漢人前往祭祀，地屬阿美農村，此處阿美人已是天主教徒，不祭拜。除過年時去祭拜之外，家內有人生病時亦有前往求之。

長濱 S₃ (圖版參拾貳 D)

位在長濱鄉長濱村北二公里的小山上，為一巨石，其上凹下如棺，長約220公分，寬約60公分，深約35公分，可能為東海岸巨石文化之石棺，漢人祭之，阿美人不祭，漢人以為是神所為，有人報稱是神的床，所以有人前往求之。祭祀日期不定，但過年，七月半，都有人去燒香焚銀。以其祭日推測，可能視為有應公。

(十五) 花蓮縣

在花蓮縣我們祇在豐濱鄉作一初步調查，並未發現石棚，石主，石室，樹社等原始形制的土地公。但在港口村村民，亦有奉祀土地公的，是寫福德正神神位於布上 (圖版參拾貳E)。共有八家信徒，每年八月半祭祀。此紅布掛於室內，由八家之一保管，並每於初一、十五敬香上茶。今年此布掛於港口村82號林金水 *achuy* 家中。

又在豐濱鄉豐濱村立德，舊稱姑律 *Kulits*，有加里宛人居住，其在未信天主教或基督教之前祭祀之，今由於改信外來的宗教，因此，不再祭祀昔日崇拜的土地公，這一土地公廟由磚堆成，上蓋以茅草，(圖版參拾貳F)，內有土地公像一座，廟高約1公尺，寬1.5公尺，今由於不祭祀，因此廟內已長有雜草。人們雖然不祭，但亦不願把它廢棄。以前祭祀日期在二月二和八月半。花蓮縣有無石棚，石主等，現在尚不能確言，將來繼續調查後，才敢作結論。

四、石棚的年代問題

在上文紀錄八十餘座的石棚，建立的年代問題，詢之當地居民，多數回答已有七

八十年，甚至有百年以上者。臺灣西部原為平埔番居地，漢人為後來移入者。石棚為平埔番所建在文獻上已找到著錄，日人增田福太郎著臺灣之宗教有云：

臺中縣東勢鎮石壁坑福德祠境域四十五坪，基地三坪。漢人開拓該地以前，即有用三塊石頭構成簡陋石室，被番人奉為土地神，後由漢人釀貲建祠⁽¹⁾。

又南投縣風俗志宗教篇稿載有：

南投縣埔里鎮愛蘭里（烏牛欄）福德爺祠。同治七年（1868年）二月由烏牛欄社番（Pazeh族）莫武葛者首創，為祈合境平安，五穀豐登，而向烏牛欄，鐵砧山（均係 Pazeh 族）及房里庄土名八股（係 Taokas 族吞霄社番）等，位於烏牛欄臺地上或其邊緣之就近平埔族人募捐若干，鳩集石材，先蓋一簡陋石室於自宅前院，信徒漸多⁽²⁾。

南投縣埔里鎮杷城里（枇杷城）福德廟於光緒十年（1884）七月，該地平埔族總理余清源（Hoanya族之 Arikun 亞族）者，為祈番社溝（即枇杷城）庄族人之平安，釀集石材，蓋一方約三尺之簡陋石室供奉福德正神；惟未幾失修，日據後，民國四年（1915）三月十日由余定邦（Hoanya族之 Arikun 亞族）者首創，就該庄民番釀貲約一百四十元，予以重修⁽³⁾。

上舉三例，可以證明臺灣西部的石棚，為平埔番建立祭祀神鬼壇墀之所在，今有石棚遺存之處，皆為昔日平埔族分佈地區（插圖二十八）⁽⁴⁾。後漢民移入，民番雜居，平埔族日漸涵化；且漢人與臺灣土著的固有宗教⁽⁵⁾，同屬於‘古亞洲教’（Old Asia Religion）⁽⁶⁾，原有的石棚，漢人與平埔共同供奉，以後涵化平埔與漢人繼續構造，故使石棚在今日臺灣尚為活的文化。

又此次祇做地面調查，未做地下發掘工作，在臺北縣的木柵，深坑等鄉的石棚，尚保存古老的形式，將來擬繼續調查，並做發掘工作，或對臺灣石棚最古的年代問題，可有較為可靠的解答。

(1) 增田福太郎，1939，p. 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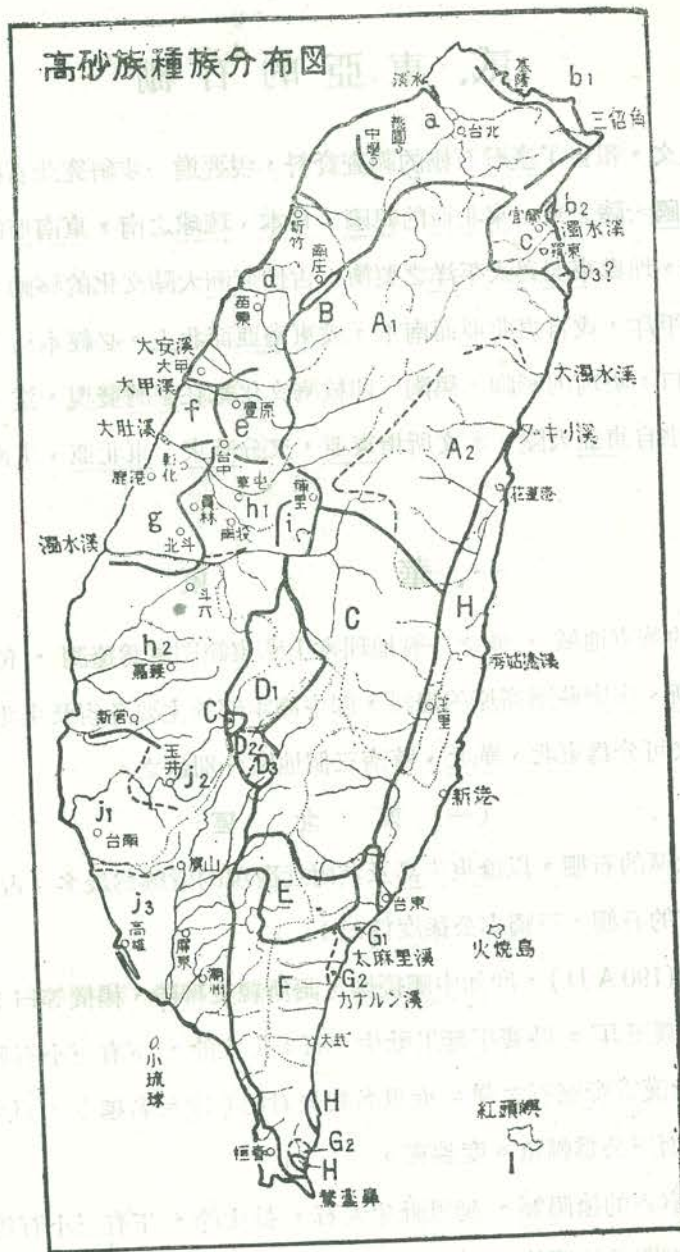
(2) 劉枝萬，1961，p. 126。

(3) 劉枝萬，1961，p. 129。

(4) 馬淵東一，1953，pp. 4-11。

(5) 凌純聲，1958，p. 44。

(6) Wales, 1953。



插圖二十八 臺灣高山族與平埔族分佈區域圖

THE NON-SINICIZED PEOPLES:

- A. Atayal (A₁-Atayal; A₂-Sedeq)
- B. Saisiyat C. Bunun
- D. Tsou (D₁-Tsou; D₂-Kanakanabu; D₃-La'arua)
- E. Rukai F. Paiwan
- G. Puyuma (Panapanayan) (G₁-Puyuma; G₂-The Paiwanized Puyuma)
- H. Ami (Pangtsah)

THE SINICIZED PEOPLES:

- a. Luilang
- b. Ketangalan (b₁-Ketangalan; b₂-Turubiawan; b₃?-Qauqaut & Linau)
- c. Kavalan (Kabalan) d. Taokas
- e. Pazeh f. Papora g. Babuza
- h. Hoanya (h₁-Lloa; h₂-Arikun)
- i. Sau (θau)
- j. Siraya (j₁-Siraya; j₂-Taivoan; j₃-Maka-tau)

貳、東亞的石棚

我們在上文，報告了臺灣石棚的調查資料，現要進一步研究此石棚文化的來龍去脈，臺灣在中國大陸之東，東北亞的韓國、日本、琉球之南，東南亞的中南半島和南洋羣島之東北，地處東亞與太平洋之要衝，古代亞洲大陸文化的移動，或由中國華東經臺灣而入太平洋，或自東北亞而南下，或東南亞而北上，必經本島，所以臺灣成爲東亞的十字路口，史前的彩陶，黑陶，印紋陶文化都在臺灣發現，這一石棚文化，當然亦不例外，來自東亞大陸。本文所指東亞，又分華東、東北亞、東南亞三個區域來敘述。

一、華東

本文所指的華東地域，較之一般地理書上華東範圍更爲遼濶，包括中國沿海各省，西北至蒙新、青康藏兩高原的邊緣，即中國本部的主要各省及東北沿海的遼東半島在內。華東又可分爲東北、華北、華南三個地區分別述之。

(一) 東北區

在中國東北區的石棚，以遼東半島及其附近發現的遺跡爲最多。古文獻上已有記載公元二世紀末的石棚，三國志公孫度傳云：

初平元年(190 A.D.)，度知中國擾攘，語所親吏柳毅、楊儀等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時襄平延里社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三小石爲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之祥。而里名與先君同(度父名延)。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而三公爲輔也。度益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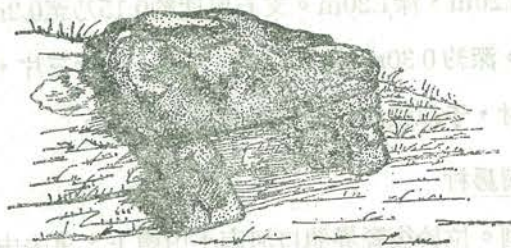
漢時襄平爲今遼寧省的遼陽縣，‘延里社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三小石爲之足’，這明言延里社是以多爾門爲壇壝的石社。

近世考古學上在東北區發現石棚遺跡已有十餘處之多，茲由遼東半島南端向北次第簡略序述如下：

(1) 大連市外大佛山

大佛山在大連市外，高約一九〇公尺，於山巔稍低之處，在1939年9月鳥居龍藏

氏，發現有露出之岩石，似爲人所置者，乃注意觀察，則果爲多爾門，構造簡陋。撐石長2.20m，寬1.20m，厚0.83至0.92m；左側及後面的石柱，係利用天然露出的岩石；左側用石柱支撐柱高0.82乃至0.85m（插圖二十九），鳥居氏認爲此乃一多爾門，且



插圖二十九 大連大佛山頂的石棚

推斷東北地方最古的型式。他並謂：“此石棚爲墳墓之一種，但如此狹小者，似難葬人，推行屈葬則無碍也”⁽¹⁾。惟三上次男氏反對鳥居氏之說，認爲這是利用天然洞窟者，能否視爲支石墓，實屬可疑⁽²⁾。

(2) 金縣普蘭店亮甲店

亮甲店的石棚現在僅有二處，往時可能有更多的，在一50至60公尺高的丘陵上。其第一號石棚（圖版叁拾叁A）的撐石長4.40m，寬3.10m，厚0.40m；石室寬2.55m，深3.20m，高1.55m。支石僅存東面及南面，形成「型。棚之長軸爲東西面，室高1.95m。

第二號石棚（圖版叁拾叁B）在第一號的東南方，距離頗遠的丘陵上。撐石破殘，折爲兩段；石室的支石殘有兩邊。此兩石棚於民國十五年左右，建築由金州通往貔子窩的鐵路時發現。

(3) 復縣萬家嶺三臺村石棚廟

在三臺村端高約25m的丘陵中坡，撐石長4.94m，寬4.08m，厚0.40m；石室寬1.43m，深2.17m，高2.30m，呈「型；棚之長軸正對北方，全高2.70m（圖版叁拾叁C，D）。爲已發見石棚之最大者，自從乾隆年間，即改作廟宇以供奉娘娘神，以迄於今。

(4) 復縣化銅鑛

(1) 鳥居龍藏，1946，p. 131-132.

(2) 三上次男，1961，p. 108.

在渤海沿岸化銅鑛村落之西，有低矮丘陵，石棚在其中坡的旱田中，大概有四處，惟兩處為小型者。經調查的三處中，一處幾乎完整。石棚全高1.1m；撐石長1.6m，寬1.6m，厚0.2~0.3m，幾呈方形；支石埋入地面0.50m，石室呈□形，但其一邊的上端稍殘。室內寬1.20m，深1.20m。支石厚度約0.15乃至0.2m。

石室內充滿砂粒，深約0.30m。由其下部，出土人骨三片，陶罐和石斧各一件。曾有石匠想利用其石材，予以毀壞，因而得以進入裏面。

(5) 復縣榆樹房村

榆樹房石棚已塌倒。位於復縣界龍口河南小山崗上，東去中長路許家屯車站約十幾里，距石棚山約六里。其西不遠龍脖子村曾發現過新石器時代的磨製石斧。對此遺址未經詳細調查⁽¹⁾。

(6) 蓋平縣許家屯石棚山

石棚山為高約20m的丘陵，東南有河流。石棚全高3.04m。撐石長8.42m，寬5.65m，厚0.54m，石面磨平，重約70公噸。石棚室的支石以三塊石板，每寬2.7m，高2.4m，厚0.3m構成，兩面均經磨過。北邊的支石，現寬2.57m，高2.40m；殘存□形，長軸為南北向。此棚現已改為古雲寺娘娘廟（圖版參拾肆A,B）。傳說此與復縣榆樹房村（No.5）及海城縣分水站東南石棚峪（No.8）有關係，見蓋平縣志。又傳該丘陵下面亦有小石棚，後因鐵路施工而被毀無存。

(7) 蓋平縣仰山村

仰山村石棚已經裂塌。位於蓋平縣界龍口河東方山谷中，北距歸州村五里，東到石棚山約二十餘里。石棚在村後一片平平的大田地中。

石棚方向為南偏西20度。蓋石雖已裂為三塊，左壁斷缺，但完全可以恢復原形。各部實測尺寸為蓋石寬4.5，長4.6，厚0.43米；前壁寬2.15，高1.65，厚0.26米；右壁寬2.10，高1.63，厚0.25米；左壁寬2.10，僅存根部，厚0.26米，後壁寬度不全，高1.60，厚0.30米（圖版參拾肆C,D）⁽²⁾。

據乾隆元年（1736年）的盛京通志卷十三山川志：“蓋平縣石棚山上有石棚，可

(1) 符松子，1956，p. 31.

(2) 符松子，1956，p. 31.

容數人。……在城南九十里”，又有：“蓋平縣石棚窟在城西南九十里”。前者為許家屯的石棚山，後者在仰山村的平地，故名石棚窟。

(8) 海城縣分水分站東南石棚峪

此一石棚在石棚峪西方高約40~50m的丘陵上，撐石長4.77，寬4.16，厚0.45m；石室寬2.41，深2.79，高1.90m；石壁厚0.38，呈□形。乾隆盛京通志載有：“海城縣石棚峪在城西南五十里”，蓋即此。

又菊池貞二著東三省古蹟遺聞續編（1927奉天：66）奉天省海城縣石房峪：

李崇實云：石房峪村，在海城南五六十里。該村命名之由來，因村南數百步之嶺上有石房焉。房之西南北三面，豎立三巨石以為壁，上覆一石，如屋頂焉，下亦鋪一巨石，房寬長約七八尺。西南有一小洞，深不可測，據鄉老云：‘在昔日洞中有一鐵鍊，引之甚長，不得其緒，今則不知何去矣。’其南壁有四大字曰：‘亘古一人’，字跡清楚，字大約二寸。此房類似天然，絕非人工製造，故其堅固異常，迄無傾圮之虞。

此石房峪可能即是盛京通志所載的海城縣西南五十里石棚峪，亦未可知。

(9) 莊河縣石山子村

石棚在近村丘陵上，莊河縣志卷二云：“莊河縣城北九十里，興隆溝西有姑嫂石”。宅三俊成以為假如此一姑嫂石，確係支石墓，則可能包括莊河縣的石山子村及大平嶺村兩處的石棚。

(10) 莊河縣大平嶺村

在莊河縣通往蓋平縣公路沿線道旁，即上述莊河縣志所載，‘莊河縣城北九十里，興隆溝西有姑嫂石’之一。

(11) 岫巖縣姑嫂石

石棚之稱姑嫂石者必有兩處，如上述的莊河縣姑嫂石。岫巖縣的姑嫂石之A石棚已殘，其撐石長6.00，寬2.80，厚0.60m；石室支石僅存西北兩面，每一支石長2.80，高1.66m。B石棚在A之東方高約70~80m的小山尖端，俯瞰沙河，幾乎完整。石棚全高2.52m；撐石長5.78，寬5.05，厚0.43m；石室高2.20，寬2.17，深1.92m。留存的支石，呈□字型；但南面之牆僅留下半，上半缺失無存（圖版叁拾伍A,B）。室內由

地面高 40cm 處，放置石板一塊。

(12) 岫巖縣石城相村

在石城相村的小山上有小型石棚二處，小山下旱田中有大型石棚一處。

(13) 清源縣南雜木村

在高約 233m 的山地頂上，前臨英額河。撐石破成五塊，散體於地面及土中；石室寬 1.27，深 3.07，高 1.40m；東側支石已倒壞，室內地上，放置長 1.70，寬 1.27m 的石板。在山坡及附近小山，曾發現石器和陶片。

(14) 通化縣英額布東方

在剌蛄川北方山麓的一小丘上，留存兩處（圖版叁拾伍 C, D）；另一處在丘下，已倒塌。石棚全高 1.20m；撐石約 1.50m 四方；石室寬約 1.10~1.00m，深約 1.50m，呈 □ 字形，進口向南。

(15) 通化縣大廟

石棚兩處在丘陵中坡，一在上，一在下，上面的完整（圖版叁拾陸 A），在下面的已倒（圖版叁拾陸 B）。石棚全高約 1.2m；撐石長約 2.70m，寬約 1.80m；石室寬 0.76~0.82m，深 1.5m。又圖版叁拾陸 C 為通化縣南之支石墓，是否即為圖版叁拾陸 A 同一石棚，尙待查證。

(16) 柳河縣輝南的三塊石岡

三宅俊成氏於 1945 年（昭和十九年）著滿洲考古學概說頁 24~25 載有此一石棚，惜作者尙未看到原書，故暫不知其詳。

(17) 吉林省永吉縣藍旗屯鄉團子山

民國四十五年八月，在吉林市南六十餘里的藍旗屯東山團子山上，發現分佈着大量的紅沙陶片及石器等遺物……。在山的東坡上有二塊花崗石的長條石：一塊平置，長約 4，寬 3 米許，厚 50 餘厘米；另一塊與前一塊相距 3 米餘，長 4，寬 1，厚 0.5 米。兩塊巨石都是頂面光平，四邊加以琢製，底為自然石面。在山腰東坡下也有類似的巨石斜臥，可能是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石棚或大型墓葬⁽¹⁾。

(1) 康家興，1957，p. 80。

(18) 吉林省附近

在吉林省永吉縣騷遼溝山頂的大石室墓，符松子以為可能也屬於巨石墓系統⁽¹⁾。三上次男因為照片，測量圖均未發表，無從推斷。惟據目前所知資料，似非支石墓。

(19) 遼寧省北鎮縣

菊池貞二氏著東三省古蹟遺聞續編（1927年奉天：104）載有石棚如下：

邢紹銘云：北鎮暨巫闔山，其山脈綿亘數百里，其間古蹟不可勝紀。距北鎮縣城北十二里，山勢突兀，徑曲路狹，山腰有石棚一處，棚高三丈，廣十餘丈，濶四丈。棚之成，非出人力，乃為天然之一大石窰，其形如棚，故曰石棚。棚之上有石鐘乳下垂，中有南大士及十八羅漢之像。石旁壁中有石穴二，人可出入，內深黑不知其底，擲石子於其中，則砰然回響，蓋其內有水也。

(二) 華北八區

(1) 山東省

在華北的石棚，無論在文獻上和考古學上以山東為最多。如漢書郊祀志下有云：

石閭者在泰山下阨南方，方士言僊人間也。

陳家夢以石閭為多爾門，他說：

郊祀志齊省三石山，有石社、泰山有石閭，皆 Dolmen 也⁽²⁾。

又漢書五行志中之上：

孝昭元鳳三年（公元78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勾勾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大四十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處白鳥數千集其旁。

泰山石閭形制不詳，是否為多爾門，很難確言。至萊蕪山南，‘有大石自立，大四十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這是石棚無疑。且在今萊蕪縣北的淄川縣，現已發現兩處石棚遺蹟：其一在王母山，另一在杜坡村，茲先述南定王母山石棚（插圖三十），據鳥居龍藏的調查報告云：

該石棚位於王母山丘陵之上，丘陵西臨孝婦河，東為平野，而為自北至南之一延長孤立之丘陵，所以被稱為王母山者，因此丘陵之南端有王母廟也。丘陵之

(1) 符松子，1956, p. 30.

(2) 陳夢家，1937, p. 459.

招余而前’等語。

(2) 河北省

在河北省玉田縣有石棚，據光緒十五年夏子鑾修玉田縣志卷三，輿地志山川有云：

石棚山：在城西北三十里，有石棚。泉自石竇中流出，甘冽可飲。

玉田縣石棚山，因有石棚而得名。上錄太簡略，又有‘泉自竇中流出’，此一石棚是否爲人工建的多爾門，尙須證實。

(3) 河南省

在河南的滎陽縣與信陽州在文獻上亦有石棚的記載，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第三七一卷開封府部彙考二，開封府山川考：

石棚山在滎陽南三十五里。一石平坦如盤，其下空洞如屋，可容數十人，故云石棚。

又同書職方典第四七五卷汝寧府部，汝寧府志古蹟考：

寫字石在信陽州天目山，三石承一巨石，中虛二尺。仰見字云：‘自是神僊一洞天，碧雲深處閉天關’。土人呼爲寫字石。

滎陽的石棚，一石平坦如盤，其下空洞如屋，可容數十人，如是人造的多爾門這是很大的一式。信陽的寫字石，‘三石承一巨石，中虛二尺’，這是石棚無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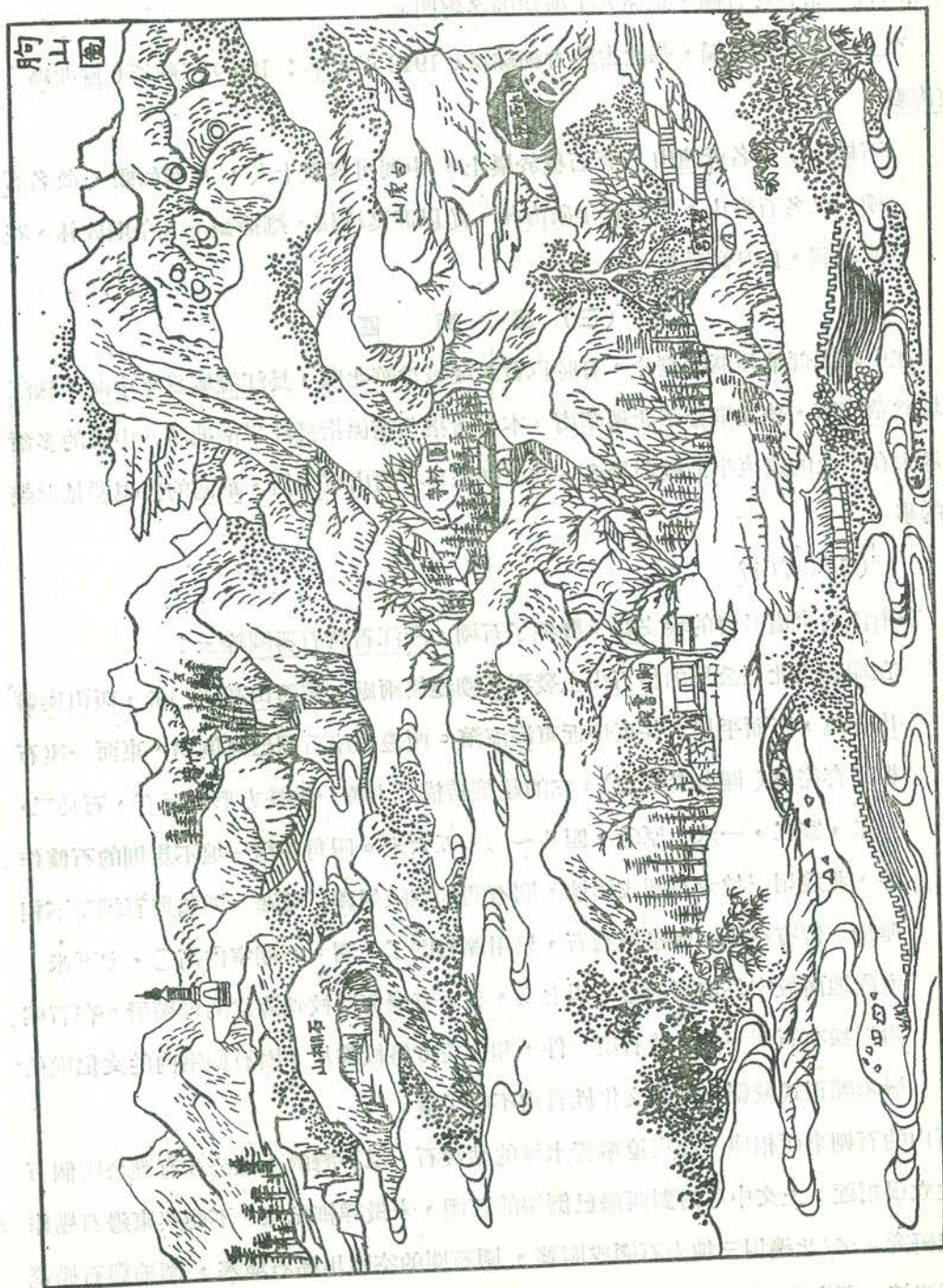
(4) 江蘇省

在淮河以北的江蘇北部，地理區上屬於華北的黃淮平原，蘇省東北的海州，在淮河之北，毗鄰山東，是屬華北地區，在文獻上亦有石棚的記載，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第七四二卷，淮安府山川考：

海州石棚山即青龍山東北，嶺有巨石覆巖，天然成室，可容十數人。八景中所謂‘石室春風’者是也。棚嶺甚峻，了無花木。宋石曼卿判海州，政事之暇，讀書於此。

又清嘉慶十六年（1811）唐仲冕等修海州直隸州志卷十一，山川考：

石棚山即朐山東山嶺。方輿紀要：石棚山，有巨石蓋覆巖上如棚，因名。



插圖三十二 嘉慶十六年修臺灣海州直隸州志江蘇海州的石棚山

插圖三十二採自海州直隸志的胸山圖，圖左有石棚山，右又有小石棚，畫工繪成均爲天然山岩，然名爲石棚，想係人工所建的多爾門。

又與亞宗教協會編，華北古蹟古物綜錄（1942年北平：186）江蘇省（蘇北區）東海縣：

石棚山：又名青龍山，巨石覆於巖上，中間可容數十人，其形如棚，故名石棚，又名石寶山。宋石延年破海州，始以泥裹桃核，擲播嶺上，今則成林，花開燦爛，俗呼萬花巖。

（三）華南區

在中國本部地理區的劃分，有時以黃淮流域爲華北區，長江流域爲華中區，珠江流域爲華南區，普通則分華北與華南。本文所指華南係指長江以南地區。中國的多爾門過去在東北的遼東半島發現最多，其次則在華北的山東半島，華南的發現還是近幾年的事。

（1）浙江省

在浙江的東南沿海的瑞安縣，發現了石棚，浙江省新石器圖錄云：

在瑞安東北三公里的岱石山上發現石棚建築兩處。岱石山高六〇米，西山與叢山相連，三面平原，往東接近東海海濱。西邊一座石棚已經倒塌，東面一座石棚保存完整（圖版叁拾柒）。它的建築結構是上覆一塊長方形的巨石，石長二·七米，寬二·一米，厚〇·四八～〇·五六米。四角各用一塊不規則的石條作柱，北邊用三塊大石圍成圍牆，圍石間的空隙用礫石填塞，圍牆與石棚蓋不相連接，留有空隙。南邊無遮石，只用礫石圍了一圈。石棚室內高〇·七五米，室內地面較室外地面低〇·四七米，裏面有幾何印紋硬陶片的堆積層。在石棚附近採有石磚一件，殘石環一件，和一些方格紋陶片。因石棚室內的文化堆積層未經正式發掘，對其文化性質尙不够了解。

岱石山的石棚東西相座，此與遼寧析水城的姑嫂石，及臺灣的土地公和有應公兩個石棚並立很相近。上文中可惜對西邊已倒塌的石棚，未做詳細記錄，不能與東邊石棚作比較研究。又‘北邊用三塊大石圍成圍牆，圍石間的空隙用礫石填塞，圍牆與石棚蓋不相連接，留有空隙’。三塊大石的圍牆形制，它與石棚空隙的距離，未有照相與插

圖，使人不易想像石棚及其附屬物的全貌。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九三，江南東道，杭州，於潛縣有云：

石甌山：按郡國志云，石甌山，一名天姥山，有石危如甌，三石支在下，一人搖之輒動，更加千人搖之，終不落。

又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十，兩浙東路，紹興府，景物篇云：

酒甕石：在會稽射的山，足三石品峙，其狀如甕，舊經云：人謂之秦皇酒甕石。

(2) 福建省

在福建省境雖尚未發現石棚遺蹟，但文獻上有石棚的記載，明弘治三年，黃仲昭八閩通志卷六，地理，山川，建寧府。

仙架石：石方三四丈，厚五尺，平整如截，下有三小石，鼎足架之，中虛，可容數十人。相傳唐羅山架為遊息之所。每風雨驟至，即聞石有鼓聲。宋時因名其里曰唐石。去三步許，又有一石卓立，端直，長五尺餘，人謂之笏石。在縣西北嘉禾里。

上錄的仙架石為多爾門，笏石為門希爾無疑。又乾隆五十二年鄭一崧永春州志卷二，山川志大田縣⁽¹⁾：

穹窿山：在三十五都。閩書云：山逶迤入，有小口，口有一巨石，三小石支之。內有懸鐘，觀音二廳。石乳凝結，冷若蒼玉，名蒼玉洞。

又八閩通志卷七泉州府南安縣：

白雲巖：上有盤石，中虛如屋，時有白雲栖其上。下又有小身瑞跡岩，石室天成。下有三小石撐之。上一石長二丈餘。室中一石長丈餘，各鑄佛像於其上，長略與石稱。

明萬曆間（1573~1619）道光十年（1830）重刊，王應山閩都記卷十郡城西南隅侯官縣：

烏石山：石天，三石撐架，可宴坐數十人。嘉靖初郡人潘積中刻‘石天’二字。上錄建陽縣的仙架石，大田縣的穹窿山，南安縣的白雲岩，侯官縣的烏石山四處的巨石遺蹟，均是上有巨大頂石，下有三小石支之，當為多爾門無疑。

(1) 民國十一年，許世英福建通志福建山經卷三十三引。

又八閩通志卷四地理山川福州府閩縣：

盤石山：山之頂有三石，高十餘丈，又有一石疊于其上，上方如棋盤。

閩都記卷十二亦載：

盤石山：在江右里。山之巔有山石，高數千尋，又一石疊其上，方如棋盤。

以上兩條，弘治三年(1490)的八閩通志較之萬曆間(1573~1619)時間為早，且‘山之頂有三石’比之‘山之巔有山石’較為可解，此一遺跡，是否為多爾門，尙是問題。上錄五處巨石遺跡，其中建陽縣嘉禾里的仙架山陳夢家在高祿郊社祖廟通考亦引說是多爾門⁽¹⁾。

(3) 湖南省

於民國四十三年八月，在湖南的零陵縣也發現了石棚古蹟，調查零陵黃石舖石棚建築⁽²⁾云：

從雲陵西門沿零桂公路步行三十里抵黃田舖，黃田舖是個小市鎮，有新街、老街兩條，從老街出街口是一片稻田，對着稻田是一座圓形的青石山名大石山，在此稻田與大石山之間，就有一座石棚(圖版叁拾捌 A. B)，當地羣衆稱它為‘它它山’。它是由四塊青石堆在一個小型的天然石臺基上而成，可分為頂石一塊，牆石三塊，頂石腐蝕後的厚度不一致，前面較厚，後面較薄，形成前高後矮。牆石與頂石的接觸面既不規則，又不平整，很遠看出顯得搖搖欲墜的樣子，而實際上是很穩固的。牆石佈置位置，南面兩塊，北面一塊，約成三角形，棚內空高僅有一·一公尺，並不寬敞，大概可以容納兩個人。

1. 臺基是天然的青石堆成，現有的高度，從地面至石棚石牆基點，約達一·三公尺，東西寬約八尺，南北長約十公尺，兩端過去由於石匠開採石料，已打成一道階級式坡岸。

2. 牆石共三大塊，佈置情況南二北一，石塊大小不一樣，形式成四邊形，四邊角度顯明，似經人爲加工。牆石內部表面光滑平整，雖然找不出明顯的工具痕跡，但破裂的平滑程度，與自然光滑面是有着顯然的區別。

(1) 陳夢家，1937，pp. 458-459.

(2) 吳銘生，1954，pp. 145-147.

3. 頂石是一塊天然的龐大巨石，估計重量至少有一兩萬斤，厚度不一致，約有〇·九〇公尺——一·四〇公尺。頂石伸出牆石的天然簷部約有〇·四〇公尺。這座石棚除牆石內部表面，似經人類加工修鑿，此外並未發現有顯著的加工痕跡，與遼東海城的石棚建築，經過詳細的設計和高度施工的準確性來比較，那是原始得多。

以上華東的東北、華北、華南三區，其中華南區的石棚最為巨大，形式亦最原始；華北區的見之於古文獻最早，亦有較原始的形式；東北區的兩式：南方式（又稱第一式）時代較早，多數為祭祀多爾門（temple dolmen），北方式（第二式）時代較晚，完全為墳墓多爾門（grave dolmen）。

二、東 北 亞

在東北亞這一地區中的石棚，以韓國最多，日本、琉球次之，現自北向南分述如下：

（一）韓 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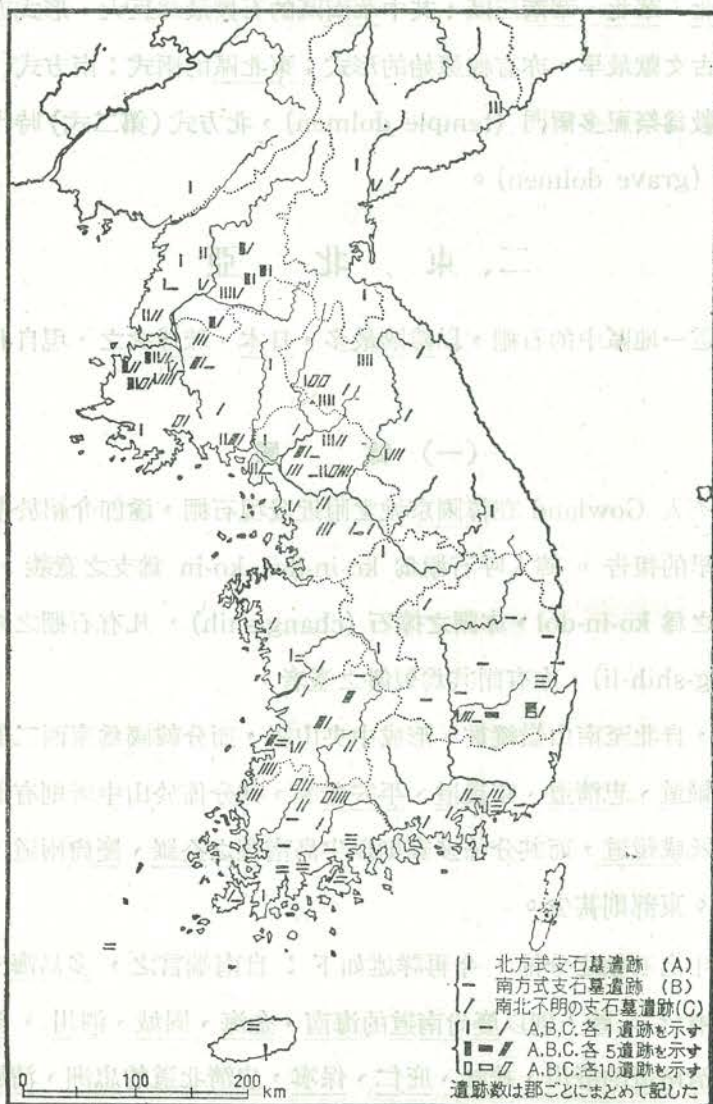
在1895年英人 Gowland 在韓國京城之附近發現石棚，遂即介紹於學術界⁽¹⁾，此為東亞石棚最早的報告。韓人呼石棚為 ko-in-dol, ko-in 為支之意義，亦即撐石之謂。故韓人謂之為 ko-in-dol, 亦謂之撐石 (chang-shih), 凡有石棚之村落，則謂之撐石里 (chang-shih-li), 亦有謂其為製餅之臺者。

韓國地形，自北至南山嶺縱貫，形成中央山脈，而分韓國為東西二部。石棚分佈於西部者為全羅道、忠清道、京畿道、平安道等，其分佈於山中者則有慶尙道及江原道之海岸地方及咸鏡道，而其分佈多寡則以半島南端之全羅、慶尙兩道，及多島海西部各道為最多。東部則甚少。

關於朝鮮半島石棚之分佈，今再詳述如下：自南端言之，多島海中之珍島、莞島、南海島皆有之。陸上則以慶尙南道的海南、金海、固城、泗川，慶尙北道之大邱、慶州。忠清南道的舒川、扶餘、庇仁、保寧，忠清北道的忠洲、清風，江原道的

(1) Gowland, 1895, pp. 316-330.

平昌、旌善、通川、淮陽、春川，金化、鐵原、伊川。京畿道的京城、廣州、金浦及江華島。黃海道的新溪、遂安、瑞興、延安、海州、安兵、殷栗。平安道的平壤、美林里、江東、成川、肅川、江西、龍岡等處為最多。東部地方除江原道的三陟、江陵二地外，殆無石棚之存在。而在西部石棚分佈最顯著的地方，當推漢江、臨津江、大同江及錦江的四江流域。又本島南端的全羅道、慶尙南道有石棚羣，多島海中的諸島亦有之。



插圖三十三 韓國支石墓分佈圖

韓國的石棚可分兩種形式：第一式者用一塊極厚而重的天井石，以三或四個極短而細的石柱撐支之，石柱之長若不相等，則以二石相疊爲之。有的用天井石過重而石柱細弱之故，常受頂石的壓力而致埋沒土中。此種石棚，完全爲天然石，而未經人工的修琢。第二式則用四巨石壁以代支柱，且天井石伸出四壁之外，宛如今日之廊簷。此式的頂石與石壁，均經人工琢鑿而成。故後者比之前者較爲進步而時代亦晚。又鳥居龍藏的第一，第二式⁽¹⁾，三上次男稱之爲南方和北方兩式。如插圖三十三所示，韓國石棚形式，半島南部多數爲第一式或南方式（圖版叁拾玖），北部則多第二式或北方式（圖版肆拾）。

(二) 日 本

英人 Gowland 於1897年在倫敦考古學會發表日本的多爾門與葬丘一文，謂在日本（圖版肆拾壹）已發現406多爾門，其中經測量和繪圖的140個⁽²⁾。但日本學者如鳥居龍藏氏反對其說云：

Gowland 氏之記載，嘗稱日本原史時代（金屬時代）之歷代皇陵及一般墳墓爲多爾門，以余考之此等多爾門，乃千四五百年以前之石槨式墳墓（tumuli, corridor）之誤。

他敘述日本之石棚云：

日本之新石器時代，可分甲乙兩個時期：甲則屬於現住日本人之祖先，而乙則屬於其以前之居民，如 Ainu 及其他民族。按甲所構成之巨石遺蹟，現尚殘存於九州、四國及其他地方，稱 menhir 爲‘立石’（taleishi），或稱 stone circle 爲‘盤座’（iwakura），與‘盤境’（iwasaka）等，現仍留存於日本國內各地。惟石棚余謹於豐後別府之長松寺境內發見兩座，於信濃小縣郡滋野村發見一座，此等石棚皆類於朝鮮之第一式者⁽³⁾。

到了1959年，日本出版的圖解考古學辭典，載日本的多爾門發現的已有十餘處有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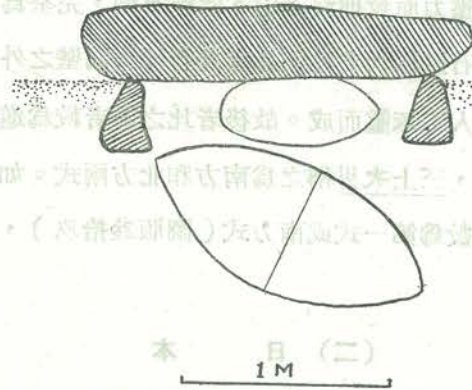
日本也有十多處的支石墓羣，但其地域局限於福岡縣的絲島郡、筑紫郡、浮羽

(1) 鳥居龍藏，1946，pp. 121-127.

(2) Gowland，1897，p. 442.

(3) 鳥居龍藏，1946，pp. 127-128.

郡，佐賀縣的東松浦郡，長崎縣的南高來郡，熊本縣的玉名郡以及大分縣的一部份（插圖三十四）。經過調查的情形，皆用支石支撐着巨大的平石，下面主



插圖三十四 日本支石墓（福岡縣小田1號墓）

要是甕板、石室、時有土坑，但無桌子型者。毋寧說是近乎朝鮮南部的碁盤形支石墓的下部構造，表示其源流在該地。

上錄中鳥居氏駁 Gowland 說的多爾門，但 Gowland 的多爾門分四類，其中第一類如圖版肆拾壹所示，是否與多爾門無關，尙難確言。至於石槨墳墓和箱形石棺，亦可能是由墳墓多爾門（grave dolmen）演變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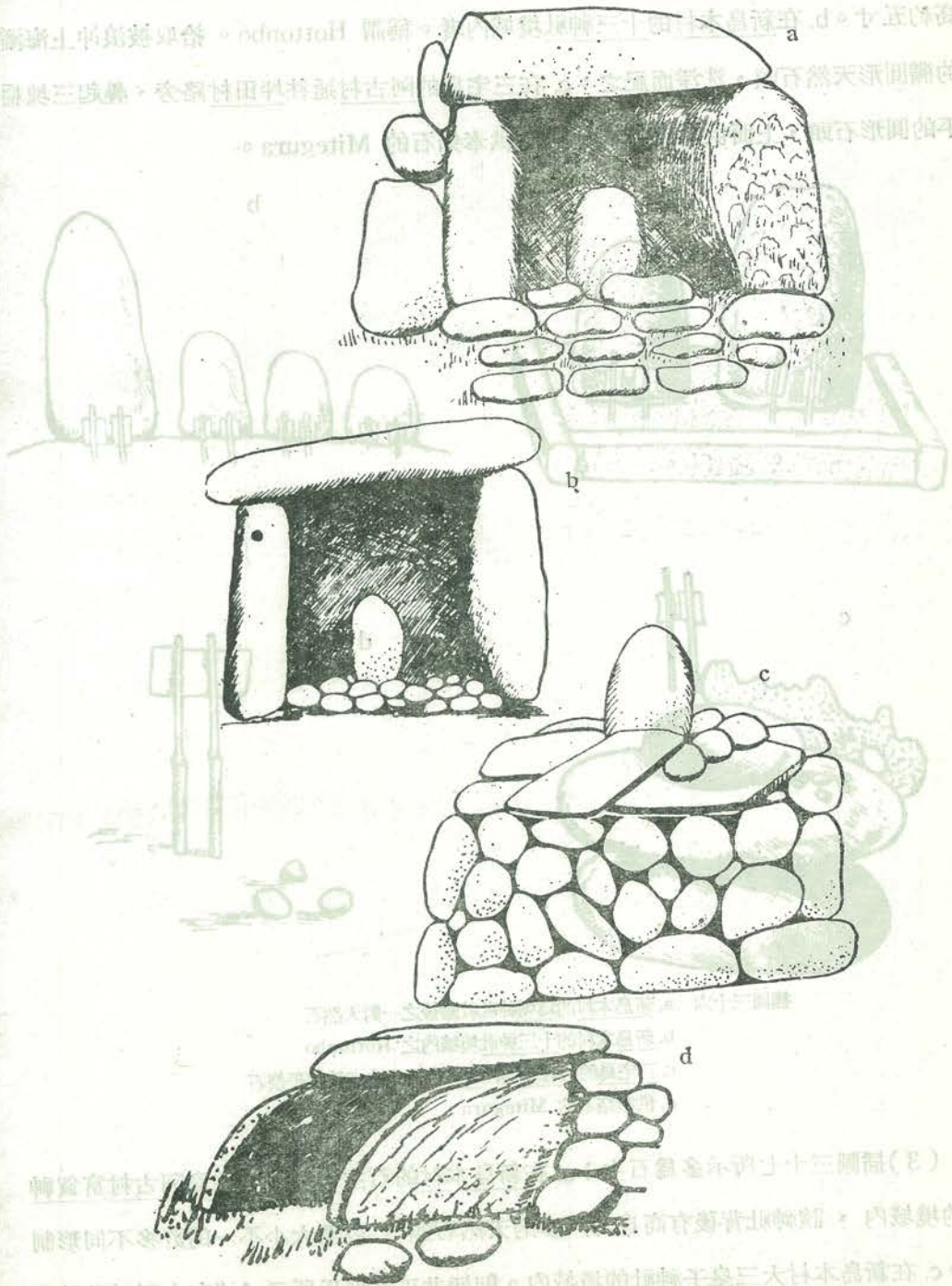
日本考古和人類學者研究石棚，祇注意到墳墓多爾門，稱爲支石墓，而忽略了祭壇多爾門（temple dolmen），以爲所有石棚，多爲支石墓。殊不知石棚所在爲原始之社，最初之社，與祖並存，爲祭祀神鬼的壇壝，亦爲祖先的葬地，如臺灣的土地公與有應公，至今猶有一地並在之例，可爲古代社祖同源的事證。

日本古代亦有石社，即宮地直一著神社考古學中所稱之‘石神社’⁽¹⁾，如上文鳥居氏所引‘立石’（menhir）‘盤境’（stone circle），石棚（dolmen）爲石支墓外，亦有用石棚作廟宇的，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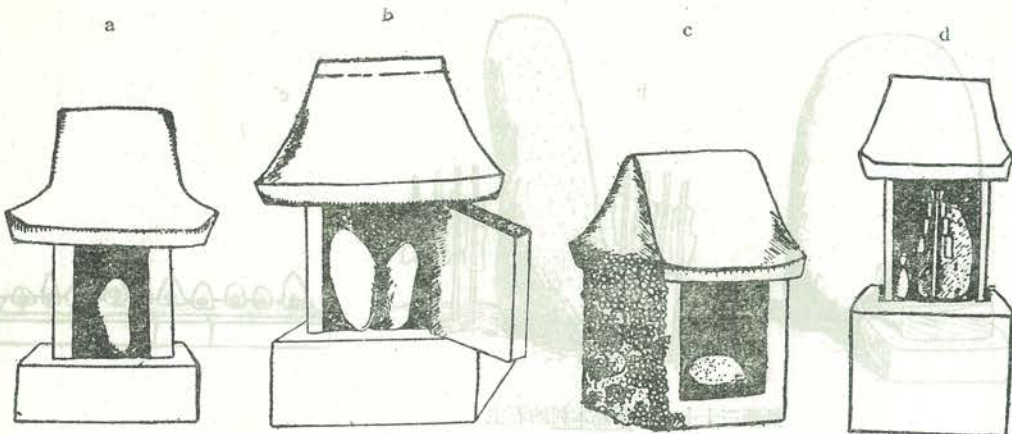
（1）插圖三十五所示爲伊豆諸島中，東京府御藏島百姓二十八家，其中有二十四家的住宅一隅供有石棚小祠或石主祭壇，以祀‘土地神’。圖中之 a. b. 均以高約三尺的天然石塊，構成石棚小祠，裏面供奉高約一尺的橢圓形天然石頭，作石神主，是爲

（1）宮地直一，1929, pp. 57-65.

最古的形制。c. 石主立在一祭壇上，形似甲斐地方的道祖神。d. 祇一石棚小祠，祠內無石主。對上述四種本山桂川氏認為都是係開墾時，土人所祀的土地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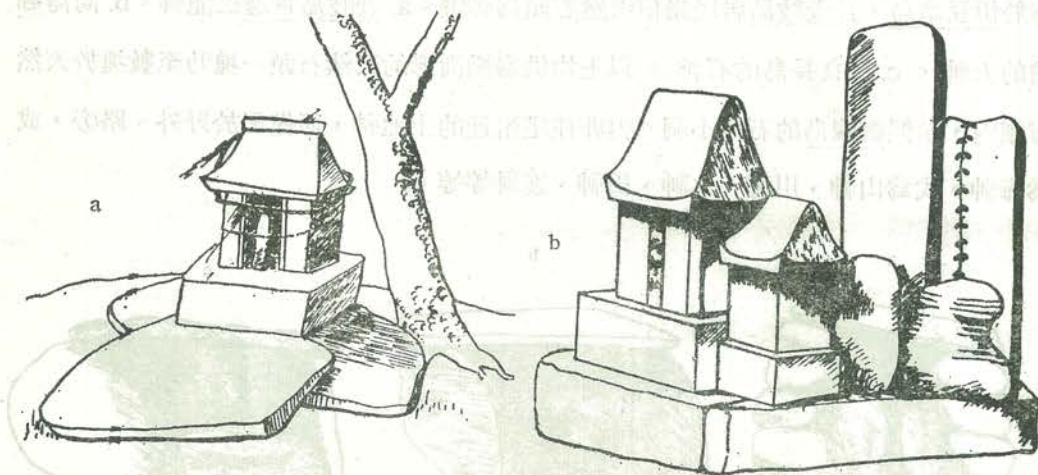


插圖三十五 東京府御藏島的石棚小祠和石主祭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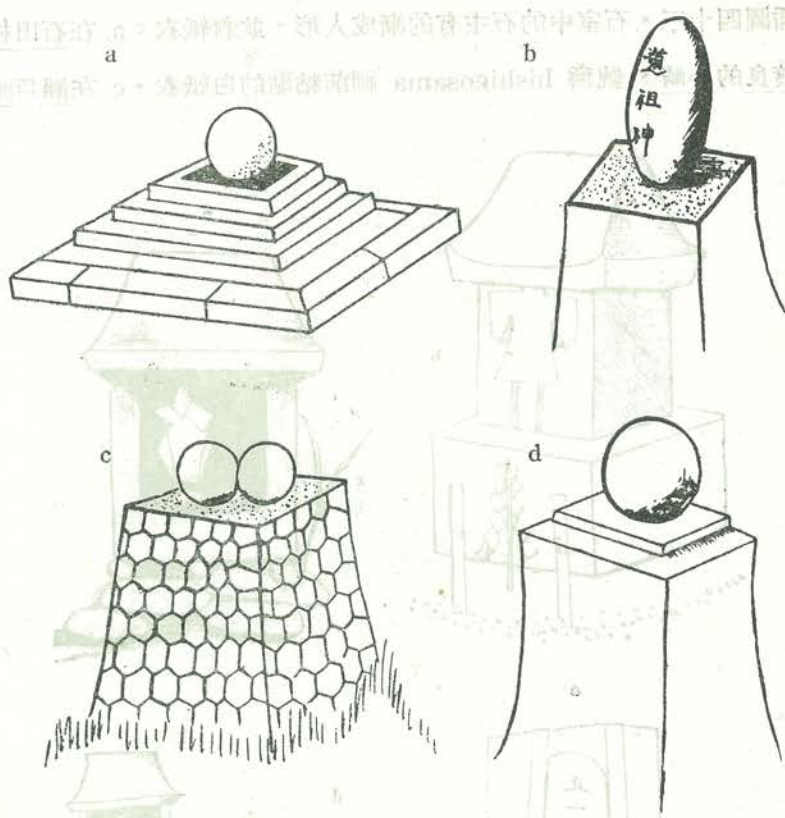
插圖三十九 a. b. 壹岐島小崎的石室小祠
c. d. 芦邊八幡浦的佐谷姬神社

(6)插圖四十所示為石室小祠之外，有的有神樹，有的在石祠之旁又有石主。a. 在筒城海岸，背海建立。b. 在初山村坪的金崎神社境域內。左端石祠的門上，刻有稻荷神社四字，右端有石碑和海石各兩塊，可能都是作為石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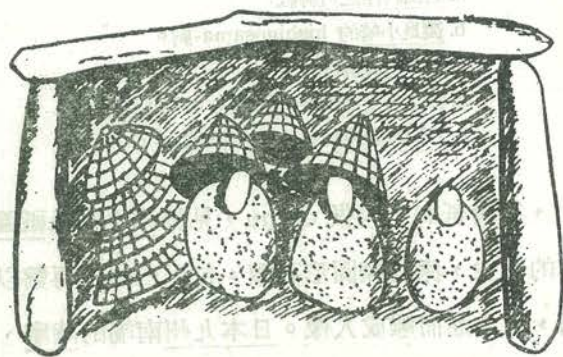
插圖四十 a. 筒城海岸邊的石室小祠及神樹；b. 初山村坪的金崎神社後立有石主

(7)插四十一所示為在路巷供奉天然石或建石碑，以為道祖神的民間信仰，至今仍普遍於日本各地，即中國所謂街坊土地。圖中四例都為山梨縣的道祖神。a. 石主為一圓石，置在一三級的壇上；b. 道祖神為一橢圓石頭，放在一高壇上；c. 石主為兩個圓石，置在高壇上；d. 石主為圓形，高壇上有石板一塊，再置石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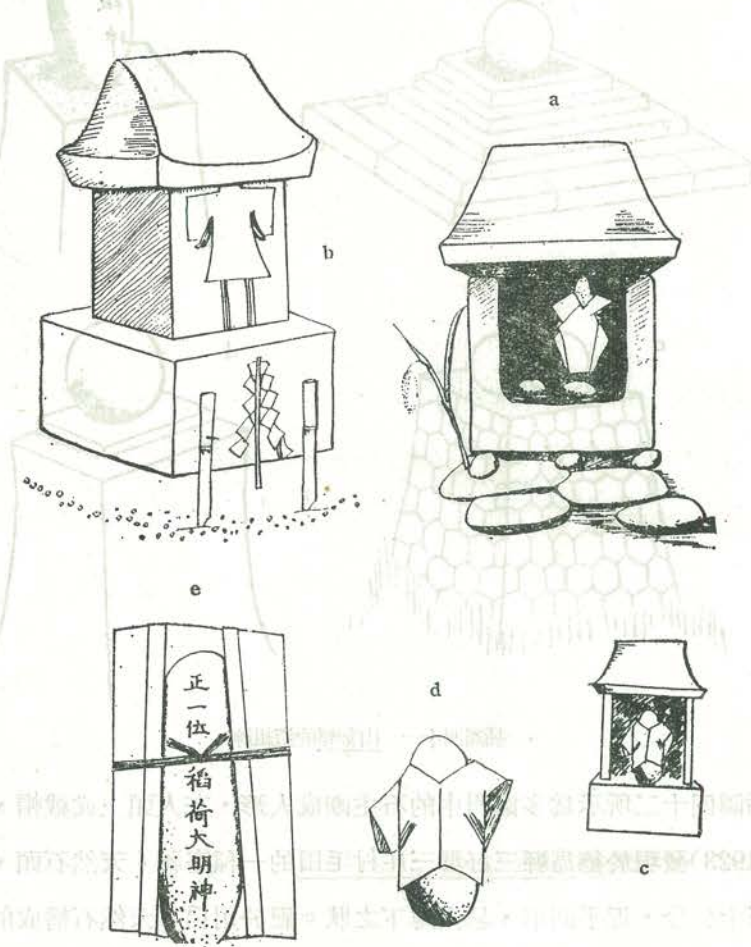
插圖四十一 山梨縣的道祖神

(8) 插圖四十二所示為多爾門中的石主漸成人形，在人頭上或戴帽，或紮紙。大正十二年(1923)發現於德島縣三好郡三庄村毛田的一種塞神。天然石頭，可能稍予加工，高約三十公分，近乎圓形，呈人蹲下之狀。祀於用扁平天然石構成的小石棚內。又供數個茅筥，祈求癒病。



插圖四十二 德島縣三好郡三庄村毛田的塞神

(9)插圖四十三，石室中的石主有的漸成人形，並着紙衣。a. 在石田村津之宮神社，b. 在渡良的小崎，號稱 hishigosama 祠前粘貼的白紙衣，c. 在瀨戶祇園神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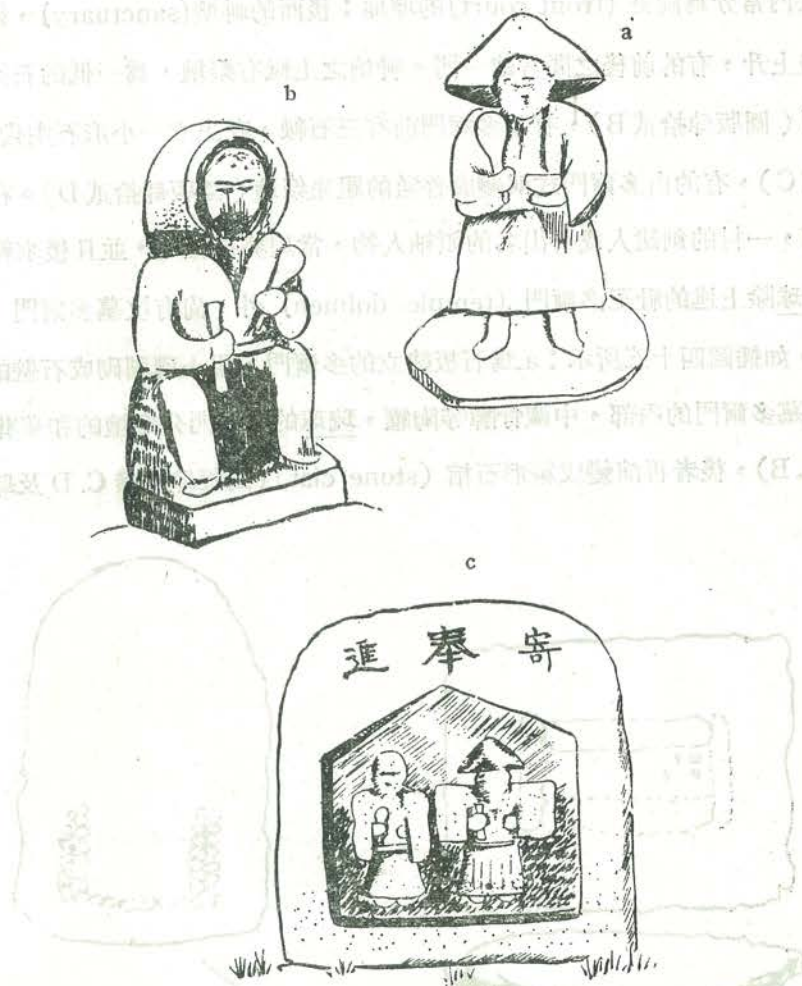
插圖四十三

- a. 石田村津之宮神社
- b. 渡良小崎的 hishigosama 祠。
- c. 瀨戶祇園神社
- d. 津之宮及祇園神社供奉之 okinu 石主
- e. 石田村志自岐神社所供奉的石主。

d. 祠內所供奉的石主，穿着紙衣，叫做 okinu，見於津之宮及祇園神社，e. 在石田村志自岐神社，所供奉的石主，係長橢圓形石頭，包以白紙，再繫以紅白線條。

(10)插圖四十四，石主進而雕成人像。日本九州南端的薩摩、大隅地方，每於田中堆土，供奉石像，其形狀頭戴陶笠，右手執飯鏟，左手拿飯碗，立或坐像，土人稱

爲田神見 a. b.。又有如下圖 c，石頭浮雕一對男女神像，應與信濃地方之道祖神有關。從前每逢十月亥日，此地舉行田神之舞樂。其時打扮如上述的情形。



插圖四十四 a. b. 薩摩，大隅等地方由石主進而雕成人像的田神。c. 道祖神。

著者不憚煩上舉出十例，藉以說明日本的石棚與石主，尚保存了多爾門和門希爾的原始形態。又日本的祭石神社與中國古代之石社，形制與信仰完全相同的。日本研究巨石文化的學者似尚很少注意及之。

(三) 琉球

在琉球羣島至今尚保存着中國古代社祀的文化，琉球人祭祀神鬼的聖地之社叫做

ugan (utaki), 此 ugan 是舉行祭儀, 會議, 法庭, 宴飲, 跳舞, 種種社中集會之所在。ugan 建在一較高臺地上, 圍以石垣成長方形, 由一石門(圖版肆拾貳 A) 出入。其內常分為前庭 (front court) 的埤地; 後面的神壇 (sanctuary), 較前庭為高, 由石級上升, 有的前後之間常建一門。神壇之上祇有祭壇, 為一低的石臺, 或一桌形多爾門 (圖版肆拾貳 B), 有時多爾門前有三石級, 在上立一小形石主代表祖先(圖版肆拾貳 C), 有的由多爾門式演變成普通的祖先祭壇 (圖版肆拾貳 D)。在琉球現尚可以找到, 一村的創建人或將出名的領袖人物, 常埋葬在社地, 並且後來變成社神⁽¹⁾。

琉球除上述的社祀多爾門 (temple dolmen) 外, 尚有坟墓多爾門 (grave dolmen), 如插圖四十五所示: a. 為石板建立的多爾門, 用小珊瑚砌成石壁的多爾門; b. 為一坟墓多爾門的內部, 中藏骨罈等陶罐, 琉球的多爾門分祭壇的和墓葬的 (圖版肆拾參 A, B), 後者再演變成箱形石棺 (stone cist) (圖版肆拾參 C, D 及肆拾肆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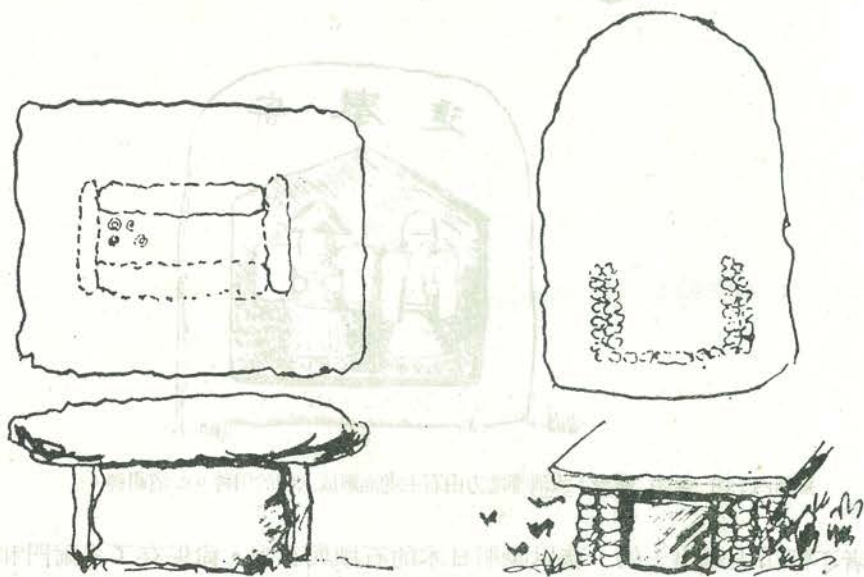


Diagram of grave dolmen.

Diagram of local variety of grave dolm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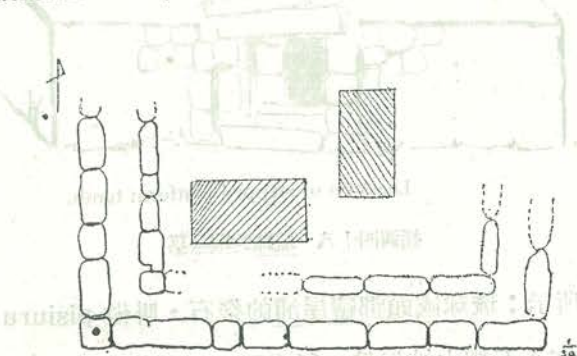
b

a

插圖四十五 琉球的坟墓多爾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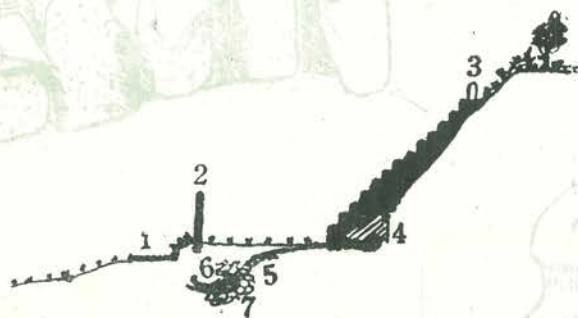
(1) Erika, 1964, p. 133.

屋頂形墓 (roof shaped tomb) (圖版肆拾肆: B. C. D), 平臺墓 (terraced tomb), 四十六如插圖。階梯墓 (stepped tomb) 插圖四十七。最後成為插圖四十八所示的壇臺墓 (stepped platform tomb)⁽¹⁾。



Schematic sketch of terraced tombs.
(Objects B and C at Matsubaru, Hisamatsu, Miyāka at Irabu island, etc.)

插圖四十六 琉球的平臺墓



Schematic Section of stepped tomb of the Nakazone lineage, Hirara, Miyako.

- | | |
|-------------------------------------|----------------------------------|
| 1. Road leading past the structure. | 5. Stone steps leading to |
| 2. Surrounding wall. | 6. paved well and bathing place. |
| 3. Row of menhirs. | 7. Surrounding pavement. |
| 4. Chamber. | |

插圖四十七 琉球的階梯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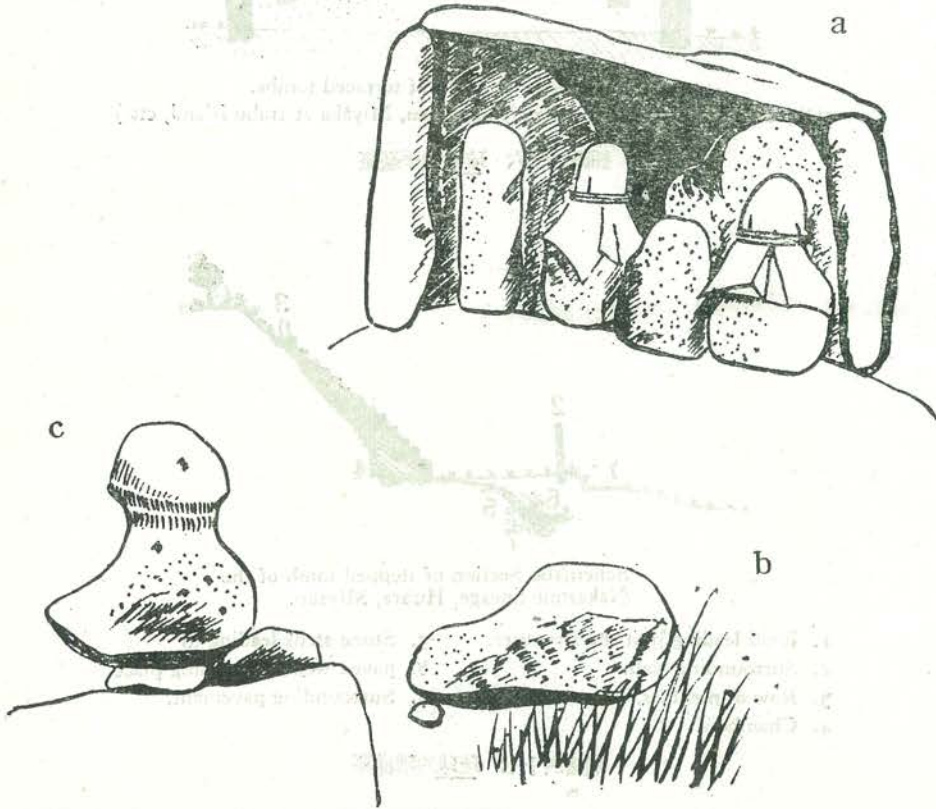
(1) Erika, 1964, pp. 121-127.



Diagram of stepped platform tomb.

插圖四十八 琉球的壇臺墓

又插圖四十九所示：琉球國頭郡鹽屋浦的祭石，叫做 pisiuru 石，用以石占，被信為一種靈石。a. 在小石棚中被信為一種靈石，小棚中置橢圓形石，和略成人形之石，上端紮紙或布一塊。b. 琉球國頭郡真喜屋的占卜石。c. 也是琉球國頭郡的占卜石



插圖四十九 琉球的石棚與石主

石。抱起上面之石，以其輕重的感覺，占卜吉凶。這種石占，在日本也各地皆有，叫做重輕石或 Omokarusama。

琉球保存了巨石文化的型式甚多，尤其應注意，屋頂形坎，很像西歐的截頭金字塔形多爾門 (truncated pyramid dolmen)⁽¹⁾，和壇臺坟墓 (stepped pyramid tomb)，此一事實，很關重要，可以說明自 dolmen 演變成 pyramid 的過程。

三、東 南 亞

著者於1940年發表東南亞古文化研究發凡一文，將東南亞分為華南大陸、中南半島、南洋羣島三區。華南大陸已包括在上文華東區內敘述，茲僅再述中南半島和南洋羣島二區。

(一) 中 南 半 島

在半島的西端 Assam 地方的 Naga 族人至今保存活的巨石文化。Angami Naga 人建立獨石 (monoliths) 都是成對雙的，如 (圖版肆拾伍A) 所示四排獨石，每排前二石代表男性，後二石代表女性。Kacha Nagas 人視為禁忌，祇建一獨石，而沒有一多爾門為配。又 Khasis 人建立兩石合配以獨立石代表男性，橫臥石代表女性，即 Perry 所稱的‘分離石’ (dissolith)⁽²⁾。Kacha Nagas 的陰陽二石不相並立，陰石離開陽石，亦不平放在地上，建成多爾門式 (圖版肆拾伍B)⁽³⁾。又在 Khasis 族中的富有家族建立巨石紀念祖先，在若干奇數門希爾之前，有一多爾門。因為 Khasis 人係母系社會，紀念他們的氏族女祖及她的兄弟。所以門希爾代表舅父，多爾門代表氏族女祖先⁽⁴⁾。

(二) 南 洋 羣 島

Fürer-Haimendorf 說：“從 Naga 和 Khasi 山南經印尼羣島的 Nias Sumatra

(1) de Morgan, 1924, p. 236.

(2) Perry, 1918, p. 16.

(3) Hutton, 1922, p. 243.

(4) Fürer-Haimendorf, 1939, p. 222.

而到 Flores, Ambon 及 Ceram, 都是同一巨石文化叢裡”(1)。印度羣島的巨石文化分舊新兩時代, 其分別可以多爾門為指數。舊巨石文化的多爾門祇作祭壇 (sacrificial altars) 或紀念物 (memorials), 新巨石文化的多爾門已用作墳墓(2)。茲在蘇門打拉, 婆羅洲、瓜哇, 舉出數例說明之。

蘇門打拉的多爾門形式, 在一平頂石, 下有二至四個支石, 以有三個支石者較多。在 Batubarak 地方 (Ranau district), 有一多爾門的頂石長1.70cm, 另一較小1.20cm, 尚有一較大的, 頂石長2.44 闊 2.38, 下有六個支石, 其旁有一門希爾。當地傳說此處為收穫祭祀舉行所在。古時每年祭時殺一少女以祭(3)。又圖版肆拾陸: A. 為 Soliga 地方立石人像前的多爾門; B. Holi 地方的石壇, 頂上有小形的多爾門, 中藏重要酋長的頭骨。圖版肆拾柒: A. Menangkadau 的石祭臺, 上供石主; B. Pajang 地方的多爾門(4)。

瓜哇的 Pakisan-Tlagasarih 地方, 在兩村附近有一羣像多爾門墳墓 (dolmen-like grave), 這是由正式多爾門 (dolmen proper) 至石棺 (Sarcophagus) 的過渡形式。又在 (Pakaunan 地方為巨石文化重要而豐富中心, 有石棺, 多爾門, 混合多爾門墳墓 (hybrid dolmen graves)。多爾門墳墓有九十四個之多。

婆羅洲面積雖大, 但巨石文化遺蹟不多。在該島東部 Apo Kajan 地方有一羣多爾門, 又在 Kajan 河右岸 Data Gensjan 村亦有一多爾門。在 Sarawak 和 Kalamantan 的中部高地, 也找到巨大的多爾門 (圖版肆拾捌 A) 和單獨和成對的門希爾 (圖版肆拾捌 B) (5)。

在上述諸島中, 瓜哇島的多爾門已用作墳墓是屬於年青的巨石文化層, 其分佈地區不廣; 蘇門打拉的多爾門祇作祭壇或紀念物, 從不用作墳墓, 婆羅洲的亦無用為墳墓的報導, 這是屬於古老的巨石文化層, 分佈地域甚為遼濶, 至今尚有使用多爾門的, 如在 Assam, Nias, Sumba 和 Flores 等地, 所以還是活的文化。

(1) Fürer-Haimenderf, 1939, p. 222.

(2) Heekeren, 1958 pp. 44-45.

(3) Heekeren 1958, pp. 48-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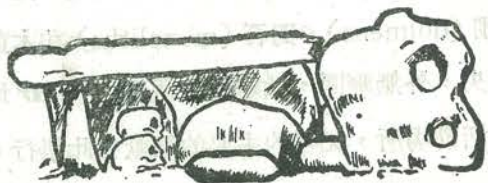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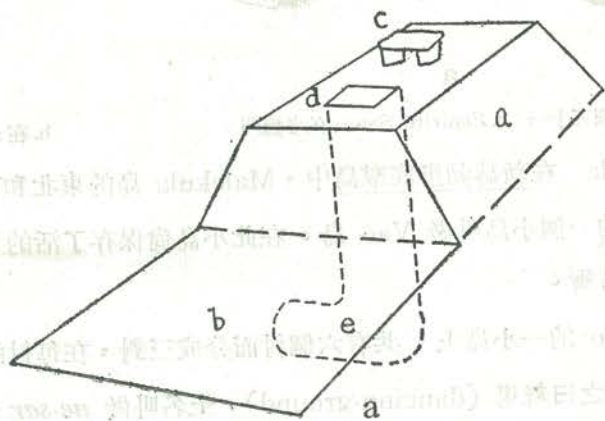
(4) Schnitger, 1939, pls. 1, 36, 39.

(5) Harrisson, 1958, p. 397.

叁、太平洋區的石棚

在遼闊的太平洋，普通分為三大羣島：美拉尼西亞（簡稱黑島）、玻利尼西亞（多島）和米克羅尼西亞（小島）。三者之中以黑島羣島的多爾門為最多，多島與小島是否有多爾門文化尚不能確言。美拉尼西亞羣島位在西南太平洋自西北向東南延伸一系列島嶼。從新不列顛島，所羅門羣島、新赫勃里底羣島，新加列多尼西亞羣島。現祇舉三島的多爾門為例。

一、San Christoval 在所羅門羣島的 San Christoval 島的石棚，如插圖五十 a. 在一方形或長方形的坟墓的祭臺 (mastaba) 土名 *heo*，有時叫做 *hera*。其大小自六呎長四呎濶，到六十呎長四十呎濶的，但大型的很少，小型的較多。在祭臺上有一小多爾門，土名 *hau suru*，由三或五塊石板，其中最大一塊為頂石，構成一小石祠，用以藏置頭骨。在多爾門的北面，有一小穴，下通葬室，中至一呎高小床，上置屍體，時常澆水，使易腐化，成為骸骨，即留在葬室，或取出下顎，或頭骨置於多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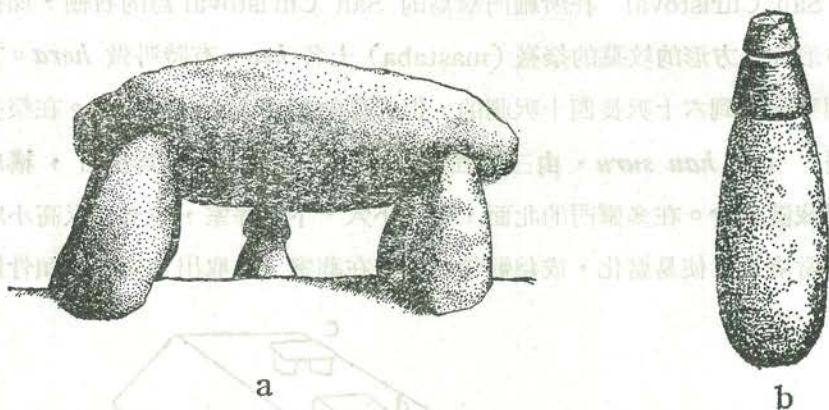
b

插圖五十 a. San Christoval 的長之墓及多爾門。

b. Arosi 地方的多爾門墓。

門內(插圖五十 b)。在祭臺之前，有一祭場，土名叫做 *hera*。

二、Espiritu Santo 在新赫勃里底羣島的地方，該島 Nogugu 地方的多爾門如圖版肆拾玖 A 所示，土名叫做 *sua*，此與中國古代石棚稱社相同。又圖版肆拾玖 B 的大小頂石長七呎二吋，濶兩呎六吋，高兩呎弱。還有一個多爾門長五十一吋，濶三十吋，高三十吋(圖版肆拾玖 A)。又插圖五十一 a. 長三十一吋，濶二十七吋，高十九吋。多爾門之前多有舞場，舉行祭禮時，在多爾門之上，以特製木槌殺豬。插圖五十一 b. 為男性生殖器，有時置在 *sua* 下。



插圖五十一 a. Espiritu Santo 的多爾門

b. 在 a. 多爾門下的陽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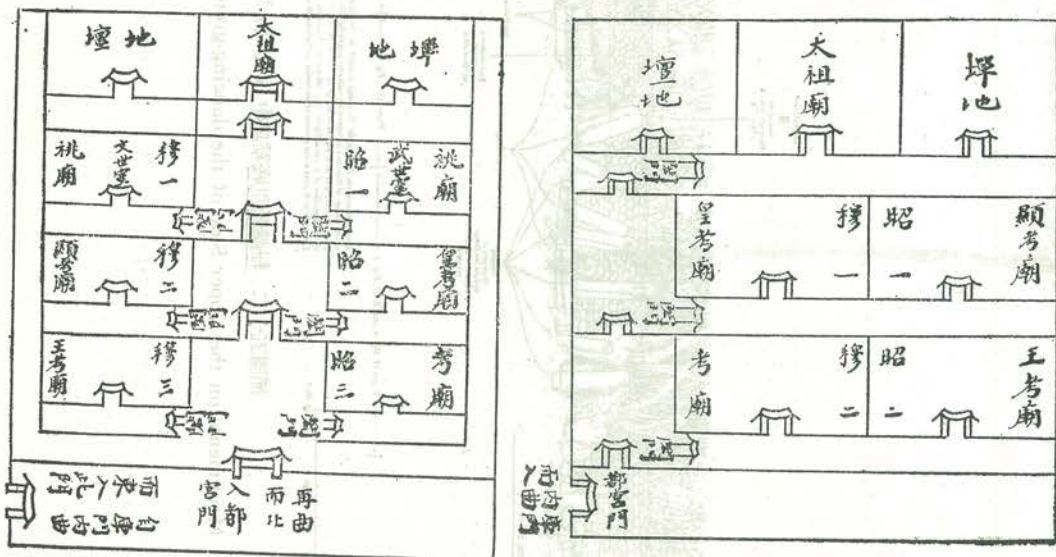
三、Malekula 在新赫勃里底羣島中，Malekula 島的東北和南岸有許多小島，沿東北海岸最北的一個小島叫做 Vao 島。在此小島尚保存了活的巨石文化，至今還建立多爾門和門希爾。

在這名叫 Vao 的一小島上，共有六個村而分成三對，在每村的中央有一祭祀場所，Layard 氏稱之曰舞場 (dancing-ground)，土名叫做 *ne-sar*，本地土語 *ne* 是無定冠字，*sar* 是語根，與中國語的‘社’字音極相近。此地建有許多石壇 (the stone-platforms)、石棚 (dolmens)、獨石 (monoliths) 和木鼓，多與 Maki 祭儀有關。祭地雖位在村之中央，外無籬圍，然婦女普通不能入 *sar* 地，除非在某種跳舞及獻野豬祭時。此為男人活動場所，祀祖的主要的祭獻在此舉行。從這 *sar* 而生村，故建村者必先建社。

社 *sar* 分上下兩邊，上邊 (Upper Side) 為高階級人的祭所，下邊 (Lower Side) 是青年人的祭地，至於大祭則在場之中央舉行。插圖五十二所示為 Vao 島六村中的

Petehul 村祭舞場所的上邊，其巨石的建築有：多爾門、門希爾、石臺、木鼓等，都是舉行巨石祭儀名叫 maki (megalithic rite called maki) 時的建築。多爾門是死者之穴，又象徵女人的子宮，人可由此再生，石臺是象徵火山，高階級的人死後，經過多爾門，再高升而歸此道山，門希爾是象徵男性祖先，木鼓亦是代表祖先。

巨石祭禮的祭期普通為十二年，分前祭 (low maki) 與後祭 (high maki)，前祭建多爾門和製木鼓，後祭築石臺和立門希爾。此一祭禮很像中國現在僑人和畚民的祭祖禮⁽¹⁾，古代契丹人的再生禮(一曰覆誕禮)⁽²⁾，所以 maki rite 可義釋為祭祖禮。Vao 島人的社會和親屬，六村分成三雙村，每村父系外婚而父居，與對村行交表婚。插圖五十二所示可說是 Pete-hul 村人的宗廟與壇墀所在。多爾門是廟，石臺為壇，二者都分昭穆。據 Layard 氏調查所記，圖中木鼓前立者為報告人，名叫 ma-turu，他尙能記得五個廟壇建築的世系。他分別圖中多爾門的是 A、C 屬於 ma-turu 的己系 (own line)；B、C、F 屬於他的父系 (father's line)，石臺的 A、C 是己系；B、D 是父系⁽³⁾。我們假定 ma-turu 的己系為昭班，則其父系為穆班。Layard 氏也曾提及中國三千年前分級制度 (class system) 和爾雅釋親⁽⁴⁾。現在我們把插圖五十



插圖五十三 中國古代天子左與諸侯右的廟制

Fig. 53. System of Ancestor temples of Emperor, (left) and Lord (right) in ancient China.

- (1) 凌純聲, 1947, pp. 163-167.
- (2) 姚從吾, 1953, pp. 81-82.
- (3) Layard, 1942, pp. 22, 151, 413-415.
- (4) Layard, 1942, p. 151, pp. 22, 151.

三的中國古代昭穆廟制度來與插圖五十二比較，可說是大同小異，而小異之處是 Vao 島的廟壇無不遷的太廟。

在 Malekula 大島上亦有多爾門，例如插圖五十四所示為 Muwun 地方的小多爾門，高一呎，用四塊石板構成，一面敞門，用以藏頭骨和肢骨⁽¹⁾。



插圖五十四 Malekula 小型多爾門

至於在玻利尼西亞羣島的夏威夷，據 Kraemer 說有多爾門⁽²⁾，又 Brabrook 說在 Rotuma 島也有多爾門⁽³⁾。米克羅尼西亞的 Gilbert 羣島，供獻祭品的祭桌，如插圖五十五所示，很像是一個小多爾門⁽⁴⁾。



插圖五十五 Yap 島的多爾門

太平洋區巨石文化的多爾門，祇限於西南的美拉尼西亞，在廣大玻利尼西亞則為巨石金字塔（石壇 stone pyramid）的天下，米克羅尼西亞的巨石則多石錢（stone money），由石棚（dolmen）而進至石壇（stone pyramid）在琉球羣島可以找到顯明例子。

- (1) Deacon, 1934, p. 447.
 (2) Kraemer, 1906, pp. 104-106.
 (3) Brabrook, 1876, Skinner, 1926, p. 238.
 (4) Emory, 1943, pp. 13-14.

肆、結語——比較研究

於1924年，法人 de Morgan 出版史前人 (Prehistoric Man) 一書，書中插圖一四七舊世界的多爾門地理分佈圖(插圖五十六)，圖中在中國、東南亞、西南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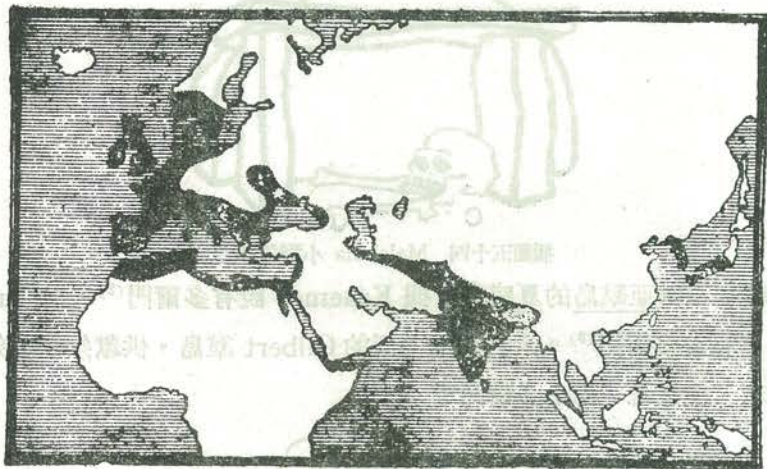


Fig56.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dolmens' in the Old World.
插圖五十六 舊世界的多爾門地理分佈圖

平洋等地區，尙是一片空白⁽¹⁾。四十年來日本學者在中國東北發現多爾門有十餘處之多，近年以來中國學人，在華北和華南亦陸續發見石棚。著者在臺灣作一初步調查，已調測得石棚八十多處。西洋學者則在東南亞和美拉尼西亞發現更多的多爾門。所以 de Morgan 的分佈圖，應予修正重繪。且在臺灣、阿薩姆、尼亞斯 (Nias)、及美拉尼西亞羣島的多爾門，尙是活的文化，不僅至今使用，還有繼續建立的。因此對於多爾門的功用，我們可以得到新的或正確的解釋。

日本學者研究東北亞的多爾門，認為凡是多爾門均為墳墓 (grave dolmen)⁽²⁾。Heine-Geldern 則較進一步，他說：

在此，我們對於 dolmen 一字，下一定義。史前學者以為 dolmen 是墳墓的一型，四面石壁，上蓋一頂石。但在民族學術語上稱一種紀念物，一塊頂石，下有兩塊以上的支石，亦叫做 dolmen。這種多爾門不成為封閉石室，也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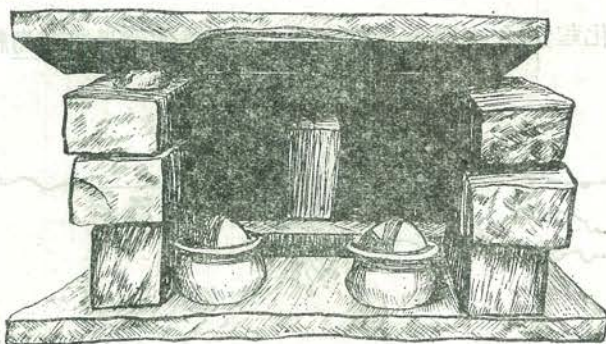
(1) de Morgan, 1924, p. 238.

(2) Mikami, 1961, pp. 1-5.

用作坟墓。對於後者我稱之謂紀念多爾門 (denkmal dolmen) 或簡稱 'mal dolmen'，以別於坟墓多爾門⁽¹⁾。

Heine-Geldern 氏的紀念多爾門，Heekeren 又分為紀念的 (memorial) 和祭壇 (sacrificial altar) 兩種⁽²⁾。所以嚴格分起可有三種，即：祭壇 (altar or temple) 的，紀念 (monument or memorial) 的，及坟墓 (grave) 的多爾門。

在臺灣以祭壇多爾門為最多，叫做土地公以祭祀神祇；其次祭祀人鬼的名有應公，有時暫作坟墓，以藏骨罈(插圖五十七)；較少的可算作紀念的名為地基主，或祀



插圖五十七 祭祀人鬼的有應公祠內藏有骨罈

祖先，或祀有功德之人。這三類的多爾門在日本、琉球、及美拉尼西亞羣島都能找到。且在美拉尼西亞羣島中的 Spiritu Santo 的多爾門，叫做 *sua*⁽³⁾，此與中國的‘社’字同音，古代社與祖又同是一件事，所以社是祀神鬼的聖地，亦是祖先坟墓之所在⁽⁴⁾。因此至今多爾門尚在使用之地，保存了社的最原始的型式。

新石器時代的多爾門為世界巨石文化中最重要建築物之一，亦可說巨石文化的指數，如在東南亞的巨石文化大別之有古老的 (older) 和年輕的 (younger) 兩期。古老期約在 2,500~1,500 B. C. 時期和長方形石礮文化 (Quadrangular adze culture) 傳入印尼羣島⁽⁵⁾。多爾門祇作為祭壇或紀念物⁽⁶⁾。年輕期的已吸收東山文化成份 (Dongson cultural elements)，多爾門已用作坟墓。如照上述標準，則臺灣的多爾門尚滯

(1) Heine-Geldern, 1959 p. 167.

(2) Heekeren, 1958. p. 66.

(3) Skinner, 1926, p. 236.

(4) 凌純聲, 1959, p. 149.

(5) Heine-Geldern, 1945 p. 149.

(6) Heekeren, 1958, p. 44.

留在古老期的巨石文化階段。

至於東亞巨石文化起源和分佈，Mac Millan Brown 是第一人解答印尼羣島巨石的起源，說是代表高加索人種自地中海區經過南亞遷移的遺跡。Perry 假設說建立巨石紀念物是一古老的文明(Archaic civilization)起源於古代埃及⁽¹⁾。Heine-Geldern 則說：“我比較海洋洲 (Oceania)，中亞、印度，古代巴勒斯坦 (Palestine) 及歐洲等地巨石紀念的形式及其有關的信仰，到處都是相同的，至少是有密切關係的，這可顯示同一起源，源地可能是在地中海沿岸地區⁽²⁾”。Layard 亦同意 Perry 和 Elliot Smith 的巨石文化起於古文明中心(埃及)由海路傳至馬來羣島經太平洋至復活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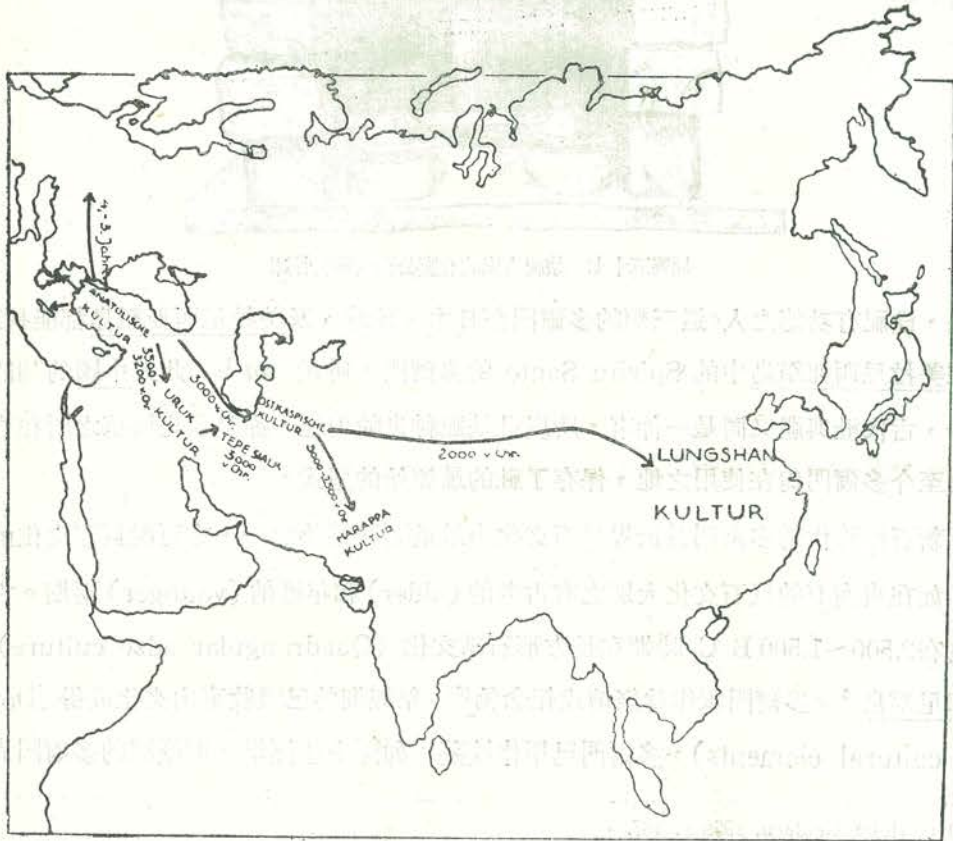


Fig. 58. Migrations and diffusion of Anatolian culture (Heine-Geldern, 1950)

插圖五十八：小亞細亞文化傳播移動的路線圖

(1) Perry, 1918, pp. 1-2.

(2) Heine-Geldern, 1945, p. 149.

雕像之狹室 (serdab) 退化而成的⁽¹⁾。作者以為不如說 mastaba 的 serdab 由從 dolmen 一步一步進化而成的，因多爾門中有截頭金字塔形的 (truncated pyramid dolmen) 如插圖五十九中的 4 和 5 兩圖。由截頭金字塔多爾門，演變有級截頭金字塔 (stepped truncated pyramid)，再進成為真金字塔 (true pyramid)。Rivers 分巨石文化為兩期，一為多爾門，另一為金字塔⁽²⁾。琉球至今兩者並存⁽³⁾。作者認為前者時代較早，後者稍晚。至於門希爾或獨石 (monolith) 較二者時代更早。巨石文化的陰陽性器崇拜，最初以一對立石雕刻性器象徵陰陽，後以立石代表陽性，以一橫石代表陰性，橫石架起成多爾門，再變成方形的截頭有級金字塔，多代表陰性。Speiser 相信多爾門和獨石 (monoliths) 為兩期文化⁽⁴⁾，Layard 則以為多爾門較早，門希爾是晚期的文化，Riesefeld 相信多爾門和門希爾是相關的同樣文化 (a relatively uniform culture)。作者同意此說。他並說東亞的巨石文化離開東南亞大陸後，一支進入印尼羣島；另一支經臺灣、菲律賓、北西里伯斯進入米克羅尼西亞羣島，Yap 島為一歇脚石，再遷美拉尼西亞而入玻利尼西亞⁽⁵⁾。我們不能完全贊同其說，如他知道華東有許多巨石文化遺存，我想 Riesefeld 亦將修改他的假設：進入玻利尼西亞的巨石文化，除南路美拉尼西亞，還可從北路米克羅尼西亞移入。

附 記

本書自民國五十四年開始撰寫，五十六年付梓，歷經二年始成書，在調查與寫作其間，承鮑克蘭、凌曼立女士及李亦園、劉枝萬、宋龍生、宋龍飛、阮昌銳、謝繼昌、吳燕和等先生幫助蒐集文獻與田野調查的材料，書成復承嚴伯英、宋龍飛兩先生節譯英文與整理文稿，鄭格先生印製圖版，著者對他們所作的協助，敬表謝意，特附記於此。

凌 純 聲

民國五十六年十二月

(1) Smith, 1913, p. 194.

(2) Rivers, 1914, II. p. 549.

(3) Erika, 1964, pp. 1251-279.

(4) Speiser, 1936, p. 176.

(5) Riesefeld 1950, p. 665.

中日文參考書目

三上次男

1961 滿鮮原始墳墓之研究，東京。

王獻唐

1957 山東的歷史和文物，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2期。

王應山

1830 岡都記，道光十年重刊本。

水野清一等

1959 圖解考古學字典。

尹繼善

1736 江南通志，乾隆元年。

木山桂川

1942 日本民俗圖誌，東京。

李鴻章等

1884 畿輔通志，光緒十年。

李玄伯

1963 社祭演變考略——臺灣土地廟的調查研究——大陸雜誌第二十六卷第十期，民國五十二年。

沈文

1959 遼寧省博物館十年來考古工作簡介，考古1959年3期。

呂耀曾修

1736 盛京通志，乾隆元年。

吳銘生

1954 湖南省文物發現委員會，調查零陵黃田鋪石棚建築，文物參考資料1954年11期。

宮地直一

1929 神社之考古學（考古學講座），昭和四年。

徐亮之

1954 中國史前史話，香港。

馬淵東一

1953 高砂族之分類，民族學研究第18卷第1-2號。

浙江博物館

1958 浙江省新石器時代文物圖錄六，其他各地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與遺存（圖版附錄六）。

唐仲冕等修

1811 嘉慶海州直隸州志，嘉慶十六年。

夏子鑾修

1889 玉田縣志，光緒十五年。

凌純聲

1940 東南亞古文化研究發凡。1958 臺灣土著族的宗廟與社稷，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六期。1959a 中國祖廟的起源，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七期。1959b 中國古代神主與陰陽性器崇拜，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八期。

鳥居龍藏
1946 中國石棚之研究，燕京學報第三十一期。

符松子
1956 遼寧省新發現兩座石棚，考古通訊1956年2期。

康家興
1957 團山子發現新石器時代文化遺跡，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1期。

陳夢家
1936 高謀郊社祖廟通考，清華學報第十二卷第三期。

許世英
1922 福建通志，民國十一年。

盛清沂
1960 臺北縣志民俗志。

張鳴鏗
1776 淄川縣志，乾隆四十一年。

黃仲昭
1490 八閩通志，明弘治三年。

管竭忠等纂
1695 開封府志，康熙三十四年。

楊士驥等
1911 山東通志，宣統三年。

増田福太郎
1939 臺灣の宗教，昭和十四年。

諸橋徹次
1959 大漢和辭典，石棚條。

劉枝萬
1961 南投縣風俗志宗教篇稿。

鄭一崧
1787 永春州志，乾隆五十二年。

鍾認義
1673 山東新修萊蕪縣志，清康熙十二年。

西文參考書目

BANMGÄRTEL, E.
1926 Dolmen und Mastaba. Leipzig.

DEACON, A. B.
1934 Malekula; a vanishing people in the New Hebrides, London.

EMORY, K. P.
1943 Polynesian Stone Remains, Studies in the Anthropology of Oceania and Asia. Harvard Peabody Museum paper, No. 20.

ERIKA, K.
1964 Ryukyu Report 1962, Asian Perspectives, Vol. VII, Nos. 1-2.

FLEMING, M. E.

1963 Observations on the Megalithic Problem in Eastern Asia, BIEAS, No. 15.

FOX, C. E.

1924 The Threshold of the Pacific.

FÜRER-HAIMENDORF, C. VON.

1939 The Megalithic Culture of Assam. Appendix I in F. M. Schnitger's *Forgotten Kingdoms of Sumatra*.

GOWLAND,

1895 The Dolmens and Antiquities of Korea,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vol. XXIV, P. 330.

1897 The Dolmen and Burial Mounds of Japan.

HARRISSON, T.

1958 Megaliths of Central and West Borneo. SMJ, vol. VIII, No. 11.

HEEKEREN, H. R. VON.

1958 The Bronze-Iron Age of Indonesia, (Series: *Instituut voor Taal-, Land-en Volkenkunde. Verhandelingen, deel 22*) vol. XXII.

HEINE-GELDERN, R.

1945 Prehistoric Research in the Netherlands Indies.

1959a Das Megalith Problem.

1959b Lungshan Culture and East Caspian Culture.

HOOP, A. van der

1932 Megalithic Remains in South Sumatra. Zutphen, Netherlands.

HUTTON, J. H.

1922 The Meaning and Method of the Erection of Monoliths by the Naga Tribes,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LII, P. 243.

KRAEMER, A.

1906 Hawaii, Ostmikronesien und Samoa.

LAYARD, J.

1942 Stone Men of Malekula, the Small Island of Vao. London.

MIKAMI, T.

1961 The Dolmen and Stone-cist in Manchuria and Korea. Tokyo.

MORGAN, D. J.

1924 Prehistoric Man. London.

PERRY, W. J.

1918 The Megalithic culture of Indonesia. London.

RIESENFELD, A.

1950 The Megalithic Culture of Melanesia. Leiden.

RIVERS PH, H. R.

1914 History of Melanesian Society (2 vols). Cambridge.

SCHNITGER, F. M.

1939 *Forgotten Kingdoms in Sumatra*.

SKINNER, H. D.

1926 Dolmens in Espiritu Santo. *Journal of the Polynesian Society*, vol. 35, No. 3.

THE DOLMEN CULTURE OF TAIWAN, EAST ASIA AND THE SOUTHWESTERN PACIFIC

(Abridgement)

LING, SHUN-SHENG

In 1895, an English scholar by the name of Gowland found some dolmens in the vicinity of Kyong-song (Seoul), Korea, and the announcement of his finding to the academic world became the first report of such discovery that had ever been made in East Asia. In 1897, Gowland read his paper, "The Japanese Dolmens and Tumuli," at the Archae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In the last portion of which, with respect to China, he said: "There are no dolmens in China, or no effort has ever been made for systematic excavation of them, as no discovery has yet been reported therefrom as of this date." Nevertheless, Torii uncovered two dolmens at Che mu cheng 拆木城 on Oct. 10, 1895, but it was not until 1925 when he discovered two dolmens again in the district of Pu lan tien 普蘭店 that the world began to take notice, for the first time, of the existence of dolmens in Liaotung Peninsula,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Macalister said in the same year (1925): "There seem to be no dolmens in China; but dolmens have been found from time to time in both Korea and Japan." As a matter of fact, relics of dolmens have been discovered at as many as 18 locations in Liaotung Peninsula of Northeast China during recent years. Survivals of ancient dolmens have also been found in the Shantung Peninsula and Chekiang and Hunan Provinces. In addition, records pertaining to the existence of dolmens in Hopeh, Honan, Shantung, Kiangsu and Fukien Provinces during the old times are also found in various ancient documents and historical writings.

The dolmens that have been discovered on the mainland of East Asia are mostly prehistoric relics, dating at least from over two millenniums ago. Two years ago, I came to discover a great number of dolmens on the island of Taiwan; many of which are still in use as sacrificial altars of the *Tu ti kung* (土地公 god of earth or local deities) and the *Yu ying kung* (有應公 ancestors) and as memorial structures as well. Such dolmens, being a living culture, are of much assistance in our explanation of the fundamentals, styles and functions of the prehistoric dolmen antiquities.

This book consists of four parts as follows: I. The Dolmens of Taiwan; II. The Dolmens of East Asia; III. The Dolmens of the Pacific Area; and IV. Conclusion—A Comparative Study.

I. THE DOLMENS OF TAIWAN

Shortly after our discovery in 1963 that dolmens are still in existence on Taiwan, we began to make inquiries at various sources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The results of these inquiries indicated that there are dolmens scattered here and there in every county of Western Taiwan, particularly in the out-of-the-way places. In light of the above, an extensive field investigation was planned and immediately carried out. For our investigation, we first selected, out of each county, one or two townships or villages which are easily accessible by available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then from these selected townships or villages, we further picked out two or three locations as the objects of our survey. To date, over 80 dolmens have been discovered and surveyed under our program during the past more than two years. The initial report of our field investigation is presented below for the purpose of inducing more scholars who are interested in this subject to make further researches. In my estimation, there should be approximately several thousand dolmens existing on this 36,000-sq-kilometer island of Taiwan.

Before going into detail of the Taiwan dolmens, I would first like to describe briefly the stone *she* 社 (Altar or Altar of Earth of ancient China) of ancient China in order to assure a general understanding of the dolmen culture. Then, I will deal with the Taiwan dolmens that still retain the shapes and features of the ancient stone *she*. Therefore, this chapter is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four sections: 1. The Dolmens and Stone Tablets of the Ancient Stone *she*; 2. Account of Discovery; 3. Report of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4. Dates of the Dolmens.

1. The Dolmens and Stone Tablets of Ancient Stone *she*

The so-called stone *she* simply means the use of the dolmen as the sacrificial altar, or the erection of a stone as the stone tablet. Quoted below is a passage from *Chi shu hsun* 齊俗訓 of *Huai nan tze* 淮南子: "Under the rituals of Yu Yü 有虞, the *she* was made of earth; the *she* of Hsia Hou 夏后 was made with the pine tree; stone *she* was used in the rituals of Yin 殷 people; and *she* of chestnut tree was used by the people of Chow 周."

From the above quotation, we know that the *she* structures of Yu, Hsia, Shang and Chow four dynasties were different from one another, and that the location where gods or ghosts were worshipped in ancient times was marked either with the raising of an earth mound, or the erection of a stone, planting of a tree or the selection of a wood or grove. In view of this, the primitive *she* structures may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i.e., earth *she*, stone *she*, tree *she*, and dense wood *she*. In some instances, trees were planted and a wood or grove was also chosen at the site of a stone or earth *she*. In my opinion, the tree *she* or the wood or grove *she*

was most probably the prototype of the *she* cult; and the earth or stone altars were built and stone tablets erected through later development.

"The stone *she* of Yin' in the passage quoted previously in this paper may mean either that the altar was made with stone or that the tablet was made with stone.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stone *she* of the State of Tsao 曹國, as contained in *Lu shih chun chiu* 呂氏春秋, the stone drum of the stone *she* of Lin Chu 臨朐, contained in *Chiao shih chih* of *Chien Han shu* 前漢書郊祀志, and the stone *she* 社 and stone tablet or monument located west of the city of Lin Tzu 臨淄, as recorded in *Tzu shui tiao* 淄水條, *Shui ching chu* 水經注, were all ancient stone *she* structures created in the territory of present Shantung Province. However, the shapes, fundamental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stone *she* structures are still not known at the present time due to the lack of adequate data and information. The stone *she* of Lin Chu was in the shape of a drum, which is recorded in *Sung shu* 宋書 as follows: "On Hsia chia Mountain 夏架山, Chang cheng Hsien 長城縣, Wu hsing 吳興, there is a stone drum, over 10 feet long and 3 feet in diameter. It has legs made of great rock and sounds like a golden drum when beaten...."

Hsu, Liang-chih 徐亮之 (1954: 278) said that the above stone drum was a menhir. But I presume it was possibly a dolmen, considering that it consisted of the drum and legs. With respect to the stone *she* monument located west of Wu kung tai 梧宮台, to the north of Lin Tzu, it may be construed as the token of a stone *she*. A monument was an upright monolith, or possibly a menhir. Thus, it may be inferred that the stone *she* structures of Yin were built in two types; the menhir type and the dolmen type, with more buildings in the former type than in the latter.

Dolmen is called *shih peng* (石棚 stone shed) in China (Hsu, Liang-chih, 1954: 280). In addition to Shantung and Liaotung peninsulas, there were also dolmens in existence in Honan Province in North China in accordance with documented records. For example, the *Shih peng shan* 石棚山 (dolmen mountain) of Yung Yang 滎陽 and the *Hsieh chih shih* (寫字石 written stone) at Hsin Yang 信陽 were all, without any doubt, dolmens. As recorded in the *Chiao shih chih* 郊祀志, *Han shu* 漢書, there were the *San shih shan* (三石山 three-rock mountain) and stone *she* buildings in the State of Chi 齊, and there was the stone gate at Tai Shan 泰山, which were all dolmen constructions (Chen, Meng-chia 陳夢家 1937: 459). The second type of stone *she* was the menhir, the so-called stone tablet in ancient China, i. e., the tablet of the *she* was made with stone. Some of the stone tablets of ancient stone *she* were just single stones; others were in the shape of a long peg; and still others were conical in shape and somewhat resembling the human body. Again, in some cases, natural stone blocks were used as such tablets. In addition, there was another type which wa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menhir and the dolmen, i. e., a dolmen with a conical menhir in the form of a human body placed in it.

The dolmens and menhirs of China may trace their origins to as far back as the Neolithic Period or the bronze-stone age. Most of the Yin's stone *she* structures were dolmens, and records of which, Chen, Meng-chia (1939: 459) suspected, may even have been contained in the Oracle Bone scripts.

In general, the dolmens and menhirs discovered on the mainland of China may be regarded as prehistoric antiquities, and those found in North China also are at least over a thousand years old. On the contrary, the dolmens and menhirs found on Taiwan are still a living culture. They are not only still in use at the present time, but also preserve the primitive features of the *she*. They, including the dolmens, stone tablets (or menhirs), stone chambers or shrines, and tree *she*, are used either as temple dolmens for sacrifice to gods, or as ancestral buildings for worship of the ghosts, or as grave dolmens or cists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bones of the dead. This is amazing and so true is the proverb which says: "Go to the barbarians for the missing *li* (propriety or ritual)!"

2. Account of Discovery

In November 1963, I received a letter from my daughter, Man-li 曼立, from Oregon, U.S.A., in which were enclosed two colored pictures of a dolmen (Plate I: A & B). I was quite surprised and sent her a letter immediately, inquiring about the origin of these two pictures. In her reply, she said: "The two pictures were given to me by a missionary by the name of Robert P. McKinnen. He said the two pictures were among the photos of local sceneries taken by a photo studio at Taichung for one of his friends, but he does not know himself the exact location of the dolmen." Later, the dolmen in these two pictures was finally located in the city of Taichung through some extensive search, but its appearance was no longer the same, because a small shrine had been added over it (See Plate II: A, B, & C). Subsequently, another dolmen and a menhir (See Plate II: D, E, & F) were found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city of Taichung. Being informed by quite a few townspeople of Taichung that there were many such dolmen-shrines of local gods or deities in the rural districts and mountainous areas, we began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the fifteen counties of Taiwan. As of this date, our field surveys, covering only two to three villages or townships of each county, and mostly on or close to available transportation lines or routes, have brought to light a great number of dolmens, menhirs, stone chambers or houses, and tree *she* sites.

3. Report of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During the early stage of our investigation, our attention was directed only to the temple-dolmens in use for making sacrifices to gods and spirits, the so-called dolmen-type *Tu ti kung* (local divinities). Then we came upon some dolmens which are used for worship of human ghosts or as grave dolmens, also referred to as the *Yu ying kung* (ancestors) and *Ti chi tsu* (地基主 ancestors or persons of merits).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 we also discovered that, in many cases, menhirs are worshipped as the *Tu ti kung* and *Yu ying kung*. Such menhirs are erected alone on the sacrificial altars or placed in front of big trees; and some of them are installed in dolmens. In our investigation, I also discovered some most primitive tree *she* examples, i. e. either a single tree or several trees are used by the local people to represent the *Tu ti kung* of their worship. This discovery led me to believe that the prototypes of the Chinese ancient *she* structures have still been preserved on Taiwan; and, on account of this, we included all dolmens, menhirs, stone chambers and tree *she* establishments all in the scope of our investigation.

To facilitate registr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procedures, a system of identification by use of English letters was also established as follows: 'D' is used to stand for the temple-dolmen; 'D_g' for the grave-dolmen; 'S' for the menhir as well as the cult of monolith; 'H' (the first letter of the word house) for all dolmens built with natural rocks, and the shrines of local gods built with carved or polished stone slabs in later ages as well as other small brick-shrines with stone tablets in them; and 'T' (tree) for the primitive tree *she*.

Presented below, county by county, beginning with the Taipei County, is the detailed report of our investigation:

(1) *Taipei County* 臺北縣: Only two townships of Taipei County, were selected for our survey; the township of Shu lin 樹林鎮 and the Mu cha village 木柵鄉. Four dolmens, 2 menhirs, 1 tree *she*, and 2 stone houses were found in the area of Kuei lun range 龜崙嶺 within the township of Shu lin. These findings, although not many in number, include all types of ancient stone *she* structures (See Plate III-IV). At places along the Mu-Shen 木深 Highway within the district of Mu cha village, altogether nine dolmens, menhirs and stone houses (See Plate V-VI) were discovered. At the same time, stone tablets, in the shape of a cone or of the human figure, were seen in almost all of the above stone houses. Besides, at Wan shun tsun 萬順村 (Tsun is a small village) on the border line between Mu cha village and Shen keng village 深坑鄉 we came upon the biggest dolmen that has ever been found on this island, the top stone of which measures 340 cm long, 200 cm wide and 70 cm thick. (See Plate VI E). This discovery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 research of the Taiwan dolmen culture.

(2) *Han County* 宜蘭縣: Our field survey in this county covered 3 villages. Three dolmens, all dedicated to the *Tu ti kung*, were discovered at Yuan shan village 員山鄉; one dolmen-remodelled stone house was found at Chiao hsi village 礁溪鄉; and another stone house found at Tou cheng 頭城 (See Plate VII). These dolmens and stone houses, all retaining the ancient stone *she* characteristics, are used as temple-dolmens for the performance of sacrificial services to gods and deities.

(3) *Taoyuan County* 桃園縣: Our field work with regard to this county was conducted only in three 'li' 里 (an administrative unit in a town) districts of the two towns of Yang mei 楊梅 and Chung li 中壢, and our total discovery wherein consisted of 11 *she* buildings (See Plate VIII-IX). Since the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of this area are *Hakka* people 客家人, many customs and traditions of this area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bserved in other areas of this island. Here every *she* structure, be it a dolmen, or a menhir, a stone house or a tree *she*, is called "*Po kung*" 伯公 (god of the local soil) by the local dwellers. Also, there is a taboo which prohibits any cutting or felling of the *Po kung* tree. The above-mentioned *Po kung* is, in reality, the so-called *Tu ti kung* of the people of South Fukien.

(4) *Hsinchu County* 新竹縣: Our investigation in this county covered two villages, Omei 峨眉 and Hsinpu 新埔. Only one tree *she* (Plate XI F) was spotted at Hsinpu, whereas 4 dolmens, 2 menhirs, and 5 tree *she* sites (See Plate X-XI) were discovered at the Omei village. Like Taoyuan, the Hsinchu County also has a great number of *Hakka* people in its population. Accordingly, all the ceremonies performed at the dolmens, menhirs and tree *she*'s are concerned with the worship of the *Po kung*. *Po kung* simply means the local god of land. In addition, some dolmens are used as places for the performance of sacrificial services to human ghosts (grave dolmens). As shown in Fig. 12, the dolmen on the left is a grave-dolmen and the one on the right used in worship of local gods is a temple-dolmen.

(5) *Miaoli County* 苗栗縣: In this county, we only investigated two villages; Nan chuang 南庄 and Tung hsiao 通霄. Our findings in the Nan chuang village included 2 dolmens, 2 stone houses, and 2 tree *she* sites. Two dolmens were found at Hsin pu li 新埔里, Tung hsiao village (See Plate XII-XIII). As shown clearly by Plate XIII D, there are stone tablets placed in the dolmens found at Hsin pu li, Tung hsiao village.

(6) *Taichung County* 臺中縣: In this county, I made investigation in 3 villages along the Ta chia River 大甲溪, namely, the Shen kang village 神岡鄉, Ta ya village 大雅鄉, and the town of Feng yuan 豐原鎮. Discovered altogether in this trip were 31 dolmens, 1 menhir, 1 tree *she*, and 4 stone houses, as displayed in Plates XIV-XX and Fig's 14-21; indeed, a rich discovery! Also from this discovery we began to know that dolmens a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riverside areas due to the ready availability of building materials. What is more, there are signs which reflect that such dolmens may still be in building at the present time, due to continued requirements.

(7) *Changhua County* 彰化縣: No formal survey was conducted in this county except the casual discovery of one menhir and one tree *she* (See Plate XXI) in the city of Changhua when passing through it on our way to some other counties. However, I believe there must be many stone *she* structures in the mountainous districts of this county. Therefore, efforts will be made again to explore this county in the future.

(8) *Nantou County* 南投縣: Three places were surveyed in this county, e. g.; the Chi chi village 集集鄉, Lu ku village 鹿谷鄉 and the town of Nantou 南投鎮. One dolmen was found at each of the former two villages (See Plate XXII A & B), while two shrines of local deities of the soil were detected in the town of Nantou. Also noted in these two shrines as objects of worship were several conical-shaped stone tablets (See Plate XXII C, D, E & F).

(9) *Yunlin County* 雲林縣: Our field survey in this county, covering only the Kuei lin tsun 桂林村, Ku keng village 古坑鄉, brought to light 3 dolmens (See Plate XXIII A, B, & C). Two of these were temple-dolmens devoted to the worship of *Tu ti kung*, and the third was a memorial dolmen, also called *Ti chi tsu*, erected either for worship of ancestors or for remembrance of persons of merits.

(10) *Chiayi County* 嘉義縣: Five dolmens and 2 stone houses were found at Chu chi village 竹崎鄉 in this county. Those of which, as shown in Plate XXIII D & E, with stone tablets in them, are dolmens of the *Tu ti kung*, and the dolmens, displayed by Plate XXIII F and Plate XXIV A & B, are all dolmens consecrated to the memory of *Ti chi tsu*. Those shown by Plate XXIV C & D are stone shrines of the *Tu ti kung*, wherein the stone tablets originally erected are now replaced with wooden images. In addition, some stone houses of *Ti chi tsu*, as shown in Plate E and F, were spotted at Chung pu village 中埔鄉 in this county.

(11) *Tainan County* 臺南縣: The Tung shan village 東山鄉 is the only place of this county where our survey was conducted. The four dolmens, as illustrated in Plate XXV A, B & C, are our total find in this village. Plate C above shows two dolmens linked together, one of which, with a stone tablet encased inside, is used as the dolmen of the *Yu ying kung*.

(12) *Kaohsiung County* 高雄縣: Survey was carried out only at Ta shu village 大樹鄉 in this county and no dolmens were detected; but it was learned that dolmens could be found in the mountainous districts of this county. In addition, I came upon, by accident, at this village, one tree *she* site and one menhir as shown in Plate XXV D, E & F. Thus it may be deduced from this discovery that some of the ancient *she* sacrificial practices are still in existence in this area.

(13) *Pingtung County* 屏東縣: Man chow village 滿州鄉 in the southern portion of this county was chosen as the point of our investigation. Our exploration, covering four small villages (tsun) in this district, disclosed 7 dolmens and 18 menhirs, as exhibited in Plates XXVI-XXX. Among these, there are two sets of connected dolmens, each consisting of two dolmens, one serving as the shrine of the *Tu ti kung* and the other the shrine of *Yu ying kung*. (See Plate XXVI A and XXVII A). Of the 18 menhirs that have been discovered, some are used as the symbol of *Tu ti kung* and some as the token of *Yu ying kung*. As reflected in Plate XXVII F, the one on the stone altar, upon which was pasted the character *chun* 春 (spring), is a stone

tablet of the *Tu ti kung*, while the one standing on its right is the stone tablet of the *Yu ying kung*. Virtually, menhirs are seen everywhere within the district of Man chow village, especially in the hill-top areas, where menhirs are erected in almost every one of the betel-nut orchards.

(14) *Taitung County* 臺東縣: Our field work in this county was conducted in 3 villages, namely, the Tai ma li 太麻里, Pei nan 卑南 and Chang pin 長濱. As a result, two dolmen sites were detected at Tai ma li (See Plate XXXI A, B & C) and another two sites were observed in the village of Pei nan (See Plate XXXI D, E & F). Further, one menhir was found in the village of Pei nan and 3 huge stones or megaliths used for sacrificial purposes were located at Chang pin village (See Plate XXXII).

(15) *Hualien County* 花蓮縣: Feng pin village 豐濱鄉 was selected as the place of our survey in this county, but no dolmens, or menhirs, nor stone houses or tree she sites were found. However, it was noted at Kang kou tsun 港口村 that a strip of cloth, with "*Fu teh cheng shen shen wei* (福德正神神位 the divine seat of *Tu ti* or local deities)" written on it, is sacrificed to as the *Tu ti kung* by the local people (See Plate XXXII E). As to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re are dolmens and menhirs in this county or not, it cannot be answered definitely until some further extensive search has been made.

4. Dates of the Dolmens

Based upon the information obtained from the local people, the majority of the more than 80 dolmens, as stated in the foregoing paragraphs, range from 70 or 80 to over a thousand years of age. Conversely, the dolmens and menhirs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in accordance with records I found in available documents, may be considered to be prehistoric antiquities or artifacts at least over a thousand years old. But considering that the dolmens and menhirs that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Taiwan remain to be a living culture, that they continue in use at the present time, and that new ones were even constructed not long ago, and also in accordance with my own research, I deem it credible that their ages range from 80 to over a hundred years, and that new ones may continue to be built, when required. Tracing the history of the evolution of Taiwan, we learn that the western part of this island was originally inhabited by the Ping Pu tribe 平埔族 and the Chinese people moved into this area in much later years. Therefore, it seems obvious that the dolmens and menhirs in this area were initially built by the people of the Ping Pu tribe. For proof, the following records are extracted from former publications:

- (1) From "The Religion of Taiwan" (1939: 125), written by Masuda: "The *Fu teh* temple 福德廟 (temple of local gods) of Shih pi keng 石壁坑 of the township of Tung shih 東勢鎮, Taichung County, occupies altogether 45 *ping* 坪 (a unit of measurement of land) of land, with 3 *ping* being the foundation of the

temple itself. Before the arrival of the Chinese people, only a simple stone house or shrine, built with three pieces of great rock, was worshipped by the aborigines as the god of their land. Later, the present temple was built with money rais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2) From the Chapter of Religion, the Customs and Traditions of Nantou County 南投縣風俗志宗教篇 (Liu, Chih-wan 劉枝萬, 1965: 126): "The Fu-teh temple of Ai lan li 愛蘭里 (Wu nu lan 烏牛欄) of the township of Pu li 埔里鎮, Nantou County: It was first built by Mo, Wu-wan 莫武萬 of the aboriginal tribe (Pazeh) at Wu nu lan in February, 1868, for the purpose of praying to the local deities for peace and good harvest. Likewise, the people of the Ping Pu tribes (the Pazeh of Tieh chen shan 鐵砧山 and the Taokas of Fang li chuang 房里庄), living either on the terrace of Wu nu lan or in places adjacent to it, soon began to raise money and collect necessary stone materials, to build simple stone houses in the yard of their homestead for the same religious purpose as stated above and subsequently the number of followers of this cult grew from time to time."

"The Fu-teh temple of Pa cheng li 杷城里 in the town of Pu li 埔里鎮, Nantou County:—In July of 1884, Yu, Ching-yuan 余清源, chieftain of the Ping Pu tribe at that place, (the Arikun group of the Hoanya tribe), for the purpose of praying to local gods for peace for his tribesmen, collected necessary stone materials and constructed a single stone shrine, 3 square feet in size, for the god of the soil. But it soon became out of repair. Then in March 1915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it was rebuilt through the help of Yu, Ting-pang 余定邦 (of the Arikun group of Hoanya tribe) and with the 140 dollars donated by both the Chinese and aborigine inhabitants of that district. (Liu, Chih-wan 1961: 129)."

Judging from the three records extracted above, it may be concluded that the dolmen structures of the western portion of Taiwan were originally built by the people of the Ping Pu tribe as altars for sacrificing to gods and ghosts. Further, the various places where the more than 80 dolmens have been found and some of the sites of the surviving menhirs, are all within the districts of distribution of the former Ping Pu tribes (See Fig. 28) (Mabuchi 1953: 4-11).

After the arrival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e aborigines of the Ping Pu tribes began to be assimilated gradually by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conventional religions of both the Chinese and the aborigines of Taiwan belonged to the same Old Asiatic Religion. For this reason, the original dolmens were used for worship at first by both the Chinese and the Ping Pu aborigines. Then what with the later assimilation of the Ping Pu aborigines and what with the continual constructions from time to time by the Chinese, the dolmens of Taiwan have thus been kept as a living culture until the present time.

II. THE DOLMENS OF EAST ASIA

A detailed report of our research of the dolmens of Taiwan has been presented in the preceding chapter. This chapter will be devoted to the discussion of the origin of the dolmen culture and its history of development. Taiwan, being located to the east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south of Korea, Japan and the Ryukyu Islands of Northeast Asia, and to the northeast of Indo-China and the South Sea Islands of Southeast Asia, occupies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routes between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Ocean. In the ancient times, serving as the stepping stone for the movements of the various cultures of the Asiatic Mainland, whether moving into the Pacific Ocean from East China, or southward from Northeast Asia, or northward from Southeast Asia, this island had become a very important crossroad in East Asia. As we know, the prehistoric cultures of the painted pottery, black pottery and impressed pottery have all been found in existence in Taiwan; it is, therefore, no wonder that this dolmen culture, originally imported from the mainland of East Asia, remains extant at the present time, on this island. For the purpose of relating in great detail, East Asia is further divided into three areas in this chapter; namely, East China; Northeast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1. Dolmens of East China

This is a very vast area, which includes all the coastal and central provinces of China, extends to the boundaries of Mongolia, Sinkiang Province and the Tsinghai and Sikang-Tibetan Plateaus in the northwest, and embraces the Liaotung Peninsula of Northeast China. This area is again divided into three sub-areas as follows:

a. Northeast China: The majority of dolmen relics of this area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the Liaotung Peninsula and its adjacent districts. In fact, there is a record contained in *Kung sun tu chuan* 公孫度傳 of *San kuo chih* 三國志 (Annals of the Three States) which evinces that dolmens were in existence at Yen li she 延里社, Hsiang ping 襄平 (the present Liaoyang County of Liaoning Province 遼寧省遼陽縣) during the 2nd C. A. D. To date, dolmen survivals have been discovered by archaeologists of modern times at more than 10 places in this area as enumerated below: (1) Ta fu mountain 大佛山, Dalien 大連市 Fig. 29; (2) Pu lan tien 普蘭店 and Liang chia tien 亮甲店, Chin County 金縣—Plate XXXIII A & B; (3) San tai tsun 三台村, Wan chia pass 萬家嶺, Fu County 復縣—Plate XXXIII C & D; (4) Hua tung kuang hamlet 化銅鑛村, Fu County; (5) Yu shu fang tsun, 榆樹房村 Fu County; (6) Shih peng shan 石棚山 (dolmen mountain), Hsu chia village 許家屯, Kaiping County 蓋平縣—Plate XXXIV A & B; (7) Yang shan village 仰山村, Kaiping County—Plate XXXIV C & D; (8) Shih peng ta 石棚塔 (dolmen pagoda), located southeast of Fen shui chan 分水站, Hai cheng county 海城縣; (9) Shih shan tzu tsun 石山子村, Chuang ho county 莊河縣; (10) Ta ping ling tsun 太平嶺村, Chuan ho county; (11) The Ku-shao shih 姑嫂石 (Sisters-in-law rocks) at Hsiu yen county 岫巖縣—Plate XXXV A & B; (12) Shih cheng

hsiang village 石城相村, Hsin yen county; (13) Nan tsa mu village 南雜木村, Ching yuan county 清源縣, (14) Ying nge pu 英額布, Tung hua county 通化縣—Plate XXXV C & D; (15) Ta miao 大廟, Tung hua county—Plate XXXVI; (16) the stone mound of three pieces of great rock at Liu ho county 柳河縣; (17) Hsiang tuan tzu shan 鄉團子山, Lan chi village 藍旗屯, Yung chi county 永吉縣, Chilin province; and (18) neighborhood of the city of Chilin.

The dolmen relics that have been discovered at the various locations as stated above are generally grouped into the Southern Type (also called the first type) and the Northern Type (also called the second type). Artifacts of the first type, comprising mainly temple-dolmens, date from rather earlier periods than those of the second type, which consists chiefly of the grave-dolmens.

b. North China: In accordance with documentary records and archaeological reports, the number of dolmen occurrences in Shantung province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any other place within this area. For instance, the 'stone gate' related in *Chiao shih chih* 郊祀志, *Han shu* 漢書 and 'the huge tripod stone of Lai wu 萊蕪, Tai shan 泰山' as depicted in the *Wu shing chih* 五行志, *Han shu*, were all dolmens, without any doubt. For further evidence, Torii discovered two items of ancient dolmen remains in Tzu chuan county 淄川縣, north of the present Lai wu county; one was the dolmen at Wang mu shan 王母山, Nan ting 南定 (See Fig. 30) and the other the toad-shaped stone at Tu po village 杜坡村 (See Fig. 31 a & b). In the meantime, dolmens and menhirs were also found at Yung cheng county 萊城縣 on the tip of the Shantung Peninsula (Wang, Hsien-tang 王獻堂 1957: 10). Aside from the above, records are also described in old documents and books, which indicate erstwhile existence of rather primitive dolmen structures at Yu tien county 玉田縣, Hopeh province, Yung yang county 滎陽縣 and Hsin yang chow 信陽州 Honan province and Hai chow 海州, north of Huai River 淮河, Kiang-su province (See Fig. 32).

c. South China: The discovery of dolmens in South China is, in effect, a matter of recent years. Two dolmen structures have been discovered at a site on the Tai shih mountain 岱石山, Jui an county 瑞安縣, on the southeastern coast of Chekiang province; the one on the west has already collapsed, but the one on the east remains intact (Plate XXXVII) (the Provincial Museum of Chekiang, 1958, Plate 6). These two dolmens, if standing side by side as they originally were, and the Ku-shao stones at Che mu cheng 拆木城, Liaoning and the connected temple-dolmens of *Tu ti kung* and *Yu ying kung* of Taiwan certainly have a common likeness in appearance. Dolmen antiquities have also been discovered in Ling ling county 零陵縣, Hunan province (Wu, Ming-sheng 吳銘生, 1954: 145-147) (See Plate XXXVIII A & B), which are of a much earlier origin, compared with the dolmens found at Hai cheng, Liaotung peninsula. Besides, records contained in available documents and books verify the occurrence of dolmens at such places in the Fukien province as follows: Hsien tsu

shih 仙築石, Pan shih shan 盤石山, Pai yun yen 白雲岩 (Huang, Chung-chao, 1490), Chiung lung shan 穹窿山 (Hsu, Shih-ying, 1922), Niao shih shan 鳥石山 (Wang, Ying-shan 王應山, 1830), etc. In comparison with those of North China and Northeast China, the dolmens of South China are much larger in size and more primitive in style.

2. Dolmens of Northeast Asia

Korea ranks first in this area in dolmen occurrences; Japan and Ryukyu Islands are second in line. The first dolmen of East Asia was discovered in 1895 by Gowland in the vicinity of the capital of Korea (Seoul). Dolmen is called *ko-in-dol* in Korea, also referred to as *chang shih* 撐石 (propped stone). Amazingly, almost every Korean village or hamlet which has dolmens in its district, is named 'chang shih li' or, in some cases, 'cake-making platform'. The dolmens of Korea may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Torii 1946: 121-127); Type I and Type II (Plates XXXIX-IVX). The Type I dolmen consists of one piece of big, thick and heavy stone as the top, propped up by three or four short and slender stone poles. All dolmens of this group were built with unpolished, natural stones. The Type II dolmens were built with four big stone walls in place of stone poles, and usually with the stone on top stretching beyond the four walls, like the eaves of a present building. Further, the tops and walls of most of the dolmens in this type were made with carved and polished stones. It therefore appears evident that Type II was more advanced and produced in a later period than Type I. Dolmens of Type I were distributed chiefly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peninsula and those of Type II mainly in the northern part (See Fig. 33).

In his paper entitled *The Dolmen and Burial Mounds of Japan*, which was first made known at the Archae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in 1897, Gowland stated that 406 dolmens had been discovered in Japan, (Plate IVXI), of which, measurements and drawings had already been made of 140. (Torii 1946: 127-128) Opposed to Gowland's statement, Torii declared that these were not dolmens, but were, in truth, the tumuli corridors, built over 1400-1500 years ago. It is stated in the Japanese "Illustrated Cyclopaedia of Archaeology," published in 1959, that dolmens have been found at more than 10 locations in Japan (Fig. 34). In their study of the dolmen culture, the Japanese archaeologists and anthropologists have concentrated their attention wholly on the grave dolmens or tumuli, and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temple dolmens. They think the dolmen structures were mostly built as grave dolmens and are unaware of the fact that the places where dolmens were located had been the primitive *she* sites. In the old times, the *she* (altar of earth or of local gods) and *tsu* (祖 ancestral temple or tomb) were usually established at the same site; this can be readily proved by the fact that even at the present time, the Taiwan *Tu ti kung* and *Yu ying kung*, in many cases, are still located side by side for worship at the same site. There were also stone *she* establishments in ancient Japan. For example, the

'stone *she* of gods' as narrated by Miyaji (1929: 57-65), and the 'upright stone' (menhir), 'stone circle' as well as the 'dolmen' as referred to by Torii (1946: 127-128) were all ancient dolmen structures used as temples in addition to their use for dolmen graves or tumuli. On the other hand, pieces of natural stones were placed in the small dolmen temples or shrines as tablets of gods of worship, and, in some cases, a single stone tablet was erected on the altar. Ten examples (See Fig. 35-44) are given here to demonstrate the retention of the primitive dolmen and menhir styles by the various dolmen and menhir buildings of Japan and further to point out that the sacred stone *she* of Japan was similar to the stone *she* of ancient China in style and belief. However, the Japanese scholars have paid little or no attention to these facts in their study of the megalithic culture.

At the present time, the *she*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has still been preserved in the Ryukyu Islands. The sacred *she* site where the islanders of Ryukyu sacrifice to gods, deities and human ghosts is called *ugan* (*utaki*). Other than being the location for the performance of religious rituals, *ugan* is also used as the place for the holding of conference, court, feast, dance and other activities of the community. *Ugan* was normally built on a relatively high terrace and enclosed with a rectangular stone wall with a gate in it for passage (Plate IVXII A). In the sanctuary at the rear of the *ugan* there is an altar, in essence, a table-shaped dolmen (Plate IVXII B). In some cases, a small stone table, symbolic of the ancestors, is placed on this dolmen-altar (Plate IVXII C), and, in some other cases, this dolmen-altar has developed into the common ancestral altar (Plate IVXII D). In the past, in the Ryukyu Islands, the *she* site of a village was often the place for the burial of its founder or other famous leaders; and some of such persons had even been regarded as members of the gods of the *she* in later years (Erika 1964: 133). There are also grave dolmens in existence in Ryukyus (as shown in Fig. 45) besides the above-mentioned temple dolmens. Hence, we may say that there were two types of dolmens in ancient Ryukyus; the altar dolmen and the grave dolmen (Plates IVXIII A, B & IVXIV A). The latter had been evolved subsequently through the following stages: The 'stone-cist' (Plate IVXIII C & D)—'roof-shaped tomb' (Plate IVXIV: B, C & D)—'terraced-tomb' (Fig. 46)—'stepped tomb' (Fig. 47) and finally became the 'stepped platform tomb' as displayed by Fig. 48 (Erika 1964: 121-127). This evolution of the Ryukyu grave dolmen is worthy of particular notice, as it may help us expla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es from the dolmen to the pyramid.

3. Dolmens of Southeast Asia

This area consists of the Indo-Chinese Peninsula and the South Sea Islands in addition to the southeastern portion of East China.

Today, a living megalithic culture is still being maintained at Assam on the western tip of the Indo-Chinese Peninsula. All monoliths of Angami Nagas are

established in pairs or couples, as shown by Plate IVXV A, symbolic of the male and female sexes.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 arrangement of monoliths in pairs is regarded as a taboo by the people of Kacher Nagas, who, therefore, erect their monoliths separately. In Khasis, two monoliths are usually built together as a couple, with one monolith erected upright as emblem of the male and the other laid prostrate in representation of the female. Such structures were referred to as the 'dissolith' by Perry (1918:16). The female and male stones of Kacha Nagas are not placed side by side. In addition to being apart from the male stone, the female stone is usually built in the shape of a dolmen instead of being laid down on the ground (Plate IVXV B) (Hutton 1927: 243). The rich families of the tribe of Khasis often erect megaliths to the memory of their ancestors. In front of some of such megaliths, a dolmen is added. Because matriarchy is in practice in the society of Khasis, devotion therefore is made to the memory of the female ancestors and their brothers; hence, menhirs symbolize maternal uncles and dolmens represent the female ancestors.

In the area of the South Sea Islands, a younger stratum of the megalithic culture, i. e., using dolmens as tombs, is observed in Java; however, its distribution is quite limited. The dolmens of Sumatra are only used as sacrificial altars or monuments (See Plate IVXVI-IVXVII) and have never been used as tombs. Likewise, no discovery of the use of any dolmen as tomb has been reported from Borneo. The gigantic dolmens and menhirs (singly or in pair), as illustrated by Plate IVXVIII, all belonged to the widely distributed older stratum of the megalithic culture. Nowadays, dolmens are still being in use at such places as Assam, Nias, Sumba, Flores, etc., therefore, the dolmen culture is still a living culture.

III. THE DOLMENS OF THE PACIFIC AREA

This chapter will dwell o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dolmens in the Pacific region. This region includes three large archipelagos, namely, Melanesia, Polynesia and Micronesia. There were a large number of dolmens in existence in Melanesia, but whether there had been any presence of the dolmen culture in the other two groups of islands remains as yet to be ascertained. Melanesia, a group of islands in the southwestern Pacific, consists of the New Britain, Solomon Islands, New Hebrides and New Caledonia. However, this chapter will discuss only the dolmens of the following three islands as an example.

1. On San Christoval, one of the Solomon Islands, the dolmen (Fig. 50a), normally erected on top of the nearly square or rectangular *mastaba*, is called *heo* or *hera* by the local people, while another type of dolmen, smaller in size, made of three or five pieces of stone slabs in the form of a small chamber for use as a skull container; is called *han suru* (Fig. 50b).

2. Dolmens (Plate IVXIX) are called *sua* at Nagugu on the island of Espiritu Santo, north of the New Hebrides; *sua* may be likened in pronunciation to *she*, the name of dolmens in ancient China. In addition, phallic stone tablets are sometimes also placed in the *sua* (Fig. 51).

3. At the present time, on Vao, the northernmost isle off the coast of Malekula in the New Hebrides, a living megalithic culture remains in presence, and new dolmens and menhirs are still being constructed. There are on Vao altogether six villages, divided into three pairs. Located at the center of each of these villages is a sacrificial ground, also known as the 'dancing ground' (Layard 1942: 32), called *ne-sar* by the local people. *Ne* is an infinitive article in the local language, while *sar* is the root of the word. It is very plain that *sar* is close to the Chinese word *she* in sound. A great number of stone platforms, dolmens, monoliths and wooden drums, mostly related to the *Maki* (a type of megalithic rites) ceremonies, are found on this small island. Illustrated by Fig. 52 are the various megalithic structures on the upper side of the sacrificial/dancing ground of the Pete-hul village, one of the six villages on Vao, to include dolmens, menhirs, stone platforms, wooden drums, etc, all being buildings of the *Maki* cult. In the local tradition of Vao, the dolmen serves as the recess of the dead, and symbolizes the womb of a woman, wherefrom emanates regeneration; the stone platform betokens the volcano, and persons of high morals could ascend to this mountain of immortals through the dolmen; the menhir represents the male ancestors; and the wooden drum also is an ancestral sign. The megalithic rite is similar to the ancestor-worshipping ritual of the present Yao and Hsiamin peoples of China (Ling, Shun-sheng 1947: 163-167) as well as the regeneration ceremony of the ancient Chitan people (Yao, Tsung-wu 姚從吾 1953: 81-82), therefore, the *Maki* rite may also be construed as a sacrificial rite in veneration of the ancestors. Fig. 52 indicates the sites of the ancestral temples and sacrificial *Tan/Shan* (altars) establishments of the villagers of Pete-hul. Apparently, the dolmens are temples and the stone platforms altar structures, both comprising the same *chao* 昭 and *mu* 穆 divisions (order of arrangement of the various fanes) as in the temple system (Fig. 53) of ancient China, with only minor differences.

There are also dolmens on the Island of Malekula. The dolmen of Malekula is, in fact, a structure with one flat stone as its roof and 3 stone boards as its sides, with one side left open as the doorway, used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skulls and bones of the extremities (Deacon 1934: 447).

To sum up,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dolmens of the Pacific megalithic culture is confined to Melanesia in the southwest of this region, while the wide area of Polynesia is prevailed over by stone pyramids, another feature of the megalithic culture. The megalithic culture appears in Micronesia in the form of stone money. Further, substantial examples are found in the Ryukyu Islands to manifest the development from the dolmen to the stone pyramid.

IV. CONCLUSION—A COMPARATIVE STUDY

Contained in this chapter i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dolmens discovered in Taiwan and the dolmen cultures of East Asia and the Southwestern Pacific.

A map of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dolmens in the Old World was included in the "Prehistoric Man," a book published by de Morgan in 1924 (See Fig. 56). However, the areas of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the Southwestern Pacific were left completely blank in this map. During the past 40 years, many dolmen sites have been discovered by Japanese scholars in Northeast China. Also in recent years, the Chinese scholars have found from time to time quite a great deal of dolmens in North China as well as in South China. Our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Taiwan in the last 3 years has brought to light over 80 dolmen structures. At the same time, more dolmens have been found by Western scholars in Southeast Asia and Melanesia. These new discoveries in recent years call for a revision or redrawing of the above-mentioned dolmen distribution map made by de Morgan. What is more, the dolmens in Taiwan, Assam, Nias and Melanesia remain to be living cultures. They are not only being used at the present moment, but, in many cases, new ones also continue being built. As a result of the observation and examination of these living samples, we have been able to arrive at new and accurat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functions of the various dolme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research of the dolmens of Northeast Asia, the Japanese scholars presumed that all dolmens were grave dolmens (Mikami 1916: 1-5). Heine-Geldern (1959: 167) advanced a rather improved theory that there was another type of dolmen used for memorial purposes (denkmal dolmen) in addition to the type of grave dolmen as declared by the scholars of prehistoric studies. Then Heekeren (1958: 66) further divided the memorial dolmens into two classes: The memorial dolmen and the sacrificial-altar dolmen. Therefore, strictly speaking, dolmens may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types, namely, the altar or temple dolmen, monument or memorial dolmen, and the grave dolmen.

Of the dolmens in Taiwan, most are the altar or temple dolmens, which, often called the *Tu ti kung*, are dedicated to the worship of gods or deities. The dolmens, known as the *Yu ying kung*, used for making sacrifices to human ghosts, or sometimes used as graves (Fig. 57), rank second in number, and the memorial dolmens, referred to as the *Ti chi tsu*, dedicated to the memory of ancestors or persons of merits, are the least. Counterparts of these three types of dolmens can also be found in Japan, the Ryukyu Islands and Melanesia. Furthermore, dolmens in Spiritu Santo, Melanesia are called *sua* (Skinner, 1926: 236),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Chinese word *she* in pronunciation. In ancient China, *she* and *tsu* were one and the same thing, therefore, *she* was the place where gods and ghosts were sacrificed to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also the location of graves (Ling, Shun-sheng, 1959:

149). For the same reason, the most primitive *she* features have been preserved at the present time at the various places where the dolmens are still being in 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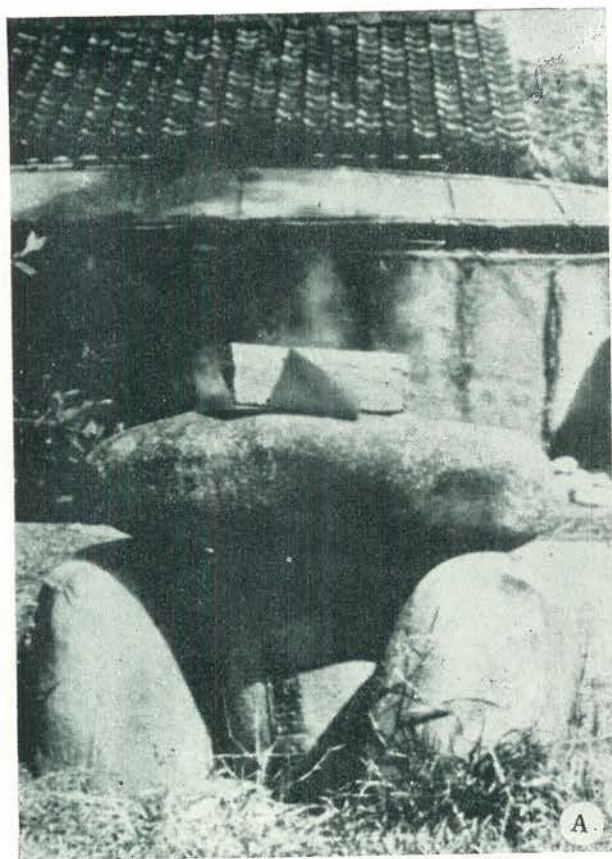
The neolithic dolmens ar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tructures of the megalithic culture of the world. The Southeast Asian megalithic culture may be divided generally into two periods: the older period and the younger period. The older period dated between 2500-1500 B. C. and dolmens of this period were introduced into Indonesia together with the quadrangular adze culture (Heine-Geldern 1945: 149). The dolmens of this period were used solely as sacrificial altars or monuments (Heekeren 1958: 44), whereas the dolmens of the younger period, having absorbed some elements of the Dongson Culture, were chiefly used as graves. Based upon the criteria as detailed above, it may be deduced that the dolmens of Taiwan were mainly products of the older period of the megalithic culture.

The Western scholars hold different views as to the origin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megalithic culture of East Asia. MacMillan Brown thinks that the megalithic culture of Indonesia was the vestige left by the Caucasian people during their movement from the Mediterranean area through South Asia. Perry assumes that the megalithic memorial structure was a trait of the Archaic Civilization, tracing its origin to ancient Egypt; however, Heine-Geldern (1945: 149) believes that it was originated in the Mediterranean area. Layard (1942: 19) agrees with Perry and Elliot Smith that the megalithic culture was originated in Egypt, the center of the Archaic Civilization; that it later spread first to the Malay Archipelago by way of the sea, and subsequently to the Easter Island via the Pacific, and finally to the American Continent; and that it caused the growth of the culture of the Columbus' period. Besides, Elliot Smith (1913: 193-195) also suggests that the dolmen may trace its source to the Egyptian *mastaba*. I support the view that the megalithic culture was originated in the Mediterranean area, but I like to suggest some correction to the route of its eastward movement. In my opinion, it was migrated eastward through two routes: The southern route was to Southeast Asia via the sea and the northern route to the Far East through Central Asia by land.

From the record in *Huai nan tze* that the *she* of Yin was made of stone, it may be derived that the ancient megalithic culture was one of the cultural features of the Yin-Shang period. In addition, the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dolmens, based upon both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documentary records, was same as that of the Lungshan Culture. Notwithstanding, it still can not be determined at this time whether dolmens were brought into China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Lungshan Culture or earlier. As to the view expressed by Fleming (1963: 153) that the megalithic culture was originated in East Asia, particularly in Korea and Japan, it should be amended in light of the successive discoveries of new materials in recent years.

Elliot Smith (1913: 194) said that dolmen was resulted from the decadence of the *serdab* which was a part of the Egyptian *mastaba* used for conservation of the carved image of the dead. On the contrary, I deem it more appropriate to say that the *serdab* of the *mastaba* was the result of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the dolmen, in view of the truncated pyramid dolmen (Fig 59).

It is my opinion that the truncated pyramid dolmen first evolved into the stepped truncated pyramid and subsequently became the true pyramid. Rivers (1914 II: 549) divided the megalithic culture into two periods; the period of dolmen and the period of pyramid. Survivals of both of these can be found in the Ryukyus even today (Erika 1964: 125-127). I imagine the period of dolmen was earlier than that of the pyramid, whereas the menhir and the monolith were products of a much earlier age than both of these two periods. With regard to the worship of the male and female genital organs in the megalithic culture, it began with the erection of a pair of upright stones carved with the sexual organs, symbolic of the male and the female; then one upright stone was erected to represent the male and another piece of stone laid down on the ground as a token of the female; later again, the recumbent stone was propped up into the form of a dolmen; and finally the square stepped truncated pyramid was shaped. Risenfeld (1950: 668) believes that the dolmens and menhirs were two features of one relatively uniform culture and I concur with this conception. Further, he contends that after departure from the Southeast Asian mainland, one branch of the megalithic culture of East Asia went into Indonesia and another branch moved to Micronesia, passing through Taiwan, the Philippines and northern Celebes and subsequently, with Yap as a stop, spread to Polynesia via Melanesia. But I cannot share his view completely in this aspect. If he knew that many relics of the megalithic culture have been uncovered in East China, I think that he would revise his theory.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megalithic culture had moved into Polynesia through two routes; there was a route from the north via Micronesia, in addition to the route through Melanesia in the south.



A



C



B



D

- A. 傳教士 Robert P. Mckinnen 發現的石棚近景
- B. 傳教士 Robert P. Mckinnen 發現的石棚全景
- C. 臺中市市區合作社公墓門口左側泥塑土地公神像
- D. 臺中市市區合作社公墓門口土地公神像碑誌



A. 臺中市南區愛國街 130 號福德祠牌坊

C. 臺中市南區愛國街 130 號石棚內置有木雕神像

E. 臺中市南區頂峰里臺中農業學校後的石棚近景

B. 臺中市南區愛國街 130 號石棚外加蓋之簡陋屋宇

D. 臺中市南區頂峰里臺中農業學校後石棚與石主遠景

F. 臺中市南區頂峰里臺中農業學校後之石主近景



- A. 樹林鎮鶯寮里山坡上的石棚遠景
- C. 樹林鎮鶯寮里公路旁水田邊石棚遠景
- E. 樹林鎮坡內里備內街九鄰附近的石棚

- B. 樹林鎮鶯寮里山坡上的石棚近景
- D. 樹林鎮鶯寮里公路旁水田邊石棚近景
- F. 樹林鎮三多里 (土名三角埔) 山頂上的石棚



A. 樹林鎮潭底里依仁巷口的石主遠景
C. 樹林鎮樂山里與鶯歌鎮交界之界碑附近的石主
E. 樹林鎮三多里田中的石室

B. 樹林鎮潭底里依仁巷口的石主近景
D. 樹林鎮三多里(土名三角埔)64號附近的樹社
F. 樹林鎮樂山里石灰坑路口的石室



A. 木柵鄉頭廷村猴山坑盧成德山田中的石棚
C. 木柵鄉頭廷村頭廷耷岩壁下的石主
E. 木柵鄉富德村石壁坑山坡上的石室

B. 木柵鄉頭廷村魚衡路山坡上的石棚
D. 木柵鄉富德村灰窰坑附近的風礮石
F. 木柵鄉富德村石壁坑山坡上石室內供奉的石主



- A. 木柵鄉富德村福德坑福興宮石室全景
- C. 木柵鄉富德村木深公路石壁坑段路旁的石室
- E. 深坑鄉萬順村大坑外谷大石棚

- B. 木柵鄉富德村萬安橋邊福德祠及刻有仁壽宮字樣的石碑
- D. 木柵鄉頭廷村猴山坑盧成德之山田中石室
- F. 深坑鄉萬順村大坑外谷大石棚內山石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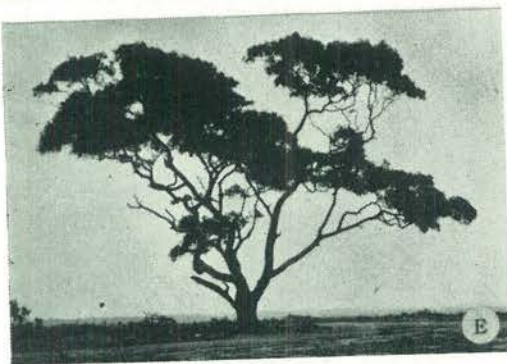
A. 員山鄉湖西村27號附近石棚遠景
C. 員山鄉湖西村30號附近之石棚
E. 礁溪鄉大忠村18號附近之石室

B. 員山鄉湖西村27號附近石棚近景
D. 員山鄉湖西村大湖溪岸上之石棚
F. 頭城鎮福成里福德坑山頂之石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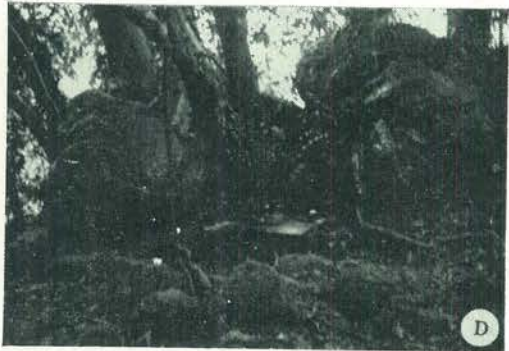
- A. 楊梅鎮太平里秀才路秀才窩公路旁石棚
C. 楊梅鎮太平里秀才窩太平山的嶼中石棚
E. 楊梅鎮太平里秀才窩秀才路40號附近竹林
中石棚

- B. 楊梅鎮太平里秀才路龍山頂石棚
D. 楊梅鎮太平里秀才路秀才窩29號附近石棚
F. 楊梅鎮太平里秀才窩底石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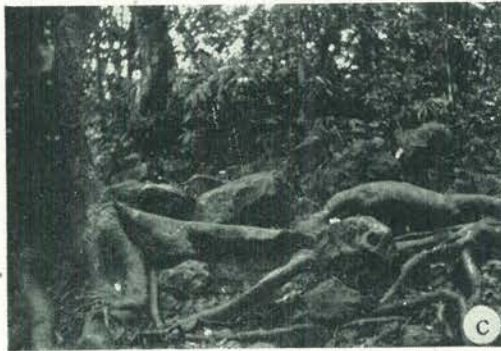
- A. 楊梅鎮太平里太平山下石主
- C. 楊梅鎮太平里秀才路龍山對面山坡上石主
- E. 楊梅鎮埔心里中興路 235 號後之樹社遠景

- B. 楊梅鎮太平里秀才路 20 號附近石主
- D. 中壢鎮內厝里武田製藥廠後門石棚
- F. 楊梅鎮埔心里中興路 255 號後之樹社近景



- A. 峨眉鄉石子村社寮坑18號附近的石棚
C. 峨眉鄉籐坪村第六鄰附近的石棚
E. 峨眉鄉石寮坑蘇錦榮家之石棚遺址

- B. 峨眉鄉籐坪村山裡小丘上的石棚
D. 峨眉鄉籐坪村六寮64號附近的石棚
F. 峨眉鄉籐坪村獅頭山水漣洞之上石臺祭壇



A. 峨眉鄉藤坪村六寮61號之1門前之樹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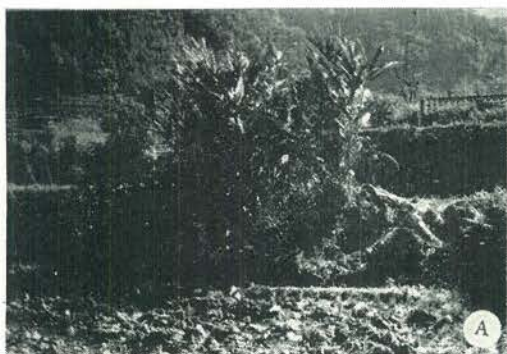
C. 峨眉鄉藤坪村第六鄰徐宅後院之樹社

E. 峨眉鄉藤坪村山頂桔園中之樹社

B. 峨眉鄉石子村張阿禮宅附近的樹社

D. 峨眉鄉藤坪村第六鄰莊乾隆宅院前的樹社

F. 新埔鎮清水里第十二鄰附近的樹社



A



B



C



D



E



F

- A. 南庄鄉南江村山頂梯田中石棚遠景
- C. 南庄鄉南江村山頂石棚
- E. 南庄鄉南江村梯田中之石室遠景

- B. 南庄鄉南江村山頂梯田中石棚近景
- D. 南庄鄉南江村山頂石室
- F. 南庄鄉南江村第十鄰之樹社



A. 南庄鄉南江村第七鄰樹社遠景

C. 通霄鎮新埔里新埔鐵路東側小丘上石棚遠景

E. 通霄鎮新埔里新埔鐵路西側石棚遠景

B. 南庄鄉南江村第七鄰樹社近景

D. 通霄鎮新埔里新埔鐵路東側小丘上石棚近景

F. 通霄鎮新埔里新埔鐵路西側石棚近景



A. 神岡鄉溪洲村豐洲路 241 號附近石棚遠景

C. 神岡鄉溪洲村豐洲路底與北莊村交界處之石棚

E. 神岡鄉溪洲村神洲路 109 號附近的石棚

B. 神岡鄉溪洲村豐洲路 241 號附近石棚近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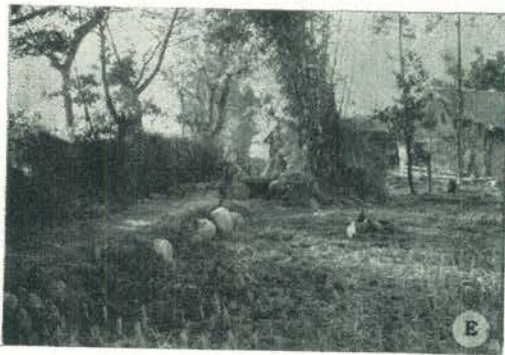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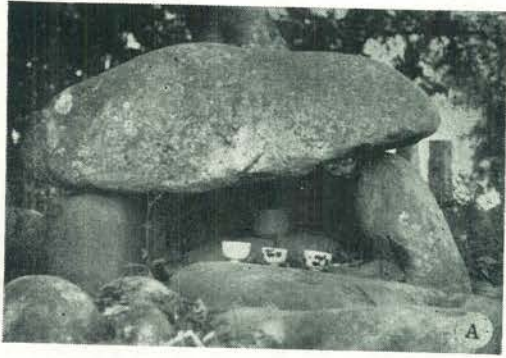
D. 神岡鄉下溪洲村神洲路 117 號宋唐之石棚

F. 神岡鄉溪洲村神洲路底的石棚



- A. 神岡鄉溪洲村神洲路大分墳毀石棚
- C. 神岡鄉溪洲村神洲路75屋旁石棚
- E. 神岡鄉溪洲村中寮庄田中石棚

- B. 神岡鄉溪洲村神洲路 110 號附近石棚
- D. 神岡鄉溪洲村豐洲路 217 號菜園中石棚
- F. 神岡鄉溪洲村中寮庄庄頭石棚



- A. 神岡鄉神洲村豐洲路 199 號附近石棚
- C. 神岡鄉神洲村神洲路苦苓樹下石棚
- E. 神岡鄉神洲村神洲路 65 號之宅院外石棚

- B. 神岡鄉神洲村神洲路 61 號附近石棚
- D. 神岡鄉神洲村神洲路 165 號傾塌石棚
- F. 神岡鄉神洲村神洲路林阿送宅之後院石棚



A. 神岡鄉神洲村神洲路五股庄石棚遠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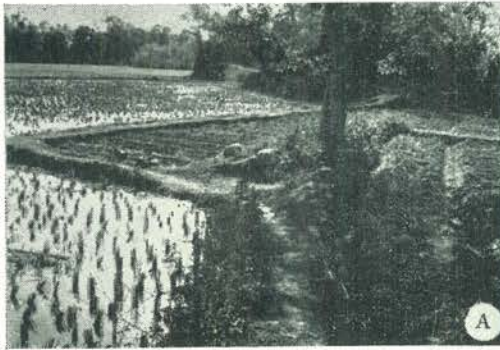
C. 神岡鄉豐洲村神洲路田中之石棚遠景

E. 神岡鄉豐洲村神洲路田中石棚遠景

B. 神岡鄉神洲村神洲路五股庄石棚近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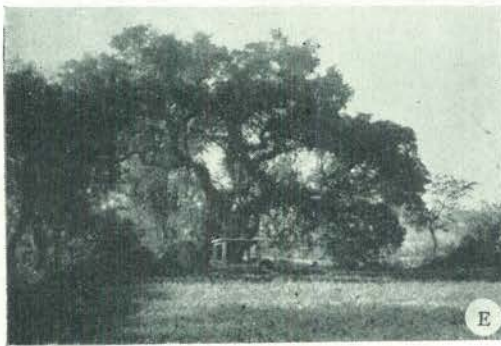
D. 神岡鄉豐洲村神洲路田中石棚近景

F. 神岡鄉豐洲村神洲路田中石棚近景



- A. 大雅鄉下橫山村永和路70號附近石棚遠景
C. 大雅鄉橫山村永和路60號附近路邊石棚遠景
E. 大雅鄉秀山村通山路3號宅院外石棚遠景

- B. 大雅鄉下橫山村永和路70號附近石棚近景
D. 大雅鄉橫山村永和路60號附近路邊石棚近景
F. 大雅鄉秀山村通山路3號宅院外石棚近景



A. 大雅鄉大雅村中和路16號附近石室遠景
C. 大雅鄉員林村內石室
E. 大雅鄉大雅村民生路40號附近田中樹社

B. 大雅鄉大雅村中和路16號附近石室近景
D. 大雅鄉秀山村石室
F. 大雅鄉大雅村民生路40號附近田中樹社之焚金爐



- A. 豐原鎮朴子里豐勢路朴子巷鐵路西側石棚遠景
B. 豐原鎮朴子里豐勢路朴子巷鐵路西側石棚近景
C. 豐原鎮朴子里豐勢路朴子巷北側村路旁水田中石棚遠景
D. 豐原鎮朴子里豐勢路朴子巷北側村路旁水田中石棚近景
E. 豐原鎮朴子里朴子口村路北側小路旁石棚
F. 豐原鎮朴子里朴子口西端小河浦仔溝旁石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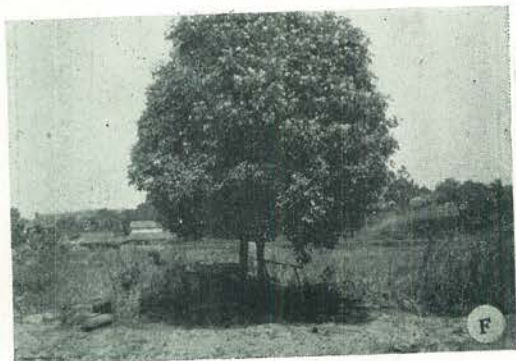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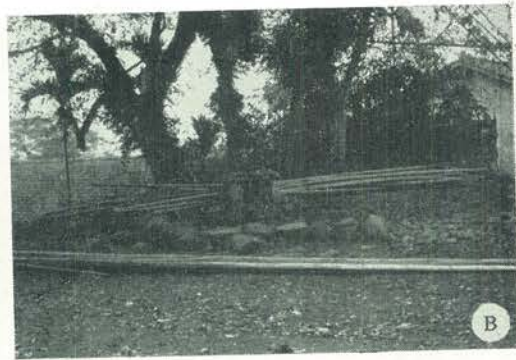


A. 彰化市南瑤里石主近景
B. 彰化市茄冬脚樹社遠景
C. 彰化市茄冬脚樹社神龕上之石主



- A. 集集鎮雞籠巷4號之1屋旁石棚
- C. 南投鎮潭和里興和宮外景
- E. 南投鎮三塊厝石頭公廟外景

- B. 鹿谷鄉興產路25號附近石棚
- D. 南投鎮潭和里興和宮神案上之石主
- F. 南投鎮三塊厝石頭公廟內之石主



- A. 古坑鄉桂林村辦公處附近的石棚
- C. 古坑鄉桂林村吊墘的石棚
- E. 竹崎鄉鹿滿村鹿鳴路旁的石棚

- B. 古坑鄉桂林村蟾蜍嶺的石棚
- D. 竹崎鄉紫雲村許進興之農地中的石棚
- F. 竹崎鄉鹿滿村鹿滿溪河岸上的石棚



A. 竹崎鄉萬樹村田中之地基主

C. 竹崎鄉竹崎村長興祠

E. 中埔鄉社口村吳鳳廟附近田中之地基主

B. 竹崎鄉紫雲村許淮興農地中之地基主

D. 竹崎鄉竹崎村拱隆宮

F. 中埔鄉社口村吳鳳廟前之地基主



A. 東山鄉東原村前大埔糖廠附近之石棚

C. 東山鄉青山村車站附近吊橋邊之石棚

E. 大樹鄉姑山村姑山路92號昆明寺附近土地祠內神龕上的石主

B. 東山鄉嶺南村嶺南路口之石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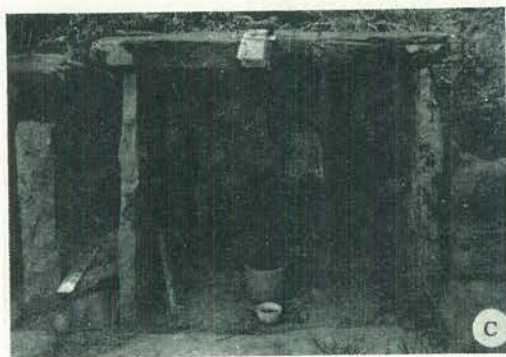
D. 大樹鄉姑山村姑山路92號昆明寺附近土地祠外貌

F. 大樹鄉姑婆寮姑寮路25號林水中商號對面之樹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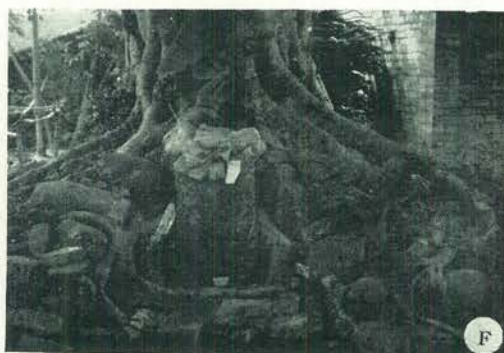
A. 滿州鄉港口村茶山路18號旁石棚全景
C. 滿州鄉港口村茶山路18號旁右側之石棚近景
E. 滿州鄉滿州村口石棚

B. 滿州鄉港口村茶山路18號旁左側之石側近景
D. 滿州鄉港口村港墘路14鄰附近石棚
F. 滿州鄉港口村港口溪河岸上之石棚



- A. 滿州鄉永靖村與滿州村交界處之石棚全景
C. 滿州鄉永靖村與滿州村交界處之右側石棚近景
E. 滿州鄉港口村茶山路19號之1石壇上之石主近景

- B. 滿州鄉永靖村與滿州村交界處之左側石棚近景
D. 滿州鄉港口村茶山路19號之1旁之石壇全景
F. 滿州鄉港口村茶山路19號之1旁之石壇正中石主與右側方石主近景



A. 滿州鄉港口村茶山路吊橋邊之山頂石主遠景

B. 滿州鄉港口村茶山路吊橋邊之山頂石主近景

C. 滿州鄉港口村茶山路13號附近石主

D. 滿州鄉永靖村舊公路33號宅旁石主

E. 滿州鄉永靖村舊公路22號宅後石主遠景

F. 滿州鄉永靖村舊公路22號宅後石主近景



- A. 滿州鄉滿州村吊橋邊古順元田中石主
- C. 滿州鄉滿州村過溪路古順元田之附近石主
- E. 滿州鄉滿州村過溪路王萬春田中石主

- B. 滿州鄉滿州村吊橋邊莊霖益田中石主
- D. 滿州鄉滿州村過溪路古貴福田中石主
- F. 滿州鄉滿州村過溪路宋振生田中石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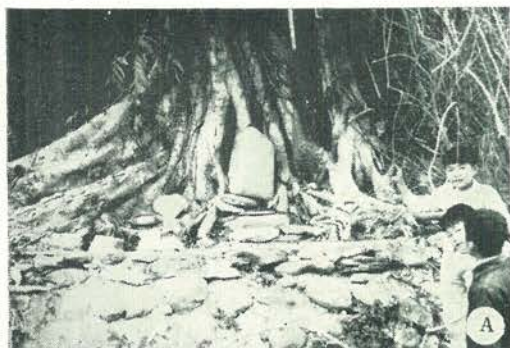
- A. 滿州鄉滿州村大橋邊之石主
- C. 滿州鄉里德村里德路21號宅旁之石主
- E. 滿州鄉里德村里德路張某宅後之石主

- B. 滿州鄉里德村里德路之石主
- D. 滿州鄉里德村里德路51號後院石主
- F. 滿州鄉港口村港墘路9號宅後之石主



A. 太麻里鄉泰和村11鄰橋頭13號屋後石棚
C. 太麻里鄉大王村14鄰山上石棚近景
E. 卑南鄉賓朗村十股附近石棚正面

B. 太麻里鄉大王村14鄰山上石棚遠景
D. 卑南鄉大南村東園石棚
F. 卑南鄉賓朗村十股附近石棚側面



A. 卑南鄉賓朗村澱粉高臺山角之石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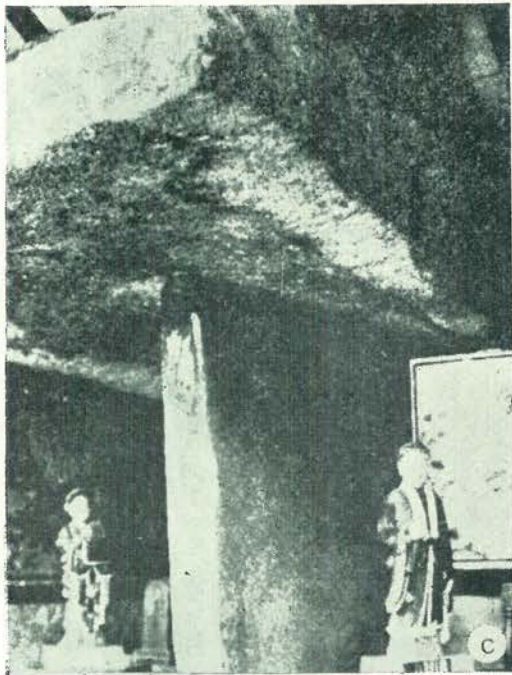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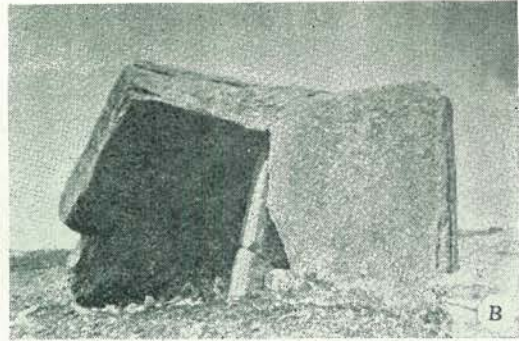
C. 長濱鄉長濱村北邊另一塚狀石山

E. 豐濱鄉港口村掛於竹籬上之神徳正神神位

B. 長濱鄉長濱村北邊二公里塚狀巨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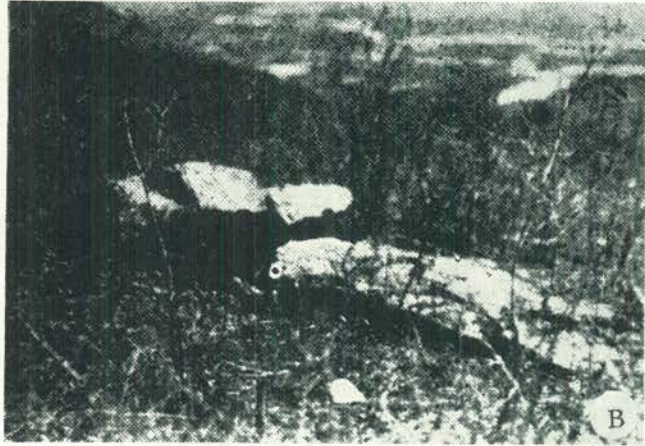
D. 長濱鄉長濱村棺狀石

F. 豐濱鄉豐濱村立德磚砌之土地公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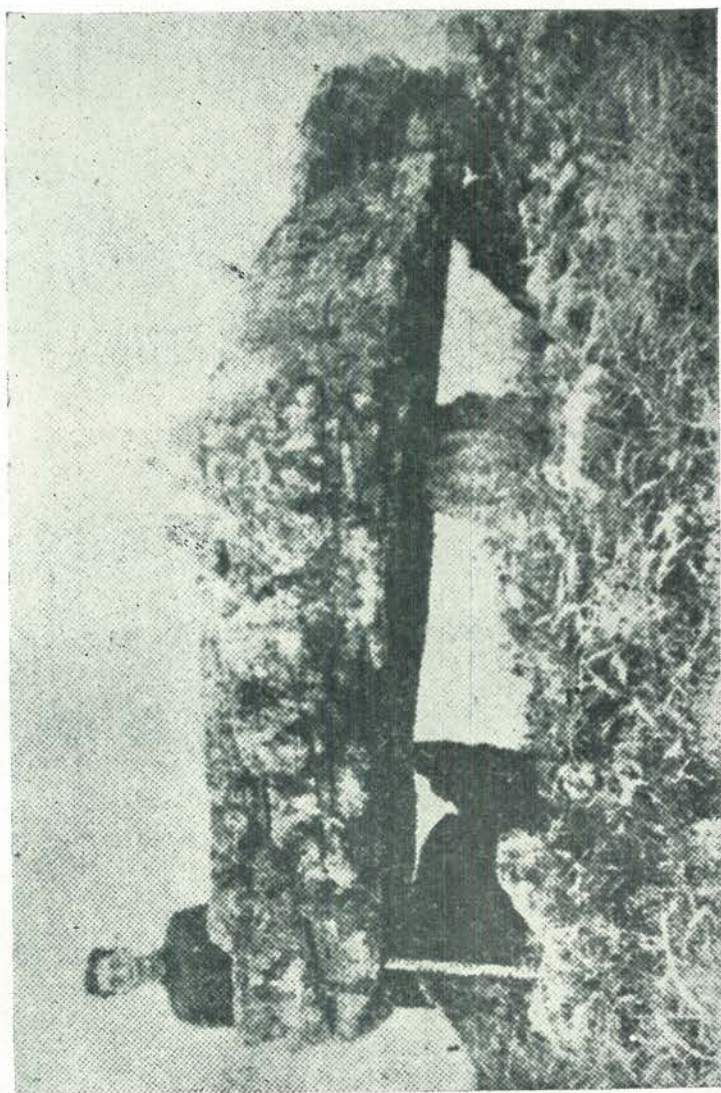


A. 普蘭店亮甲店第一號支石墓
C. 萬家嶺石礮廠支石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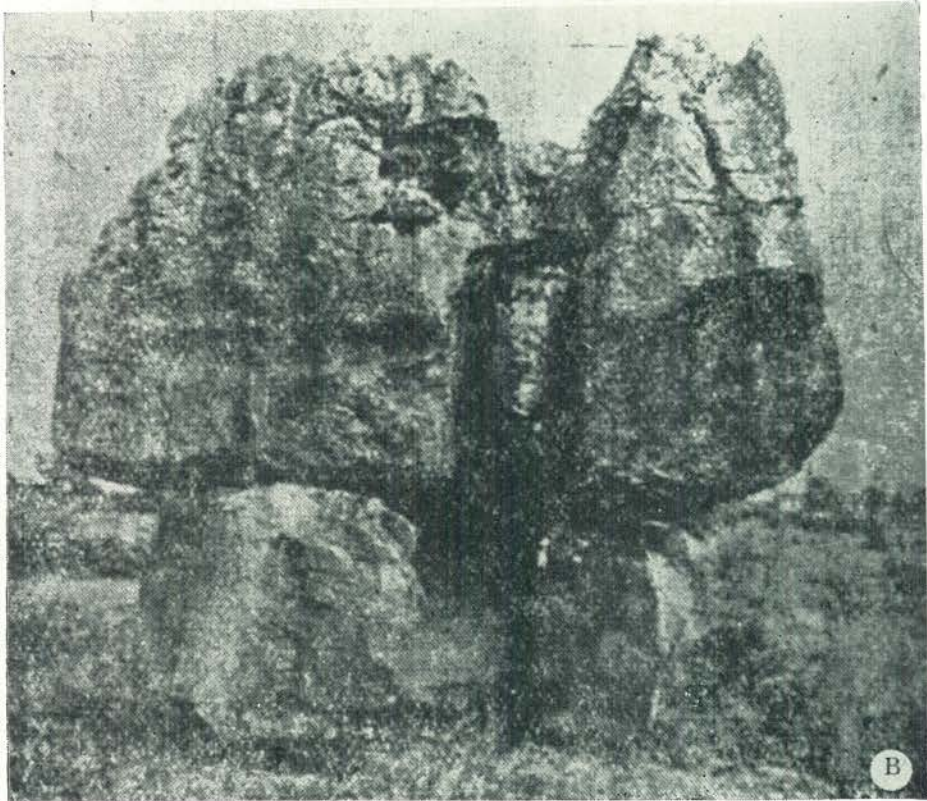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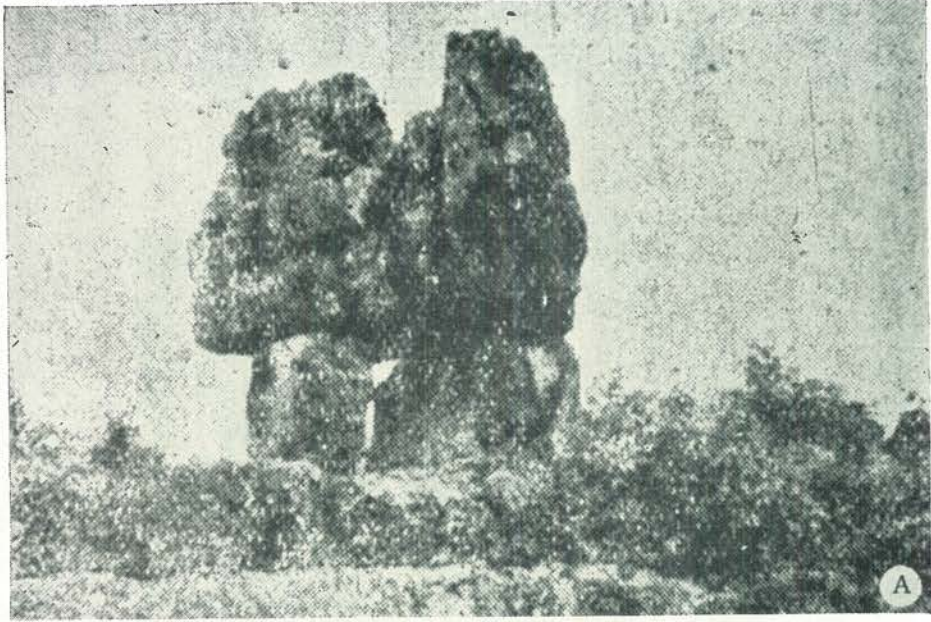
B. 普蘭店亮甲店第二號支石墓
D. 萬家嶺多爾門之北面



A. 通化縣大廟之支石墓 B. 大廟下方之支石墓 C. 大廟南支石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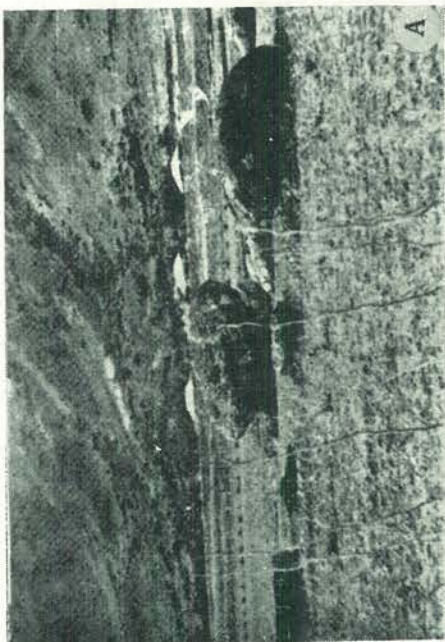


浙江省瑞安縣岱山石棚建築遺迹



A. 湖南省零陵縣大石山的石棚

B. 大石山石棚的正面近景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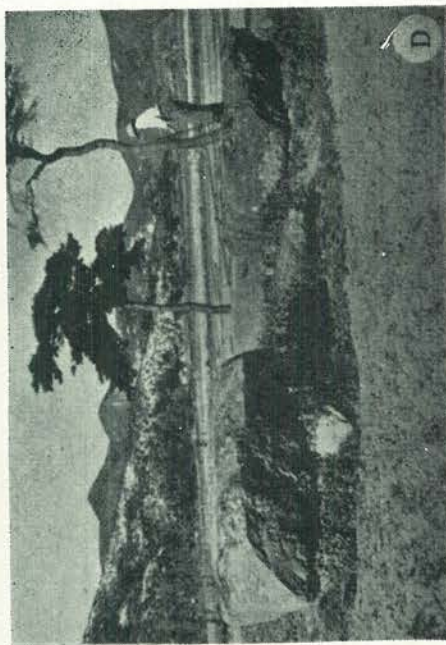
A. 全羅南道康津郡城田面月南里，支石臺(南方式)

C. 全羅北道扶安郡下西面龜岩里白氏內支石臺第一號(南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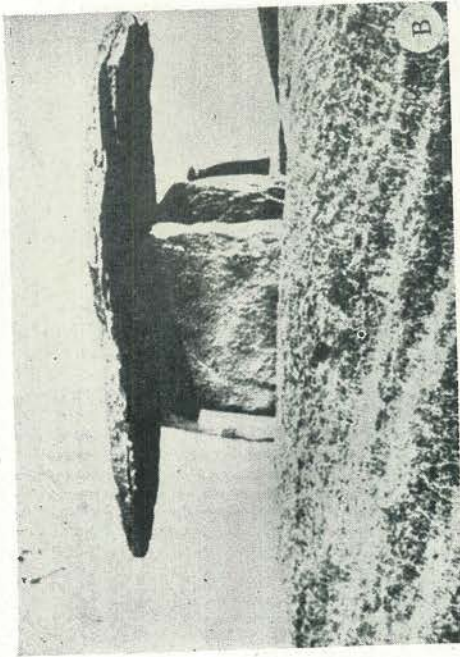
B

B. 全羅南道靈岩郡新北面長山里二區池內十九號支石臺(南方式)



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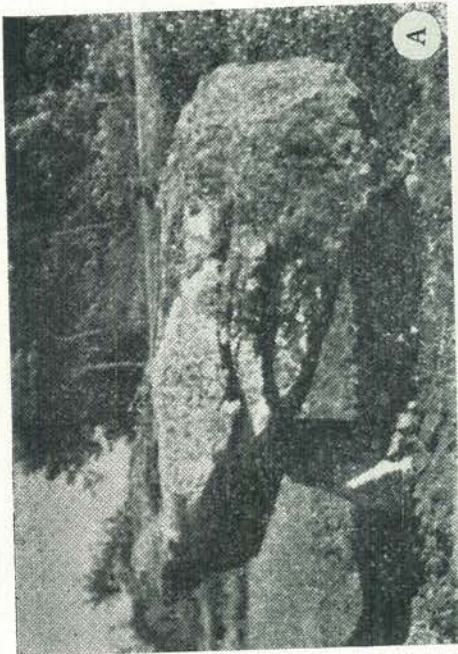
D. 慶尙北道慶州郡內南面慶石里支石臺(南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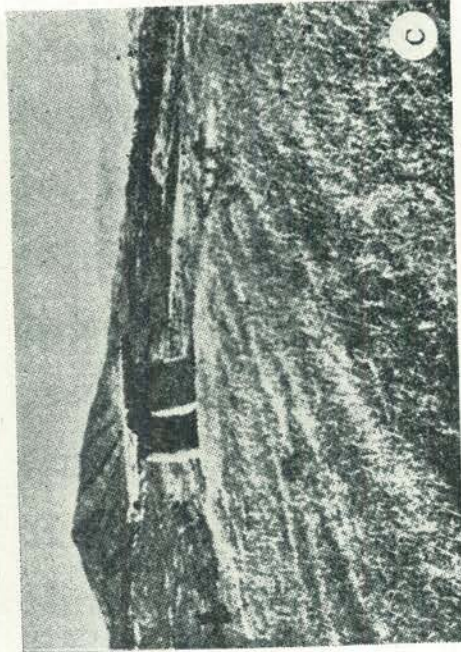
B



D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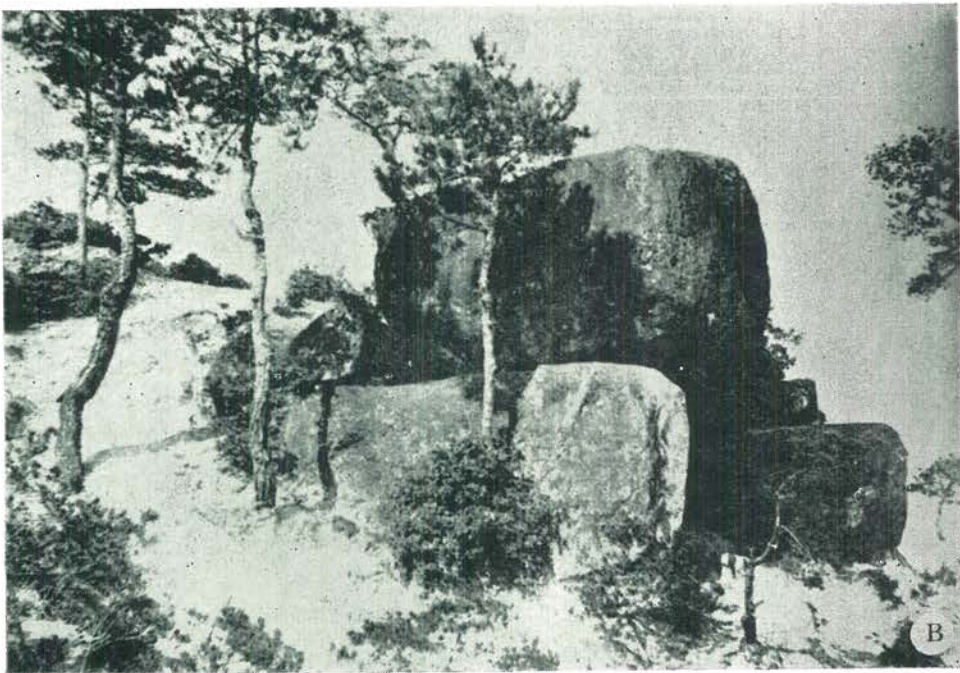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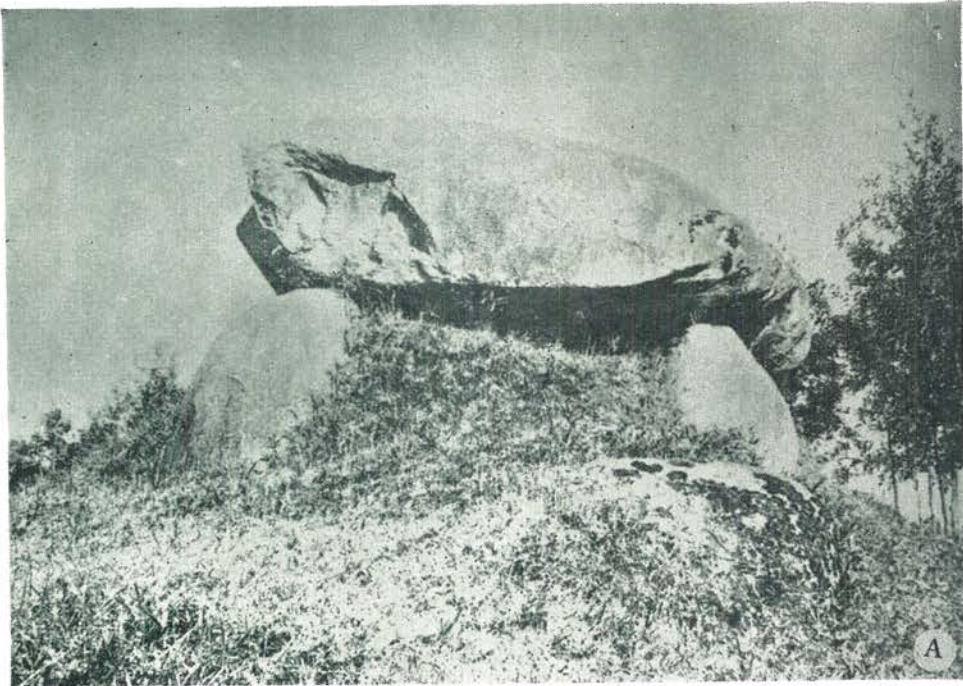
C

B. 黃海道稷粟郡北部面雲山里支石墓(北方式)

D. 平安南道龍岡郡石泉山支石墓(北方式)

A. 京畿道江華郡松海面下道里支石墓(北方式)

C. 黃海道稷粟郡北部面雲山里支石墓遠景(北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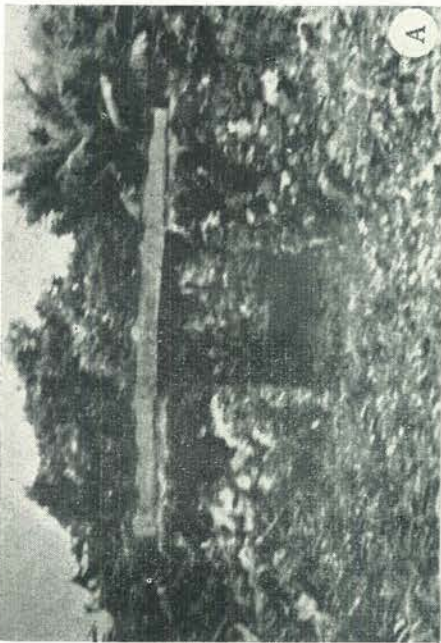


A. Front view of dolmen at Miyohoji (Yamato), Japan.

日本大和地方妙法寺的石棚正面圖

B. Dolmen at Domyoji-Yama (Kawachi), Japan.

日本河內地方道妙寺山的石棚



A. Ugan gate near Noharu, Miyako island.

琉球宮古島野原附近祭祀魂之社

C. Ancestral altar, near Gushichan Okinaw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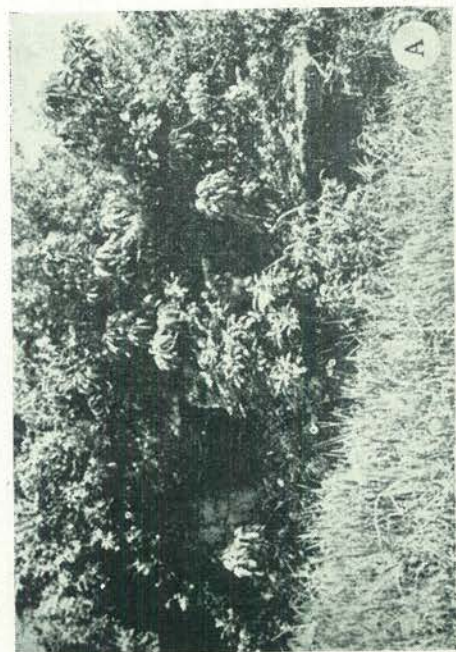
沖繩 Gushichan 附近立有石主的祖先祭壇

B. Table dolmen as altar near Komesu, Southern Okinaw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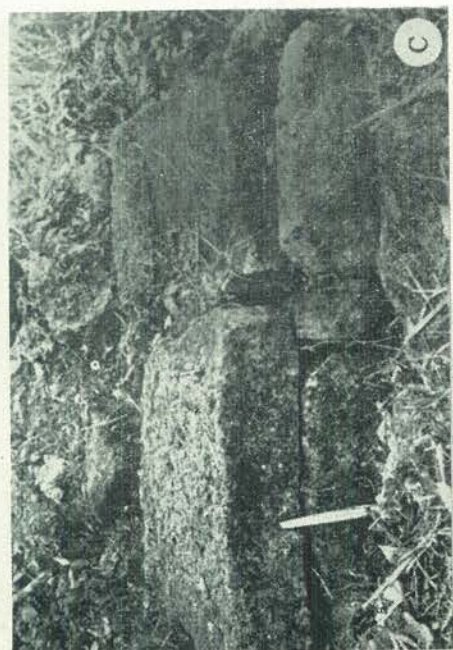
沖繩南部 Komesu 的桌形多爾門

D. Ancestral altar, Hinai, Yonaguni island.

與那國島，比山的祖先祭壇



A. Grave dolmen near Aza Irabu, Irabu island.
伊良部島伊良部村的坟墓多爾門



C. Stone cists, Matsubaru hamlet.
松原村的箱形石棺



B. Grave dolmen near Ku'ura, Ishigaki island.
石垣島久宇長附近的坟墓多爾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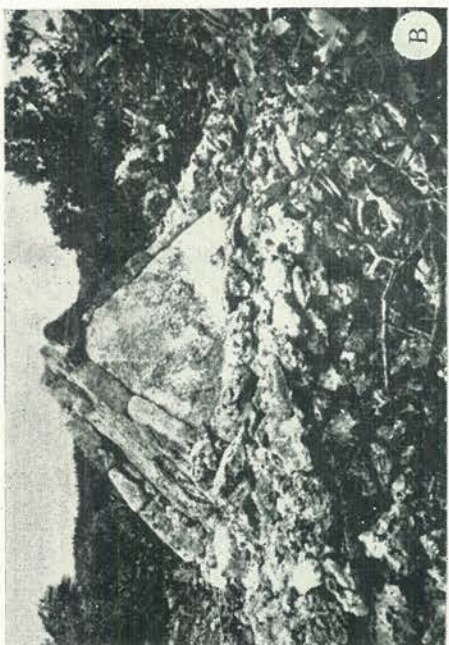
D. Stone cist, Matsubaru hamlet.
松原村的箱形石棺



A. Stone cist near Komi, East Iriomote island.
西表東部古見附近的箱形石棺



C. Roof-shaped tomb of Issantsaya, Kuroshima, Seen Sideways.
黑島 Issantsaya 的屋頂形墓 (側面)



B. Roof-shaped tomb of Issantsaya, Kuroshima, Seen end on.
黑島 Issantsaya 的屋頂形墓



D. Second roof-shaped tomb of Issantsaya.
Issantsaya 的第二屋頂形墓



A. The stones at Dimapur showing the alignment (looking obliquely across four lin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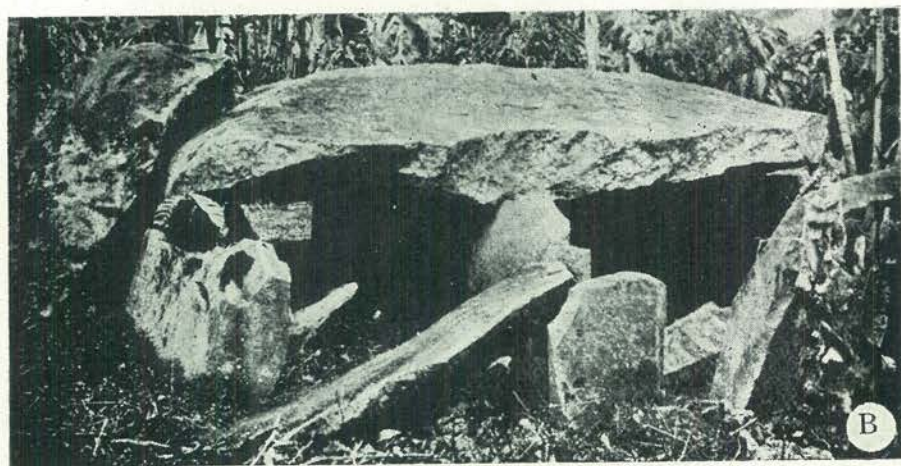
阿薩姆地方之列石

B. Kachar Naga menhir, with the accompanying Dolmen in the background.

阿薩姆地方之石棚與石主



- A. Images (behoe's) at Olajama near Soliga. Before it one sees dolmen (awina's), dancing-stones for women; formerly they covered skulls. The little, standing stones (fao gana's) commemorate feasts, in which were made golden ornaments.
Soliga 地方立石人像前的石棚
- B. Pyramids containing skulls of important chiefs in Holi. Under these skulls lay severed heads of slaves.
Holi 地方的石壇，頂上有小形石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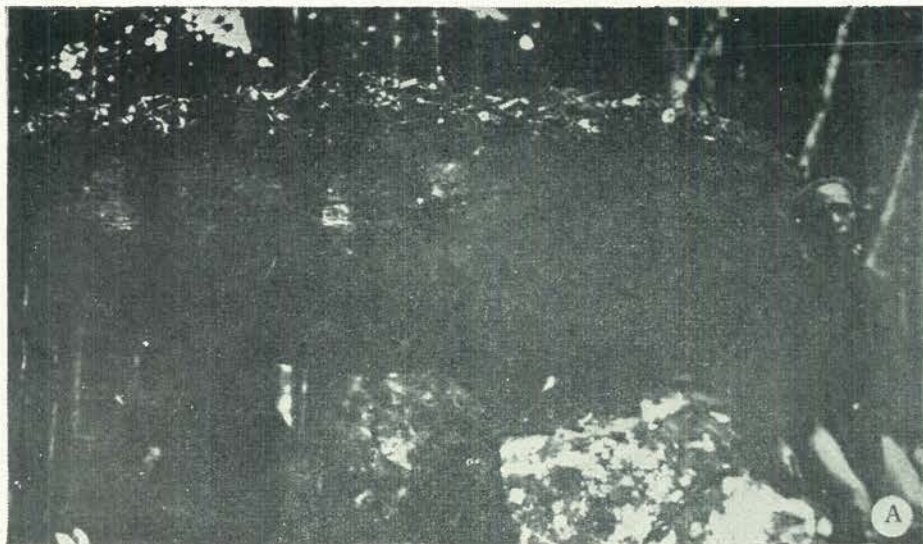


A. Stone terrace at Sintoeo in Menangkadau. On the west side is an altar of rough stones, on which lies a Pierced stone (batoe bertikam) Pierced stones are worshipped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as a symbol of feminin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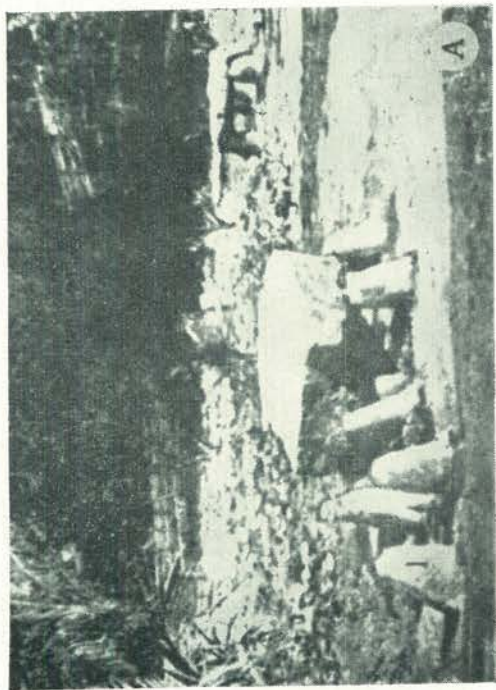
Menangkadan 地方的石祭臺，上供石主

B. Dolmen at Moeara Paj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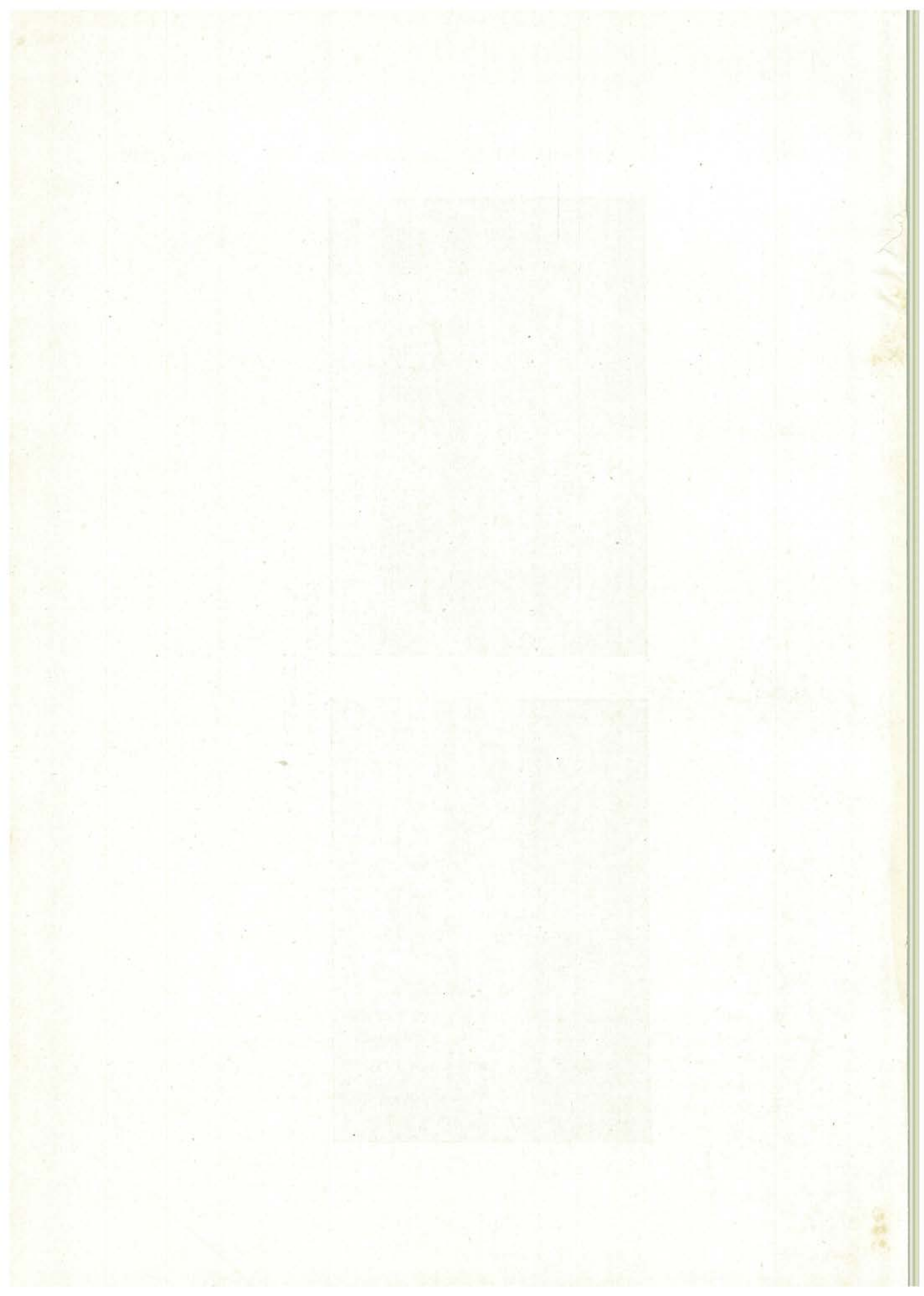
Pajang 地方的石棚



- A. Huge stone dolmen deep in uninhabited jungle, Foot of Tamabo Mts, Sarawak.
沙勞越中部的巨大石棚
- B. Menhir, funerary monument near Pa Main, Kelabit Uplands, Sarawak.
沙勞越中部的巨大石主



Espiritu Santo 島的多爾門
A. Nogugu 地方的多爾門 B. 宰猪平臺



THE DOLMEN CULTURE OF TAIWAN, EAST ASIA AND
THE SOUTHWESTERN PACIFIC

CONTENTS

I. The Dolmens of Taiwan 1

1. The Dolmens and Stone Tablets of the Ancient Stone Age 1

2. Account of Discovery 1

3. Report of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1

4. Dates of the Dolmens 1

II. The Dolmens of East Asia 1

1. Dolmens of East China 1

 a. Northeast China 1

 b. North China 1

 c. South China 1

2. Dolmens of Northeast Asia 1

 a. Korea 1

 b. Japan 1

 c. Ryukyu Islands 1

3. Dolmens of Southeast Asia 1

 a. Indo-Chinese Peninsula 1

 b. South Sea Islands 1

III. The Dolmens of the Pacific Area 1

IV. Conclusion—A Comparative Study 1

Bibliography 1

Appendix 1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NAKANG,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1957

THE DOLMEN CULTURE OF TAIWAN, EAST ASIA AND THE SOUTHWESTERN PACIFIC

CONTENTS

I. The Dolmens of Taiwan	2
1. The Dolmens and Stone Tablets of the Ancient Stone <i>she</i>	2
2. Account of Discovery.....	6
3. Report of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8
4. Dates of the Dolmens.....	87
II. The Dolmens of East Asia.....	90
1. Dolmens of East China.....	90
a. Northeast China.....	90
b. North China.....	95
c. South China.....	100
2. Dolmens of Northeast Asia.....	103
a. Korea.....	103
b. Japan.....	105
c. Ryukyu Islands.....	113
3. Dolmens of Southeast Asia.....	117
a. Indo-Chinese Peninsula.....	117
b. South Sea Islands.....	117
III. The Dolmens of the Pacific Area.....	119
IV. Conclusion—A Comparative Study.....	124
Bibliography	129
Abridgement.....	133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NANKANG,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1967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之十

臺灣與東亞及西南太平洋的石棚文化

出版者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著作者 凌 純 聲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印刷者 精華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長沙街二段七十一號

代售處 大 陸 雜 誌 社
AGENTS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五號之二·三樓

CHINESE MATERIALS & RESEARCH AIDS
SERVICE CENTER

54 Chi-nan Road, Section 3
Taipei (P. O. Box 22048)

集 成 圖 書 公 司
香港九龍彌敦道五八〇E
(Chi Cheng Book Co. 580E,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海 風 書 店
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神保町
一丁目五六番地

ORIENTALIA BOOKSHOP, INC.
11 East 12th Street, New York 3,
N. Y., U.S.A.

定價新臺幣捌拾元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